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ī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實際出刊於 2021 年 2 月

佛陀正覺後 2449 年
2017 年 1 ~ 12 月合刊本

正法之光

第 **53** 期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正法之光光耀原始佛教

十年勞勤遊化，初奠正法基石，普為佛教破五大謬。

建僧難！迷難明，生難度！入道需忘我，執我難為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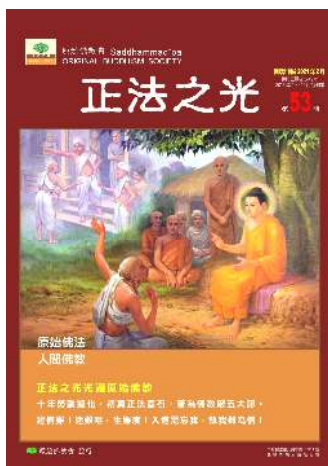


一元濟貧涓滴情 開展慈悲緬甸行



原始佛教教團宗旨：

本會以回歸 釋迦佛陀教導之原始教法，確立奉守「原始佛法與戒律」之僧團，體現「依經依律，尊僧和俗，性別平權，政教分離」之原始佛教教團。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導 師：隨佛尊者

發 行：原始佛教會

第 53 期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正法之光

正法之光通告 4

隨佛而行

十年奠基，百年興教 6

十年建僧失利的寶貴經驗 8

佛史溯源

正法與異說的消長 12

善知識語

感情的五項雜質 20

僧人受辱通告

僧人受辱之困難、折磨、抉擇事件 22

Notice of Slander to saṅgha 27

為僧為法說真話 34

遠離反社會人格者 36

佛教問答

僧人、僧團的必要條件？ 38

隨師筆記

我願意了解你 42

生活五事：面對、觀察、了解、處理、度越 45

清淨僧寶

中道僧團法師文章專篇 46

近學感言

原始佛教近學九戒文章專篇 62

法工感言

記述真實的初心 78

禪修報導

北投內覺禪林 大覺大悟禪九特別報導 80

廣西南山寺 十日禪修營特別報導 84

法務活動

原始佛教 2017 年法務活動摘要報導 94



《正法之光》通告

2021 年 2 月出刊的《正法之光》第 53 期，真算是遲...遲...出刊的一期，距離 2016 年 12 月出刊的第 52 期，已有 50 個月之久！本期遲遲未出的原因，不是編輯群失能，並且僧團、教會的傳法未曾停歇，法務眾多，更不缺少文稿資料。50 個月之間，雜誌的續刊是多次整編完成，只待上網、印刷而已！未出刊的真實原因是「受命不出」。

自 2008~2017 年的十年期間，隨佛長老帶領中道僧團遊化四方，在美國、馬來西亞、澳洲、臺灣等地，創辦原始佛教會、《正法之光》雜誌，廣為華人社會宣揚原始佛法，攝引世人歸向佛陀之道。

《正法之光》的作用是——光照原始佛教，引攝世人歸向釋迦佛陀之道。《正法之光》跟隨中道僧團的傳法足跡前進，推展「復興原始佛教」的初期階段法務——指明現今佛法的偏誤，引入向正道。

2018 年 4 月，隨佛長老終於還原了「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之《七事相應教》的原始經說，使「原始佛法」的全貌得以呈現人間。由於隨佛長老已完成《七事相應教》的經說還原，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的法務，順利進入「復興原始佛教」的第二期階段——直顯佛陀真實教，確立原始佛教僧團。

公開傳教初期的十年風雨，中道僧團的建僧經驗是，既有限也待改進。

自 2018 年起，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進行大幅度的整頓，目的是做好「直顯原始佛教」的準備。萬事皆緣生，世間必定在因緣中發生、改變，改變並不可怕，重要的是往光明、息苦、利世的方向改變！

《正法之光》創刊於 2010 年 7 月，刊載內容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部共出刊 53 期。至今，《正法之光》已完成階段性的法務，可以功成身退了！

接續《正法之光》出刊於後是《原始佛教》雜誌！從《正法之光》到《原始佛教》，標誌著中道僧團傳揚原始佛法的進程，已經從「初現正法之光」進展至「直顯原始佛教」的階段！在法、人、事上，不論是經法、僧團、教會皆不同於過往了。

感謝多年以來，支持《正法之光》的各方大德！感謝！感謝！再感謝！

凡一切善功利益，歸於十方大眾！如有缺失之處，過失歸於我們！

《正法之光》編輯組合十



即將出版

原始佛教



中道僧團 Dhammatṭha Saṅgha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ī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第 **1** 期
佛陀正覺後 2450 年
2018 年 1~12 月合刊本
實際出刊於 2021 年 3 月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佛陀正覺 2450 年 / 2018 年

普為華人迎奉迦毗羅衛城出土釋迦佛陀真身遺骨入臺永住

中道僧團自錫蘭阿曼羅普羅派僧團大戒師接續千年僧律脈傳承

隨佛長老已完成釋迦佛陀親教之《七事相應教》的經說還原

 原始佛教會 發行



十年奠基，百年興教

隨佛而行

2008 年，個人依據漢譯《雜阿含》及南傳《相應部》傳誦之〈七事相應教〉的共傳經文部份，編寫成《相應菩提道次第》一書，作為宣揚原始佛教的初期範本。《相應菩提道次第》從兩部經典共說的〈七事相應教〉共集出 383 篇經文，主要是編集有關「修證道次第」的經文，作用是「依經」真實呈現 釋迦佛陀教導的修證道次第。真實的目的，是證明目前佛教的教說，確實是「悖經、依論」的錯誤道次第。

編寫《相應菩提道次第》共費時六年之

久！但《相應菩提道次第》並未將現有的部派傳誦之經文的內部錯誤，進行修正、還原，僅是依據共說經篇的部份經文，彼此貫串、相互印證出真實的修證道次第，作為個人宣揚原始佛教的初期範本！因此，此書是 2008 年 8 月出版，共印 1000 冊，2010 年已用盡無書，也未再印。

2010 年創辦原始佛教會及《正法之光》雜誌，公開的弘傳原始佛教的教說。

自 2008~2017 年的十年，個人陸陸續續寫了許多作品，有單獨成冊出版，有公開刊載



在《正法之光》各期內。

這十年宣揚原始佛教的內容，主要有五大項：

- 1) 顯現「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的真實道次第，破斥「斷十結」的異說道次第。**
- 2) 佛陀教法的法眼是「十二因緣、緣生法」，破斥依「無常、苦、無我、空」為基準的異道化認識論。**
- 3) 顯現五陰因緣觀是「六處緣觸，觸緣受、想、行」，破斥「六入緣觸，觸緣受」的異道化五陰觀。**
- 4) 顯現生死繫縛因緣是「愛識緣名色，名色緣識」，破斥「識緣名色，名色緣識」的異道化生死繫縛說。**
- 5) 「依經、依律」是佛教正統，「依論」是佛教異說。《舍利弗阿毘曇論》是佛教一切論書的思想總源頭，該論出自耆那教附佛的分別說部。**

除此以外，有關十二因緣生、滅法的真實全貌，四聖諦的真實內容及次第，三十七道品的真實內容及次第，十年來是隻字未提。此外，十二因緣觀的完整次第及內容，也只提及少分而已！

多年以來，緬甸某「依論」修學系統，其在華人地區的學人，針對「依經」的個人、中道僧團，在各領域是持續不停的誣蔑、詆毀、破壞，不曾稍停。

2016 年 12 月，《正法之光》第 52 期刊載的內容（p.40~41, https://www.arahant.org/magazines/52_tc/mobile/index.html#p=41），指出「論書」源自異道思想揉雜的《舍利弗阿毘曇論》，而《舍利弗阿毘曇論》是為了「變造佛教」所編集的論書，作者應是目犍連子帝須，進行結集、完編程序是分別說部，也是南傳佛教的母部及祖師。

2017 年初，某位住在道場受照顧、療養、學習的大馬信士，因索求不滿而生怨隙，嚴重詆毀個人及僧團。此人有親族出家於緬甸某「依論」修學系統！2017 年起，該「依論」修學系統的華人區學人，藉機打擊個人及僧團，擴大是非、推波助瀾的極力詆毀。

自古以來，論師系統一直打擊經師，破壞佛教的經法傳承，但經師一直致力於繼續正法的傳承。

經過十六年的努力，終於在 2018 年 4 月，整治、還原了「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之《七事相應教》的原說法教，去除部派佛教以來異道教說的揉雜，使「原始佛法」的全貌得以呈現人間。

2018 年起，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的法務，順利進入「復興原始佛教」的第二期階段——一直顯佛陀真實教，確立原始佛教僧團。

在此，敦請各方學人少一分私心、多一份道念，歡喜、隨喜於 佛陀古道的顯現。



慈悲的表現：
關心困頓者的困難，
淡視索求者的需要。

隨佛禪師

十年建僧失利的寶貴經驗

隨佛而行

不合適的人終究要分離，合適的人總會相望與珍惜！

自 1989 年起，個人在大乘菩薩道為主流的華人佛教圈，開始傳揚「因緣法」。來自教界的質疑、排斥是非常的大，甚至是迫害也有。當時，早期近學的學生、善信們，見到許多僧俗二眾對我的毀辱後，許多人心生憂慮、疑懼，信任不足也就散了。

歷經數年的教界壓迫、人心涼薄的傷害

後，在 1993 年夏初，我深入探討、反思：為甚麼佛門僧人、學佛居士會妄生事端，棄恩妄義的傷害其他的修行者？終於，我明白念念有願求的人，不論願求內容是私人利益的期待，或是宏偉的宗教理想，勢必有欲求不滿、挫敗、嫉妒、憂憤的煩惱，也必因這些煩惱而起害心。

自 1993 年夏天起，我不再相信「菩薩道」是 釋迦佛陀的教法。從此，我只信受「四聖諦」是能夠正覺、解脫、慈悲喜捨、自



利利他的真實法！

1994 年春，我朝向南傳佛教，正式回到佛陀的僧團。1996 年起，臺北的內覺禪林初立，1998 年起開始有學人出家來此修行。

回臺修行時，我是堅持不建道場，創辦內覺禪林原是意外！起因是：某幾位學眾為了幫助一位已臨近破產的學人，又發心讓大眾有固定的共學場所，而當時的臺灣沒有本地人創辦的南傳道場，這些人才發起買下那位學人的物業，創建了內覺禪林。

當時，我再三問幾位發起的學眾：「你們發起建道場，是否有解決經濟需要的辦法、能力及意願？師父是無法處理金錢的問題！」這些學眾異口同聲的再三保證：「師父！放心，問題不大，我們有解決經濟需要的辦法。師父只要傳法，經濟問題由我們負責處理。」實際呢？

我是無意、無心、無經驗做道場，出自好心助人，自己卻意外陷入艱難的處境。

當時的社會，絕大多數的佛教徒是學習菩薩道，極少有人信受「四聖諦」，不僅學眾、護法不多，而且大多數的北傳僧人、信眾也很排斥。因此，創辦內覺禪林的經濟壓力非常大，在 3~5 年之間，那批發起創禪林的學眾，大多陸陸續續的離開了。我是守持「金錢戒」的僧人，又不是北傳做法事收錢財的道場，既難以處理，又要承受莫名譏諷？例如：當時有某個來此學習的信士，不但自己不大支持，更鼓動其他的學眾：「沒必要再支持，反正不到一年半，道場大概就會被銀行拍賣了。」當

時，真不知如何說！

1999 ~ 2004 年間，道場非常的困難，電話、電力、水是經常性的斷供，場地的基本設施也不完善，居住很是艱辛。這段時間，道一、諦嚴來此修行，每個月有二十多天是在全省各地遊化，在內覺禪林接眾說法的時間不足七天。那段時間是修行的美好歲月，也是面對艱辛生活的日子！

2004 年，有一位老信士自行來山拜佛祝禱求助，沒想到事後短短的三天內，即發生極特殊難思議的感應。這位老信士為了還願，自行請工幫忙建設。內覺禪林的基本建設算是有了！但多數時間，僧眾依然是遊化外地，道場經濟仍是困難。

2005 年 10 月，明證出家來此修行。2005~2006 年，又遭受北傳僧人與一位心理不建康的信眾詆毀、迫害，許多信眾也是心生憂慮、疑懼，信任不足也就散了。2006 年，離開學校工作的一位男居士——明至前來出家。

僧團是不定居一處，長期過著遊化生活。2006~2010 年間，僧團不再遊化於臺灣各地弘法，而是前往美國、馬來西亞開教度眾。

由於 2008 年起，個人已公開宣揚佛法於世界各地，不僅法務眾多，信從者也漸多了。此後，道場經濟歷經十多年的艱難努力，早期的困難也趨平穩了。

道場及弘法安定後，2008~2014 年間，陸續有來自各地的學人近學及出家。唯大多數是來此聞法未久，且彼此相知也不多。由



於這些人想學原始佛法，行為守法，又自願守持「金錢戒」，算是少有了！當時個人為了建立守律清淨的佛教僧團，住持正法傳承，即使相處未深也就接受了。

這些人多數是有難言的原生家庭故事，或現實經濟困境，有 2 名是婚姻發生障礙。**雖然這些人確實是真想出家，善良、行為也守法律，但或許真實的出家原因是「找人生的出路及保障」。**

2006 年之前出家的僧眾，皆是家境良好無慮，25~30 歲間即入道修行，不僅選擇在此地的窮師父、窮道場修行，也是自願守持「金錢戒」，更共同經歷過詆毀及困境。這幾位前行者是彼此真誠相待，互信、互重、互助、無私且熱心助人，更是珍惜彼此、熱愛佛教。真是如此！

2006 年後來此出家者，多數不是如此，有幾個年紀大的人，欺瞞大眾說持「金錢戒」，實際是依舊保有私人的財富！**他們經過多年的共住學習，相互之間卻是極少交流，即使有，也大多是例行話語的無效社交。彼此無感，雖不曾有惡口、肢體接觸的事，但稍有不順意，隨即冷冷相待，無心維持相處品質。**例如：有位來自新加坡的僧人，曾僅為了餐桌上某僧談及一事，事情也無關於誰，只是為了自己不以為然，這位新加坡僧人居然三年不與某僧對話。屢次開導、勸勉，依然故我！**這群人未曾有甚麼衝突，但總是近在咫尺，卻遠若天涯！**是修行嗎？但是，他們面對信士時，很懂得建立自己與信士的良好關係。

若出家人對待其他僧人是淡漠寡涼，對待護法信士是慈悲熱忱。那……要說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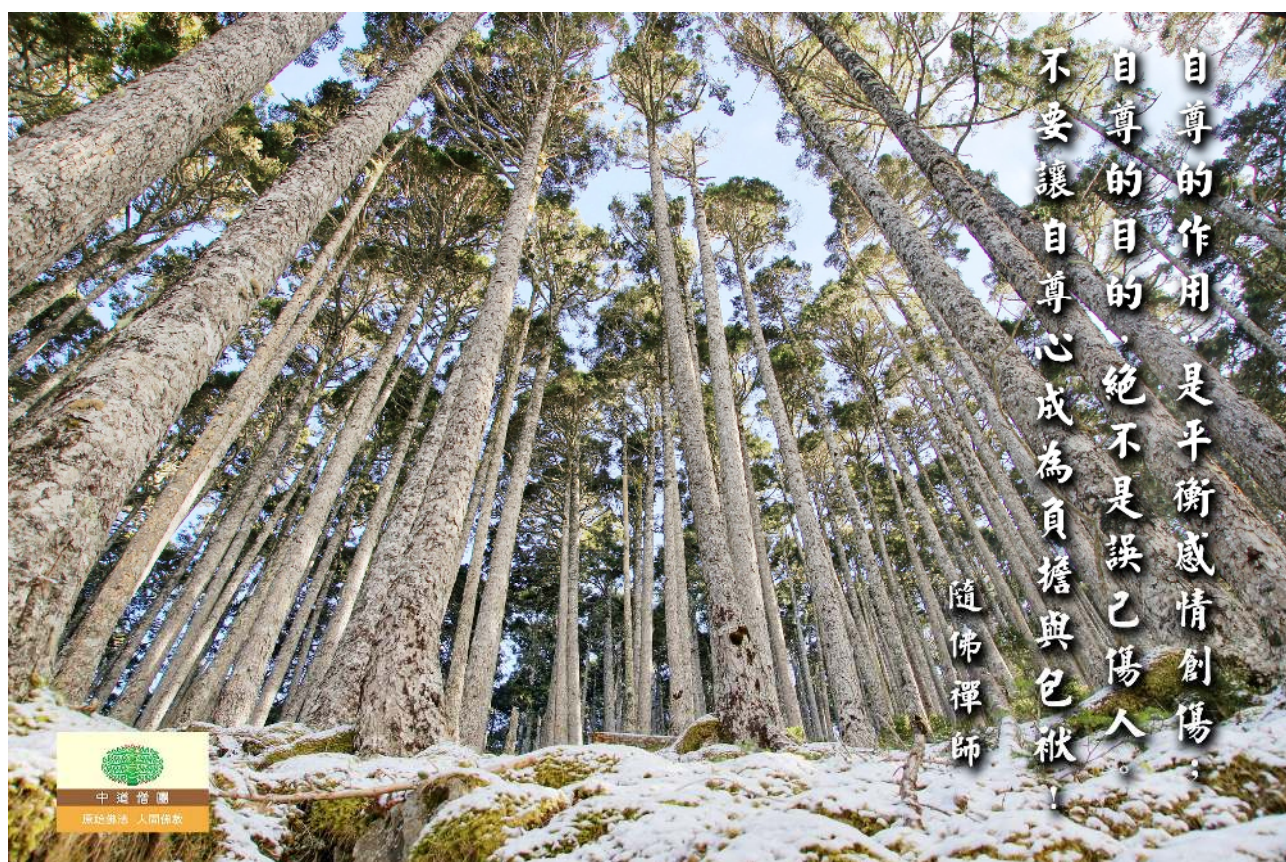
自 2008~2017 年的中道僧團，可以順利的推展法務、弘法開教，實際是靠著早期出家的少數僧人與可貴護法們，齊心協力的維持正常運作，盡力維護這群人待在僧團學習，藉時間改變機緣。否則，這群人早散了！例如：大馬的生諦、度明兩位比丘，之前屢次表示：「若不是師長們的教導和關懷，實在不想與他們共處。」

不妥善的原生家庭、經濟條件、婚姻狀況的影響非常大，容易形成不自信、猜忌、善妒、憤怒、不滿、偏執、自尊過激、冷漠、虛偽……等，偏執的心理與人際關係障礙。**依據信仰、知見、道德、守律做為攝僧的標準，不注重心理人格素質，肯定要出狀況。除此以外，喪失信任的能力，缺乏對待生命的溫暖，自我本位，無責任感，更是無法「人在僧數」。**

一般人際關係的往來，彼此沒有明顯的利益，在善意、客氣的距離下，不容易發現對方的人格問題。相處時間少，相處關係疏遠，只憑著善意及信賴，往往是人際關係失誤的原因之一。

2008 ~ 2017 年，中道僧團的十年建僧經驗，確實是「過度的善意」，不計較學眾的心理人格素質，寬大的接受出家，使僧團陷於內部的不必要問題與麻煩，也是必然的下場。

凡是慣於猜忌、好強爭勝、自尊過激、自我中心的人格傾向，必定會傷害他人，縱使有



自尊的作用，是平衡感情創傷；
自尊的目的，絕不是誤己傷人。
不要讓自尊心成為負擔與包袱！

隨佛禪師



再好的能力、條件，實際是既不適合於僧團，也無益於僧團的長期發展，更會引發爭端及分裂僧團。

建僧，是建立僧團，不是創建宗教事業集團。學法、持律的目的，是度越憂惱、自利利群，不是謀求自我發展的手段。僧團是一群互信、互助、互重、互利的僧人，不是一群淡漠涼薄、各自為己的個人。興隆佛教無法仰賴任何個人，必須藉由僧團弘傳佛法，代代傳續住持。

如果出家的心態與目的，是為了「得，勝」，必定不適合無私的僧團；若是為了「去偏執，利自他」而修行或出家，大多是成為自

利利他的修行人。

2017~2018 年，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進行大幅度整頓，在過去的無效經驗當中，探究建僧失利的原因，並調整過去不當的作法，再接再勵的往建僧、興教方向前進。

三寶的光明不遠！如今，中道僧團十多名成員幾乎全是 25~35 歲之間即入道、出家，家庭大多是溫暖、健康，彼此能真誠相待，互信、互重、互助、無私且熱心助人，更是珍惜彼此、熱愛佛教！忙了十年，終於恢復正常僧團的狀態了！

祝福 中道僧團為人、為教，度生不悔，傳續久長！



阿育王時代 變造佛教之史探

正法與異說的消長

隨佛長老著

文章取自《阿育王時代變造佛教之史探》@ 2018

5. 正法與異說的消長

5-1. 略說原始佛法與《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差異

阿育王登位第 10 年，阿育王御用的目犍連子帝須編出《舍利弗阿毘曇論》，並由目犍連子帝須領導的分別說部學團採用結集的形式傳出。《舍利弗阿毘曇論》系統性的編造出六大類、二十項異說，近乎全面性的改變佛教原有的十二因緣法、因緣觀、四聖諦、修證道次第、一乘聖者，乃至改變五陰、六根、六境、六識、五蓋及三十七道品等，內容、次第、定義皆有巨大的變動。

《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內容大量揉雜了奧義書、耆那教的理論與信仰，編造出奧義書、耆那教與佛教混雜的「變型佛教」，目的是符合信仰耆那教之孔雀王朝的統治需要。

《舍利弗阿毘曇論》與分別說部學團的建立，皆是出自阿育王的政治策略，並受到孔雀王朝的大力支持，使得孔雀王朝支持的「變型佛教」逐漸凌駕於正統佛教之上。如此，佛滅百年以前的正統佛教逐漸的衰微與質變，《舍利弗阿毘曇論》主導的「變型佛教」成為主流，佛教也分裂發展為部派佛教。

《舍利弗阿毘曇論》傳出後，在佛教分裂的部派佛教，不論是分別說部系四派、大眾系各



派、說一切有部系各派及犢子部四派，或是起源自公元前一世紀的大乘學派，不論是性空、唯識、唯心等大乘三系，或是漢傳八宗，乃至公元七世紀以後的秘密乘，雖然各派都不否定十二因緣、四聖諦及三十七道品的原始教法，但是在傳誦、認知、解說上，各派皆離不開《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體系。

譬如：一、針對現實諸法的認識論，不是「因緣、緣生」，而是「直觀無常、苦、空、無我」的觀點，或是直觀緣生諸法是出自「識生、心生」及「俱生」的見解；二、有關十二因緣的傳誦，是依《舍利弗阿毘曇論》編造出「識分位」的因俱生法；三、對生死輪迴的認識，或對四聖諦的解說，皆依據《舍利弗阿毘曇論》之「五陰是苦」的論義，並有解脫、涅槃混淆不分的錯誤；四、對於修證道次第的傳誦與解說，不是正統的「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完全是《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十結」論義，或是相關「十結」之「戒、定、慧」的次第與傳誦；五、聖人典範的觀點，不論是聲聞人、緣覺人、菩薩人、正覺人的說法，或後世的大乘、中乘、小乘說法，皆源自《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

由於目前流傳於世的佛教各派，皆是《舍利弗阿毘曇論》傳出以後的學派，在認識論、生死輪迴、解脫、道次第、聖者典範等方面，皆承受了《舍利弗阿毘曇論》的教說，所以各派有著差距不大的教說與修證體系。這種部派佛教以後的佛教思想發展，造成後世佛教徒產生各部派都不悖離 佛陀教法的錯誤印象。

然而，根據源自阿難師承系統有關「第一次經典結集」的傳誦，也即是目前說一切有部傳誦

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清楚記載了「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經說範圍，是漢譯《相應阿含》及巴利《相應部》當中，〈因緣相應〉、〈食相應〉、〈聖諦相應〉、〈界相應〉、〈五陰（蘊）相應〉、〈六處相應〉、〈四念處等道品相應〉等《七事相應教》的古老經法共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十九¹：「此蘇怛羅是佛真教。……阿難陀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為結集。但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為建立；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品而為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即名緣起而為建立；……若與**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品處而為建立；若經與伽他相應者，（於八眾品處而為建立）。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舊云雜者取義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十²：「**摩室里迦我今自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

近代的印順導師也有同等的研究發現，認定「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內容，應當要從漢譯《相應阿含》及巴利《相應部》的共說當中推求。見《雜阿含經論會編》：

《雜阿含經論會編》³：「現存的『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屬於部派的誦本，從此以探求原始佛法，而不是說：經典的組織與意義，這一切都是原始佛法。」



當比對漢譯《相應阿含》及巴利《相應部》之〈因緣相應〉、〈食相應〉、〈聖諦相應〉、〈界相應〉、〈五陰（蘊）相應〉、〈六處相應〉、〈四念處等道品相應〉，可以清楚的發現，部派傳誦的誦本內，具有兩套截然不同教說系統。

現今部派傳誦的《七事相應教》，當中有一套思想體系，明顯附合《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又有另一套教說體系則完全不同於《舍利弗阿毘曇論》。兩套思想體系之間，共通的地方是有著許多一致佛教用語，但卻有著極大不同的解說、定義。

根據佛教各派傳誦的經、律、論、史，以及國際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來看，阿育王以後發展的佛教，確實是依《舍利弗阿毘曇論》作為教說主旨的變型佛教。

本書提出的原始佛教，是指源自 釋迦佛陀住世時的親說教法及「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經說。原始佛教既不是佛滅至佛滅後 110 年間的根本佛教，也完全不同於阿育王時代起，由《舍利弗阿毘曇論》開展的部派佛教思想體系，更不是現今的南傳、漢傳、藏傳的宗派佛教。

原始佛教在認識論、教說宗旨、實踐方法、生活態度、聖賢典範等方面，確實截然不同於婆羅門教、奧義書、耆那教及目前佛教各派的說法。

若離原始佛教的《七事相應教》愈遠，離釋迦佛陀也愈遠。

5-2. 經師、論師的對抗

阿育王之後，公元一世紀之前，印度佛教發生三次經師、論師的對抗，現代的經師、論師對抗是在華人社會。

第一次經師、論師的對抗，是阿育王登位第 10 ~ 11 年（262 ~ 261 B.C.E.），分別說部結集完成的當年或次年⁴，優波鞠多領導摩偷羅僧團舉行「第三次經律結集」，對抗分別說部教團結集的「分別說部三藏」。因為重經的摩偷羅僧團對抗重論的分別說部教團，引發佛教發生大紛爭、根本分裂。

第二次經師、論師的對抗，是佛滅後約 250 年（137 B.C.E.），摩偷羅僧團的迦旃延尼子寫《發智論》，大量融攝了《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造成摩偷羅僧團分裂為二，重經的雪山部對抗重論的說一切有部。

阿難系摩偷羅僧團是重經、拒論的多聞眾，分化自摩偷羅僧團的說一切有部，卻是融攝《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發展出自派七論的重論派。摩偷羅僧團分裂之初，即是重經之雪山部與重論之說一切有部的分裂、對抗。

第三次經師、論師的對抗，是佛滅後約 350 ~ 400 年（37 B.C.E. ~ C.E. 13），重論的說一切有部分化出重經的經量部，重經的經量部對抗重論的說一切有部。

說一切有部出自反論的經師傳承，卻發展為反經重論的論師學派。說一切有部自開派起，一直陷入經、論對抗的處境，先與經師本派的雪山部對立，後有經量部的反抗。



第四次經師、論師對抗，起自公元 2008 年（佛滅後約 2395 年），也是唯一發生在華人社會的經師、論師對抗。

當代的經師系統是「還原初始經說，依止〈七事修多羅〉」的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論師系統是分別說系銅鑼部為主的南傳佛教，特別是強調「論高於經」的某些南傳學派，主要是緬甸「依論修行」的學派。

公元一世紀雪山部、經量部消失後，佛教界一直未再有「重經去論」的經師出現了。當經師消失後的佛教，佛教一直是由論義、論師主導了教法、僧團的發展，真實的佛法可說是徹底隱沒了，直到華人的經師系統出現於世！

現今某些「依論修行」的華人南傳學人，針對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是極盡所能的排斥、詆毀、迫害、醜化之能事。然而，中道僧團只是努力的弘揚經法，未曾針對任何一位南傳學人有負面、攻訐的作法，但依舊難避爭端。

5-3. 經法、論義的對立及影響

論書、論義、論義經誦的流傳，不僅破壞正統經法、佛教的發展，分裂僧團及佛教，誤導兩千多年來的佛弟子，使務實、實證的人間佛教，轉變成揉雜奧義書、耆那教思想的形上學說，並且偏向耆那教之苦行、消極、避世的生活態度，造成佛教失去正常的教化功能，反而障礙社會的健全發展，促成佛教的衰敗。

經師是經法傳承者，論師是論義傳承者，兩者之間的對抗，不僅是經法與論義的對抗，也是 佛陀教說、後世學人說法之間的對抗，

正統佛法與部派異說的對抗，更是部派分裂以後的佛教演變重點。

佛教正統經法的重興，經師傳承的再續，不僅可以再續正統禪法的傳承，更可以恢復佛教的正確思想與教化功能，使佛教擺脫迷信、不務實際、消極、頹廢、避世的弊病，並對現實人間發揮引導、助成的作用，加強佛教的發展力量，延續佛教的傳承，重興佛教的光輝。

5-4. 大乘、小乘的爭論

分別說部《舍利弗阿毘曇論》提倡的論義，是系統性的變造 釋迦佛陀傳授的教法，極大程度的將佛教變造為近同耆那教的宗教。

《舍利弗阿毘曇論》變造佛陀教導的「觀五陰繫縛及苦之生法、滅法」，提出「直觀五陰是無常、苦、無我」，既變造因緣觀，也變造了四聖諦。如此一來，扭曲佛教之智覺、務實、精勤的生活態度，使佛教充滿負面、消極、退縮、頹廢的人生觀，造成厭離現實人生的嚴重偏差。

《舍利弗阿毘曇論》藉由「變造佛法」的手段，改變佛、法、僧、解脫的實際面貌，扭曲因緣法、四聖諦的功用及重要性，進而貶抑聲聞阿羅漢的證量及社會價值。

《舍利弗阿毘曇論》提出聲聞人、緣覺人、菩薩人、正覺人等四種聖賢典範，否定聲聞阿羅漢的證量與解脫，使佛教學人喪失現實的努力重點、生命方向，造成佛教學人迷失在超現實理想、信仰與現實人生之間的巨大裂隙，陷入錯亂、挫敗、沮喪、抑鬱、無奈及逃避的困境。



後世的佛教學人，發現部派佛教具有巨大的負面問題後，遂推動佛教的革新運動，這即是後世稱的「大乘運動」。

「大乘運動」的發展，淵源自分別說部《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菩薩信仰，公元前約 137 ～ 50 年之間，菩薩信仰促成了《六度集》的集出。見《六度集》、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

《六度集》：⁵「(佛)為說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疾得為佛。何謂為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明度無極高行。」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⁶：
「六度，本從「本生」的內容分類而來。選擇部分的「本生」談，隨類編集，稱為『六度集』。……這雖是部派佛教所傳的，但是菩薩修行的模範，受到佛教界的尊重（古代每用為通俗教化的材料）。大乘菩薩道，依此而開展出來（在流傳中，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

「六度」的內容包含：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明度無極高行（智慧），又稱為六波羅蜜。波羅蜜 pāramitā 意指「到彼岸」⁷，也即是「度」的意思。

「大乘運動」建立的六度，次第最後是禪定、智慧，明顯是配合「十結」的「最後斷掉、無明」的論義。

在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相應阿含》，僅有《相應阿含》〈灰河喻經〉提到「菩薩」，此經是說一切有部獨傳的「孤經」，是其他部派無有。見《相應阿含》1177 經：

《相應阿含》1177 經：「譬如灰河，南岸極熱，多諸利刺，在於闇處。眾多罪人，在於河中，隨流漂沒。……河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者，謂菩薩摩訶薩。手足方便逆流上者，謂精勤修學；微見小明者，謂得法忍；得平地者，謂持戒；觀四方者，謂見四真諦；大石山者，謂正見；八分水者，謂八聖道；七種華者，謂七覺分；四層堂者，謂四如意足；五柱帳者，謂信等五根；正身坐者，謂無餘涅槃；散華遍布者，謂諸禪、解脫、三昧、正受；自恣坐卧者，謂如來、應、等正覺；四方風吹者，謂四增、心見法安樂住；舉聲唱喚者，謂轉法輪。」

《相應阿含》1177 經的內容，融攝《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是說一切有部獨有的論義經誦，該經提出菩薩修學的道品，依舊不離傳統的三十七道品。在《相應阿含》，不論此經或其餘諸經，皆未見到「波羅蜜」的說法。

可見，佛滅後約 250 年（137 B.C.E.），說一切有部編集自派《相應阿含》的時代，《六度集》可能尚未傳出。

印度的部派佛教，說一切有部是主張「四波羅蜜」⁸，認為「持戒攝忍辱，智慧攝禪定」。分別說系化地部，也近同說一切有部的看法。反之，分別說系法藏部⁹是宣揚「六波羅蜜」，大眾部¹⁰也是提倡「六波羅蜜」。由此推斷，《六度集》很可能是出自法藏部或大眾部的編集。

大乘佛教的起源，主要有四項：

一、源自《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及菩薩信仰。



二、改革部派佛教偏向厭世、消極、脫節現實等負面發展。

三、《六度集》¹¹ 的集出。

四、佛弟子對 佛陀的懷念與救世理想。大乘運動的興起，是出自信受菩薩思想的修行者，面對部派佛教趨向消極、頹廢的偏差，亟思革除部派佛教的弊病，恢復佛陀的利世精神，遂朝向慈悲、進取的菩薩風範前進。

菩薩的信仰，確實是源自阿育王時代的《舍利弗阿毘曇論》，爾後廣為各部派信受。由《舍利弗阿毘曇論》變造出錯誤的因俱生法、四聖諦、三十七道品、解脫、聲聞聖賢，既是悖離佛法、脫節現實、厭離世間的異說，也完全不合乎《舍利弗阿毘曇論》自行編造出的菩薩。

因此，部派佛教時代的菩薩信仰者，必需在部派典籍以外，另尋符合菩薩信仰的修行法，遂自編撰 佛陀過去尚未成佛事蹟的《本生譚》。審視佛陀《本生譚》的內容，部份是取材自耆那教啟教者的傳說故事，再依據故事主角的修行特點，撰集出六種修行模式，這即是《六度集》。

《舍利弗阿毘曇論》是菩薩信仰的源頭，《六度集》及「一說部學說」是推動大乘運動及《般若經》的主角。《六度集》促成了「方廣思想」的興起，融合「方廣思想」與「一說部教說」即是大乘《般若經》的教說根本。在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出於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不同作者的作品，匯集成《大般若經》的前五品經篇。

此後，在菩薩信仰風潮及造經運動下，「大乘菩薩道」逐步的確立。

大乘的革新佛教運動，應當不是為了破壞部派佛教，實際是為了「改革部派佛教引起的負面、消極、退縮、頹廢的人生觀，以及厭離現實人生的偏差」，使佛教可以為現實人間帶來正面、積極、勇健、熱誠的人生觀，藉由智覺、勤奮、正行於現實生活，使世人可以獲得實益。

雖然出自革新部派佛教弊病的「大乘運動」，動機是為法、為教、為眾生，但是「大乘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是深受部派佛教思想影響的僧俗二眾。「大乘運動」的推動者，依舊陷在《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思想，無法真正探明釋迦佛陀的真實教導。

依現今大乘典籍來看，「大乘運動」的思想內涵，既有承續《舍利弗阿毘曇論》論義，也有融攝部派佛教的各派論義及創見（如《般若經》繼承「一說部」的部義），更有不少是自行再創新的信仰、教法及律規（菩薩戒）。

大乘、小乘的觀點與爭端，主要是源自《舍利弗阿毘曇論》錯誤主張的四種聖賢典範，不當的部派論義加上各自再創新的見解，促成了「大乘學派」的興起。當然，其中少不了宗派利益的衝突。

「大乘運動」的作為，突顯出部派佛教的困境，使世人更願意接受「大乘運動」的新思想，也促成了部派佛教的衰落。

大乘佛教學人針對因緣法、四聖諦、阿羅漢的認識，深受《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影響。在阿



育王創立之「變型佛教」的誤導下，後世的大乘學人，不僅誤認四聖諦、阿羅漢是不究竟的「小乘法」，也誤認為「四聖諦」是釋迦佛陀為了適應古印度的沙門文化，教化苦行沙門的「方便法」，妄認「六波羅蜜」才是「真實法」，是佛陀的真正本懷。

其實，大乘教派是誤判！自公元前一世紀始，新出的大乘教派不斷的、強力的貶謫「緣起法」及「四聖諦」，批判「四聖諦」是小乘。**大乘批判、拒絕的小乘，實際是出自《舍利弗阿毘曇論》擘畫的「變型佛教」，並非真正的佛教。真實的十二因緣法、因緣觀、四聖諦、修行道次第、阿羅漢、解脫、涅槃，部派佛教早已忘失，比部派佛教晚出現的大乘，更是未曾真正的聽聞、了解。**

註釋：

1. 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十九：參《大正藏（24）》p.407.2-18~28
 2. 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十：參《大正藏（24）》p.408.2-6~11
 3. 見印順編著《雜阿含經論會編》p.b60-8~9：參臺灣正聞出版社出版 1994 七月七版
 4. 見《島王統史》第六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65）》p.39-12
- 「正覺者般涅槃後二百十八年喜見灌頂」
-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大正藏（24）》p.682.1-14 ~ p.684.2-8

《善見律毘婆沙》提出「阿育王登位第 9 年，有外道附佛，引起僧爭；僧爭經 7 年，僧團無法和合布薩說戒，阿育王遂請目犍連子帝須出面處理僧爭，阿育王依「分別說者」為僧，進行結集。」

依《善見律毘婆沙》的說法，佛滅 234 年，阿育王登位第 16 年，分別說部結集。

見《島王統史》第六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65）》p.54-2~14

「經〔佛滅後〕第二百三十六年上座部再生大分裂」

※分別說部結集應在阿育王登位第 9 ~ 10 年，僧團分裂在阿育王登位第 10 ~ 11 年。

5. 見《六度集經》：參《大正藏（3）》p.1.1-4~13
 6. 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參 p.560-11~14, 臺灣正聞出版社 1993.7 版
 7. 見《大智度論》卷第十二：《大正藏（25）》p.145.2-2~3
 8. 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8：見《大正藏（28）》p.892.1-26~28
- 「問如說菩薩經三劫阿僧企耶？修四波羅蜜多而得圓滿。謂施波羅蜜多、戒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
9. 見法藏部《佛本行集經》卷第一：參《大正藏（3）》p.656.3-25~26
- 「若諸菩薩成就具足六波羅蜜，何等為六？所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
10. 見大眾部《增壹阿含》卷一序品：參《大正藏（2）》p.550.1-12~14
- 「菩薩發意趣大乘，如來說此種種別，人尊說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精進，禪智慧力如月初，速度無極諸法」
11. 見《六度集經》：參《大正藏（3）》p.1.1-4~ p.52.2-2



阿育王時代變造佛教之史探

阿育王掌控僧團行變造、分裂佛教之政策

阿育王的作為是直接影響著佛滅百餘年的佛教，也間接影響了兩千多年來的佛教發展。本書將探討：

佛教由**務實、團結、昌盛**轉為**分裂、質變、衰微**的轉折點與關鍵原因。

目的是為世人重開正確認識佛法及佛教的視窗，並為佛法的顯揚及傳承開啟新機運。



◆新書結緣請聯繫：

臺灣地區電話：02-2892-2505

馬來西亞電話：6-03-79318122

◆新書助印：

◎一、郵局劃撥捐款

劃撥單捐款時，請務必在通訊欄中註明「捐款項目」。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劃撥帳號：50159965

◎二、銀行電匯捐款

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北投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銀行電匯帳號：036001003565

◎三、ACH 定期轉帳捐款

相關訊息，請至 <http://www.arahant.org/hu-chi-taiwan> 網站上查詢

◎四、海外護持：

臺灣銀行天母分行匯入匯款指示：

1. SWIFT：BKTWTP142

2. 銀行名稱：BANK OF TAIWAN

3. 分行名稱：TIENMOU BRANCH

4. 銀行地址：NO.18, SEC.7, JHONG SHAN N. RD., TAIPEI CITY 111, TAIWAN

5. 受款人帳號：142001006834

6. 受款人名稱：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TAIWAN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7. 受款人電話：(02)2892-2505

8. 受款人地址：139-3 Deng-Shan Road, Pei-Tou 11247, Taipei, Taiwan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3 號)

※注意事項：

完成上述各項捐款後，請將「匯款收執聯」以傳真回傳(FAX：+886-2-2896-2303)。傳真 10 分鐘後請電洽 +886-2-2892-2505，以確認是否收到，亦可使用 e-mail 寄到：

o.b.s.taiwan@gmail.com 信箱，並請註明：1. 捐款者姓名。2. 捐款項目。3. 捐款金額。4. 收據開立方式。5. 收據寄送地址。



感情的五項雜質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安全感不是從外面得來的，環境不會給我們安全感，產生安全感的確定，是來自於我們本身，環境只是給我們一個「機會」。比方說，別人給我們一盒火柴，到底他給我們的是什麼呢？這盒火柴，我們可以一根接著一根擦亮，在黑暗中，劃出片刻的光明，驅除片刻的黑暗；也可以用這個火柴生起火來，煮一鍋熱騰騰的食物吃，獲得溫暖的飽足感；或者用一根火柴，把一座森林燒光了，也是有這個可能！所以，別人給我們一盒火柴，其實他不是給我們一盒火柴，是給我們一個機會，至於會怎麼樣，還是得看我們自己。

很多人都有一種心理，就怕愛錯人、結錯了

婚，一輩子就毀了。其實，害怕愛錯人或怎麼樣，那不是重點，懂得去除感情的五項雜質，讓自己一生活得平安及溫暖，才是重點。在感情的當中，你在愛的時候，要去除五項雜質：

第一項雜質是以原始動物本能的情欲為目的。原始動物本能的情欲，當然就是繁殖，男貪女愛，你要去除這個原始動物本能情欲的目的，你要懂得把這個雜質擺到旁邊，它不是重點。

第二項雜質是以佔有及掌控為目的。我愛這個人，我愛什麼事情，但是我有個目的：我要佔有他，我要掌控。很多人的感情，是帶著濃濃的佔有及掌控的目的，造成雙方都很痛苦。這是第二項需要去除的雜質。



第三項雜質是以利益的回饋為目的。我愛一個人，在那個人身上我要得到某種利益，譬如金錢、權勢，或者他對我好、回報我、報答我之類的利益回饋。這是第三項雜質要去除。

第四個雜質是要求穩定、不變、牢靠的目的。我愛他，我們的感情要穩定、不變、牢靠，基本上是要求感情「不會變」。事實上，「不變」是不可能的，人生總是變來變去，隨著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生活遭遇，一個人的價值觀、生命觀、人生觀以及對許多事情、人事各方面的欣賞與需要，一定會調整改變。

第五項雜質是獲得肯定感與認同感為目的。和人在一起，有一個目的：我要從他身上獲得肯定感與認同感。對方肯定我、認同我，我就對他有好感；對方如果不肯定我、不認同我，就絕對不行！這也是需要去除的雜質。

跟人交往，你感情的抒發如果有這五項雜質，基本上都猶如是在強風當中，想讓手中的燭火不熄滅一樣，你雖然手摀著，但是火不一定不熄滅，你會非常的累，然後也會很抱怨。不管是在抱怨當中或者是在疲累當中，這個感情都沒有辦法非常光明的、健康的、正常的展現，你會讓自己生命的情感陷入一種萎縮、障礙與扭曲的狀況，所以這五項雜質要去除。去除這五項雜質以後，你會發現你一樣可以愛人、愛這個世界，而且愛的很溫暖、很平安。

有些人是這麼說：「被愛的人是幸福的」，但在現實人生裡，有些人被愛的好痛苦！萬一愛你的那個人對你的愛，有這五項雜質的目的，你覺得你會不會被愛的很辛苦？我想你不會再說：「被愛是幸福的」。反過來呢？「有能力去愛人的人是幸福的」，如果你愛的人抱著這五個目的、五個雜質，肯定你也是愛得昏頭轉向、愛得

疲累不堪，然後離幸福很遠吧！感情上有這五項雜質，不管是愛人或被愛都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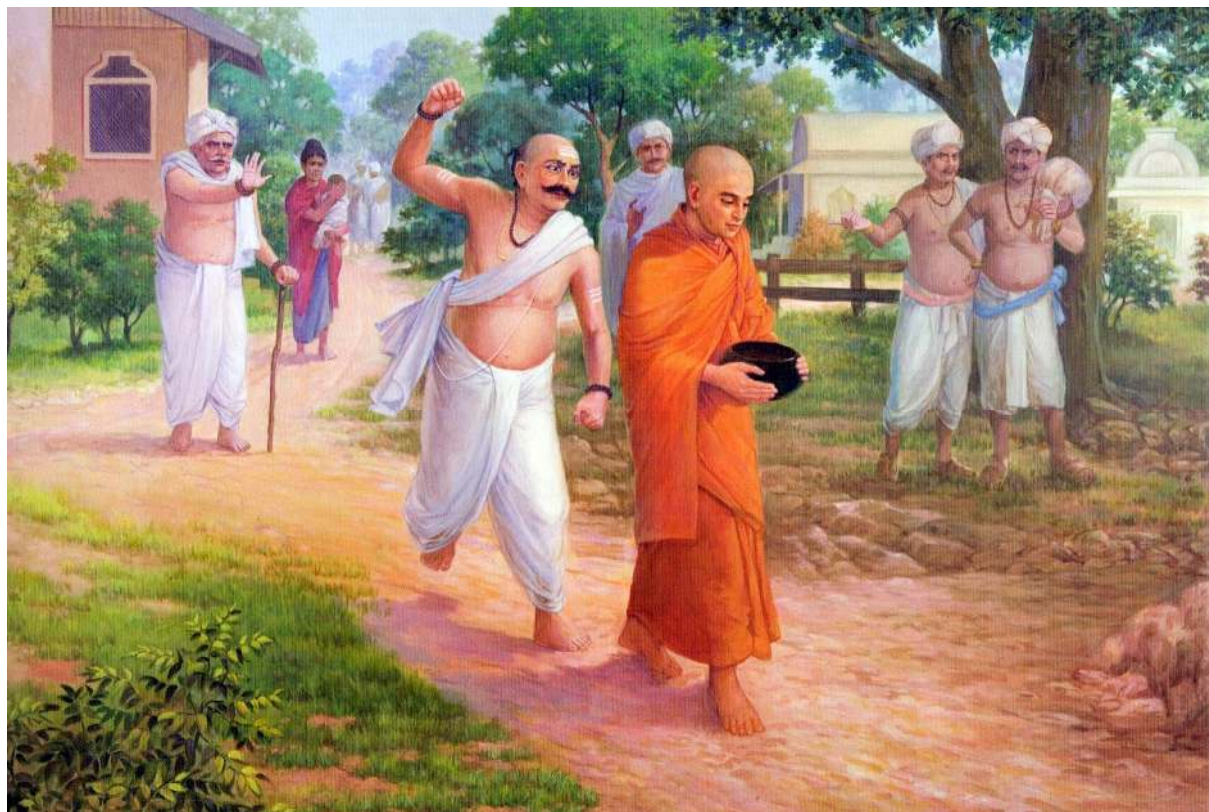
有人就說「那簡單，不要愛就好了！」問題是不要愛，你也很痛苦，因為你會覺得自己很不正常，感覺自己的生命是不完全的。當一個人覺得我好像內心對周圍什麼事都沒什麼溫度，沒什麼在乎，你會不會發現你的生命好像是不健全的？

愛與被愛都痛苦，不愛也痛苦，那該怎麼辦？最好的做法是：把這五項雜質去掉！因為，人本來就有感情，對這個世界本來就會正常的回應，當你去除這五個雜質以後，不管對方怎麼樣，基本上，你的生命是健全的，這第一個；第二個是你不再有讓生命覺得不幸福、痛苦的原因了。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愛你，你具備這種感情的素質，對人生來說，基本上就不缺了！

前面提到很多人說「我很怕愛錯人」，現在你應該明白了：不是怕愛錯人，是怕你的愛裡面有雜質，也怕含雜質的人愛你；沒有愛對人或愛錯人的問題，只有愛的內容雜質太多的問題。況且，請問什麼叫對的人？佛教講五陰是緣生法、非我，對的人在哪裡？

佛法不是教導我們逃避被愛，也不是教導我們不可以去愛，佛法是教導我們，什麼樣的愛會帶來痛苦，什麼樣的愛不會帶來痛苦，你要選擇、避開會帶來痛苦的那種愛的方式，發展不會帶來痛苦的愛的方式，那就叫做慈悲。

所以安全感不是從外面來的，安全感是來自於一種對生命的態度。環境只會給機會，環境並不是給了我們什麼；別人給我們一盒火柴，他不是給了我們一盒火柴，是給一個機會，看我們怎麼去用，這才是重點。



僧人受辱之困難、折磨、抉擇事件

僧團受辱通告

12-18-2017

幫助有問題及苦難的人，是僧人必要的慈悲與道路，當面對有問題及苦難的人，再怎麼困難也會努力幫忙。

人會對善意幫助自己的人有所期待，但是世間的事無法盡如人意，期待的失落往往引起誤解與怨恨。

世人習慣對付出、奉獻的佛教僧人抱持著期待，當期求不滿時，用誤會、怨恨、毀謗對待僧人，僧人真是無奈！

2012 年初，有位中年居士請求僧團幫助一位有困難的親族，這是一位已罹患「甲狀腺亢進症（Hyperthyroidism）」的女子，當時甲亢症患者的許多身體表徵，已經明顯浮現在這位女子的身上。

該中年居士請求僧團慈悲讓這位罹患「甲狀腺亢進症」的女子住在道場，既可以調理身心，又可以學佛。可是當時道場沒有讓在家信士住在寺內的作法，但又不忍拒絕幫忙，只好回應對方讓僧團考慮後再決定。



過約兩個月，因為有近十多位居家學眾準備近學修行，僧團為了這情況開會討論，會後決定納受有意近學的在家人可以住寺學佛。因為有了進一步助人修行的決定，此時僧團才通知前述家族，可以讓這位已罹患「甲狀腺亢進症」的女子前來，同眾多居士一起居寺學佛。

這位女子前來住寺學佛期間，僧眾與護法善信是誠心對待、照顧，盡心幫忙調養身心。前兩年是按日持續吃治療甲亢症藥物、調養身心，病況獲得改善，自說：「住寺期間是此生至今最幸福的一段歲月！」

2014 年約 7,8 月間，經西醫檢查，這位女子的甲亢指數已有改進。不久，該女子私自尋找一般的民間治療，對方提議：可以停藥，只要定期前去接受推拿、針灸調理，可以終生不再吃治甲亢症藥物。

2014 年 12 月，該女子在外國寺院的公開活動時，無預警的發生無法自控的情緒失常現象，不停的自言自語：「我不可以這樣！我怎麼會這樣？」

2015 年 5 月，僧團為了幫助該女子的妹妹有關留學美國事宜，該女子又無緣無故與前來幫忙的留美學生發生不快。隨後，近一個月的時間，該甲亢症女子的情緒失控及莫名猜疑現象是不斷的發生，同時對道場的尼僧、女性護法、留學生產生莫名的猜忌、對立，常常突然的傷心、生氣。

2015 年 6,7 月間，該甲亢症女子自行坦誠說出：早在 2014 年 8 月後，自己已接受某民俗治療師的方法——停服治療甲亢症藥物。隨後，她又開始接受正統西醫治療已失控的甲亢症

病情。但是，不願終生吃藥的心情，面對必須定時吃藥的現實，造成斷續不定的吃藥情況，使治療效果一直不明顯。

在家女眾的房間有兩間，大間一房要住 6~8 人，小間要住 2~3 人，五戒、九戒的女性行者各有數人。她一向與女眾不合，又無法單人住房，甲亢病況失控的生活情況，大家是過得很折磨，既要照顧、體諒病人，又必須不時的安慰及無條件的退讓、忍辱。

2016 年 4 月間，這位女子自述有時會發生想像、現實分不清的情況，突發性的情緒憂鬱，自殺的念頭。此外，這位女子又自述，自己用幾個月看了許多西方的英文醫學資料，發現在病況不改善的情況下，有可能十年後會精神分裂。問題是，真的會精神分裂嗎？

當時，該女子向僧團表明心跡：如果許多年後，人生真要走入黑暗，希望在走入黑暗以前，這一生可以在僧團出家，希望師父們答應她的出家要求。當時，僧團聽後感觸很深，既感念該女子希望在僧團出家的願望，也感嘆身心失控者不宜出家的現實。最後，僧團表達對她請求出家的作法：先要把身體照顧好，甲亢症控制穩定，身心較安定以後，再準備出家。

之後，每隔約一個月，該甲亢症女子都會向僧團表達想要出家的希望，而僧團也再次的表明：先要把身體照顧好，當甲亢症控制穩定，身心較安定以後，再準備出家。

2016 年 9 月起，該女子的甲亢病況，在醫生開立的最高藥劑量下，依舊無法獲得良好的控制。因為病況不樂觀，自覺在僧團出家無望，



**該女子開始抱怨：僧團不讓她出家是很殘忍！
僧團的師長不喜歡她、排斥她，一直在騙她。**

2016 年 9、10 月間，該女子的身心病況非常不佳，神經質、失眠、焦躁、鬱悶、過激、多言、好動、體重減輕、心跳加快、高血壓、心律不整……等，許多甲亢症失控的病狀都有。當藥物無法控制後，最後採用放射碘的治療，放射性手術後的病況稍有改善，但依舊要按時服藥調控。

2016 年 11 月初，該女子有多年的婦科腫瘤需要割除，向僧團抱怨沒有人願意幫她，大家對她很無情，實際是道場的僧俗二眾都準備照顧她。該女子開刀期間，其母親從外國前來臺灣準備照顧女兒，卻一到臺灣隨即摔跤造成髌骨破裂。道場另一位多年受她排斥、詆毀的年輕修行女性，自願衣不解帶、不眠不休的在醫院照顧其母女二人數日。不只如此，僧團及臺北的道場護法，是齊心的照顧及付出。

2016 年 11 月後，該甲亢症女子終日在道場調養身體，道場的僧俗二眾是事事配合其需要，悉心的照顧。

2017 年 4 月間，僧團年輕學眾成立青年學團，該甲亢症女子想參與青年團的事務。當時負責青年學團的尼僧提出異議，理由是該女子在手術後的身體情況不佳，又有甲亢症患者有的情緒不穩定、失控等問題，一直有隨意向學眾講述猜疑、想像、負面的人事，造成道場內部人事的無謂紛爭及事端。

拒絕該甲亢症女子參與青年學團事件，使該女子情緒近乎崩潰，認為道場的僧人是排斥、拒

絕她，浪費她想追求人生意義的時間與精力，內心生起極大的怨恨。

2017 年 4 月中旬，僧團數人出國主持禪修，有位親近僧團學法已經六年多的男性留美藥學博士，向僧團長老請求出家修行。僧團長老接受這位男性博士的請求，並安排在 5 月舉行出家儀典。這位留美的藥學博士，是 2015 年 5 月間，在美國受到這位罹患甲亢症女子排斥的留學生，該位留學生的出家，也是該女子情緒失控的導火線。該甲亢症女子對人揚言：師父很殘忍，不讓我出家，卻接受他出家。師父非常殘忍！

長期甲亢症失控的各種身心障礙，期待在僧團出家卻未得到僧團同意，不能參與青年學團的情緒崩潰，不滿於內心不認同的留學生可以出家，長期身心失控所累積的負面情緒，形成對僧團、出家者、學眾的怒火、仇恨。

2017 年 4 月底，僧團在國外舉行禪修，道場內只有數位僧人，該女子準備前往美國加州治療甲亢症前，收拾個人衣物離開道場。離開前，該甲亢症女子向道場留守的幾位出家者哭訴，自稱受到傷害，並嚴重詆毀師長，也牽扯準備出家的留美博士畢業生。

2017 年 5 月中，僧團長老正式剃度該位男性藥學博士。2017 年 6 月起，那位罹患甲亢症女子開始嚴重毀謗僧團師長，毀謗尼僧團全體尼僧，毀謗剛出家的男性僧人，並散佈自行想像、猜疑、串連、不實的詆毀事件。其中，包括寫英



文信件向國外僧團毀辱我們（這是 2017 年 12 月 15 日才得知）。

2017 年 7 月初，僧團出國參與雨安居，在國外零星聽到些許、不清楚的內容，僧團基於對該甲亢症女子的了解，知道是身心失控的言論，不予重視。當時曾聽聞的學眾，也不便向僧團求證。

2017 年 9 月初，僧團長老再剃度另一位理工科博士後的男性僧人。雨安居其間，僧團忙於教育十多位準出家的男女二眾修行者。2017 年 9~11 月，僧團忙於法務，無心其他瑣碎事務。

2017 年 12 月 14 日，有位年長的男性護法，親自向僧團求證該甲亢症女子散佈的毀僧言論。至此，僧團的僧眾才獲知這些毀僧的內容，實在難以相信。受僧團照顧多年的人，會是這樣……，真是……！在散播的毀僧言論裏，現今依然憤怒僧團不讓其出家。

該女子的甲亢症情緒，既要毀謗僧團，也要毀壞僧、尼二部僧團傳承，更要斷絕世人親近僧團學法的因緣。原先早已不適合僧團的行者、僧人，前些日子藉機離開僧團，離開後再用該女子的言論作為離開理由，既未曾眼見、求證，又處處發洩需求不滿的怨氣。真是感嘆！

經過僧團正式向全球法工徵詢後，許多的學眾才將該甲亢症女子散佈的毀僧文字、往來文字，盡傳給僧團作為證據。受到傷害的人，總是在最後才得知受到傷害。在臺灣受眾人關懷、照顧多年的人，卻躲在國外的家鄉毀謗照顧她多年的臺灣僧人，以及幫過她的大陸僧人。

經過全球法工共同開會後，有位法工說出內心的話：「該甲亢症女子私下對我表示，她知道如何讓僧團師長逐步的不喜歡某僧人，她懂得把自己的想法傳入別人的頭腦，誰叫某僧讓我不高興。」諸如此類，另有許多。這些內容經過法工們的集體求證後，確有此事。

僧團與道場護法們一直是用「弱女子」、「身心患者」來看這位甲亢症女子，也一直是用關懷、誠心、包容、退讓、忍辱、耐心、慈愛來對待她，維護該女子疾病隱私不使外人知。

如果一個人是善用「受難者」的角色，博取大家的同情心與善意；善用施予小惠的手法，獲得對方的好感與支持；又用聰明來處理事務，得到對方的肯定；運用傳訊偏差的手法，製造群體的疑慮及不信任；利用人與人之間的某些矛盾，逐步分化某些人；也會在不當行為曝光後，再用無辜弱者、生病者、懺悔者的角色，獲得大家的同情與原諒。真是不簡單！

雖然某個人有良善、光明的一面，但是當她對某些人感到不開心時，即會用以上的許多手法進行打擊、傷害。只能說，真是不簡單！在家人換個名字、身份證件，沒甚麼人會認得、記得此人做過甚麼事了。

設局毀僧沒成本，出家人是受害一輩子！

僧團習於坦誠信任學眾，不喜猜疑；雖然對學眾要求嚴格，但總是盡量包容的給予學法機會。然而，僧團長老總是揚人長、隱人短，僧團嚴格律徒使不適當的學眾易生怨



懟，僧團的坦誠讓自己易受傷害，僧團的慈悲、包容易使問題延續拉長。如此一來，許多學眾對外是得到尊重、利益，對內是不滿師長的教誡，而僧團的坦誠、慈悲卻使自己更易受折磨、受創。或許，我們需要檢討作法了。

在此，慎重向佛教全體表達僧團身為受害者的遺憾，因為毀辱受害身份是僧人，連帶讓佛教大眾受到形象的牽累！

我們已經收集該甲亢症女子對外散佈的言論、文字訊息，該甲亢症女子自知編造的毀謗，是沒有任何實據的個人說法，所以用不記名的散佈方式，遊走法律邊緣，目的是避開法律責任而自保。

僧人的責任是幫助、利益人，不是傷害人。從始至今，得到最多關懷、照顧的人是該甲亢症女子，真心付出卻深受折磨的卻是僧團。

我們都不想傷害該甲亢症女子，但這毀謗已經傷害了僧團、道場，傷害了更多的善意、無辜的信眾。不論怎麼做，受傷害最大的還是佛教。

許多人問：為何僧團會讓該甲亢症患者住道場那麼久？只能說，我們是奉獻生命的僧人，是習慣提供幫助的僧人，我們習慣同情有困難的人。或許，這正是僧團的問題及困難！

僧團受到毀辱了！我們可以做甚麼？我們決定怎麼做？

如果這份傷害的目的是毀辱這個僧團，最終是輾轉使佛教全體受到傷害，那麼——

僧團只能一輩子承擔起這份毀辱傷害。興教必有代價，總要有人犧牲！

在三寶的光明下，不論目前我們是如何的受到傷害，祝福這位患病的女子未來可以走出生命的困難。

在此，感謝前來求證甲亢症女子辱僧訊息的諸多有識人士。

僧團五位受詆毀辱謗的僧人，已集體向臺灣警政單位及相關單位提報，做受害者可做的作為。

基於法律及保護大家的原則，我們只向警政單位公開該相關的訊息。

P.S. 僧團的僧眾不願說任何信眾的私人隱私事件，這是僧人應有的神聖沉默。現在為了澄清僧團的清譽，不得不隱晦說出該甲亢症女子住道場時的情況，實在有愧！

P.S. 甲亢症是可以醫療的疾病，我們不拒絕甲亢症患者，我們關懷甲亢症患者的困難，更尊重該類病症患者的人格。本文涉及罹患甲亢症女子的一切陳述，並無輕視、污名該類病症患者的意圖。如果本文造成任何該類病症患者的不舒服，在此深深致歉！

註：該名辱僧的甲亢症女子，回家鄉後未久，已經有交往的男友，並已在 2019 年結婚。



Notice of Slander to saṅgha

Sambodhi Saṅgha

On December 18, 2017,

Sangha's duty is to be compassionate towards all beings in their sufferings with life's problem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se people, Sangha will put forth their best effort, no matter how challenging, to help alleviate the person's sufferings.

It is normal for one to have expectation towards one's benefactor who has been a relentless supporter of one's needs. However, when expectations are not fulfilled, one's disappointments can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and grievances.

Many people look towards the selfless Buddha Sangha with expectations. When one's unfulfilled wishes leading to discontentment, thereby maliciously slandering Sangha; the Sangha is speechlessly awed.

In 2012, a middle-aged lay person requested the Sangha to care for her female relative suffering from Hyperthyroidism. The Sangha was asked to accommodate the said female at the monastery so that she can learn about Buddhism under a tranquil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beneficial for her health. At that time, many symptoms of the illness already had manifested on her. As the monastery

does not traditionally provide abode for layman, the Sangha defer replying until further consideration.

2 months later, about 10 lay disciples proposed to learn about Buddha Dharma at the monastery.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s, the Sangha decided to accommodate lay persons to reside at the monastery. The middle-aged lay person was then informed to arrange for her female relative with Hyperthyroidism to come live at the monastery to learn Dharma with the other lay disciples.

During her stay at the monastery, the Sangha members and other lay persons sincerely cared for and supported he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in various ways. For the first 2 years, the said female's condition gradually improved with daily Hyperthyroidism medications as well as the support from many. She even admitted said that: "This period of living at the monastery was the most fortunate times in my life."

Around July/August 2014, her medical checkup indicated that her Hyperthyroidism index improved. **She proceeded to seek alternative medicines who recommended**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n place of anti-hyperthyroid medications.

In December 2014, at a public activity in an oversea temple, she broke down with uncontrollable emotional outburst, uttering constantly to herself: "I cannot be like this! Why am I like this?"

In May 2015, Sangha offered help to facilitate the said female's sister in pursuing her graduate studies in USA. There were numerous unexplained emotional confrontations with another oversea student who was helping the sister in this matter. During this period of almost a month, her uncontrollable hyperthyroidism condition manifested to emotional outbreaks of sadness, hysteria from jealousy, paranoia, directed towards the nuns, female dharma workers and the oversea students who visited the monastery.

In June, July 2015, **the said female revealed that she had ceased taking her hyperthyroidism medications since August 2014 per the advice of the folklore therapist.** As her hyperthyroidism symptoms became uncontrolled, she began to seek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again. **As she cannot accept the fact that her condition required regular western hyperthyroidism medications, possibly for life, she interrupted her daily dosage constantly.** Thus her hyperthyroidism condition became uncontrolled, resulting in frequent unpredictable eruption of emotional outburst.

There were two rooms for female, the

bigger one accommodated 6 to 8 persons, while the other 2 to 3 persons. The said female could not get along with others, **while no extra room for her to live alone. During these times, the Sangha , nuns , dharma workers and devotees took care of the said female out of compassion,** However, their group life were miserable as many a time, they had to comfort her with unconditional concession, enduring humiliation.

In April 2016, **the said female disclosed that she was confused and was not able to distinguish reality from imagination; causing her to be depressed and suicidal. She also said she had researched in western medical journals which stated that if her condition is not improved, it will lead to schizophrenia within 10 years. Her question was, would she become schizophrenic?**

With this thought, the said female revealed her worries to the Sangha. She wished to be accepted into nun-hood before her conditions worsen, before her life may turn into a darken state. Even though the Sangha was sympathetic to her request, the reality is that individual with unstable emotional condition is not suitable to become a Sangha or nun. **The Sangha responded to her request, encouraging her that her priority is to focus on he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control her Hyperthyroidism before considering any decision of nun-hood.**

After that, almost every month, the fe-



male would express her same wish to become a nun to the Sangha and the Sangha repeatedly advised her the same.

Since September 2016, **the said female hyperthyroidism condition remained uncontrolled despite highest dose of medications prescribed. She felt pessimistic about her health as well as her wish to be ordained as a nun. Therefore, she began to complain: “The Sangha rejection of her request to nun-hood was cruel and discriminatory, deceiving her all these times.”**

Betwee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6,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said female continues to worsen. She was nervous, depressed, aggravated, with insomnia, hyperactivity, mumbling constantly, weight loss, rapid heartrate, hypertension and arrhythmia G etc, all symptoms of uncontrolled hyperthyroidism. She finally resorted to radioactive iodine treatment which was able to improve her condition. However, constant regular medications were still a necessity to control her symptoms.

In beginning of November 2016, the said female had to undergo an operation for a tumor of gynecological origin. She complained to the Sangha that everyone was apathetic towards her and refused to help her. Reality was both Sangha and layman devotees at the monastery were all prepared to assist her. During her recovery period after the surgery, her mother came to Taiwan to take care of her. Unfortunately upon arrival, her mother had a bad fall resulting in hip fracture and

was hospitalized herself. A young female dharma practitioner, despite being vilified by the said female of Hyperthyroidism for many years, volunteered to care tirelessly for them at the hospital. In addition, all the Sangha and Dharma followers from the Taipei monastery supported and took care of both of them wholeheartedly.

Since November 2016,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stayed at the monastery to recover. Everyone, both Sangha and devotees in the monastery attended to her needs and took good care of her.

Around April 2017, Sangha established a Youth Study Group. The said female expressed her interest to join the group. However, her request was rejected by the nun in charge based on her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said female was not fully recovered. **Her unstable emotional state due to Hyperthyroidism constantly creates negative influence and unnecessary conflicts based on her fictitious imaginative accusations on other members.**

The rejec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Youth Study Group further aggravated the said female to a breakdown state. She felt that the Sangha had sidelined, alienated her and wasted her time and efforts in pursuing the meaning of life. She became extremely agitated with resentment.

In mid-April 2017, during a meditation retreat abroad, a young male disciple who had been learning from the sangha for over 6



years, requested to be ordained to Sangha-hood. The Maha Thero accepted his request and plan for a May 2017 ordination. This male disciple was the PhD in Pharmaceutical Science from USA, the same student who the said female had shown aversion to in May 2015 during her stay in USA. The acceptance for his ordination fused an emotional outbreak of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She was furious and said: “The master was cruel to her, accepting this male student request to ordination and rejected her request. Master was extremely cruel.”

Prolonged period of untreated hyperthyroidism manifested into many physical and mental deficits. Unfulfilled expectation to become a nun as well as not being accepted in the Youth Study Group added to her discontent. With the ordination of the PhD male disciple who she was always jealous of further aggravated this negativity and hatred towards the Sangha and disciples.

Towards end of April 2017, when most of the Sangha were overseas conducting meditation retreat, there were only few Sangha in the monastery. This said female decided to pack all her belongings to go to California for Hyperthyroidism treatment. Prior her departure, she tearfully complained to the remaining Sangha at the monastery that she was abused, seriously slandering the master and senior members of the Sangha as well as the PhD graduate who was preparing for ordina-

tion.

In May 2017, the Maha Thero officially ordained the young male student with PhD in Pharmaceutical Science. Beginning in June 2017,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began her serious slandering of Sangha and Nuns as well as the recently ordained young Sangha. She spread stories of defamatory events with her imaginative state of mind out of suspicion, paranoia and distrust. This included a letter written in English sent to Sangha overseas in order to slander our Sangha group. (This information was made known to us recently on December 15 2017.)

In early July 2017 during Vassa retreat, the Sangha began to hear fragmented stories of this rumor being spread by the said female. The Sangha did not feel the severity of the rumor,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was due to the uncontrolled emotions of her Hyperthyroidism which the Sangha was accustomed to.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retreat, the Dharma disciples hearing these rumors were unable to confirm the rumors with the Sangha.

In early September 2017, the Maha Thero ordained another young male disciple, also a PhD in engineering. Between September-November 2017, the Sangha continued to be busy in educating 10+ Dharma practitioners, preparing them for ordination. As the Sangha were occupied by numerous monastic affai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did not take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se rumors.

On December 14, 2017, an elderly male disciple approached the Sangha personally, trying to verify the slanderous remarks made by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Only until then, the Sangha learnt the details of the slander, spread by an individual whom they had cared for wholehearted for many years, which was truly unbelievable. **This said female, in her slander towards the Sangha, continued angrily blaming the Sangha for not accepting her to nun-hood.**

With her Hyperthyroidism affected emotions, this said female had intended to slander the Sangha as well as the lineage of the monk and nun Sangha, destroying the opportunity for other disciples to learn Dharma. Some monks and dharma practitioners, who possibly were unable to adapt to the monastery strict life, thereby used these slandering remarks as their excuse to leave the monastery.

In view of the matter, the Sangha made request to members of the Original Buddhist Society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llecting evidences of written records of slanderous correspondences from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The Sangha, being falsely accused and hurt by these remarks were the last to learn about these slanders.** The said female, who was cared for relentlessly by the Sangha and many in Taiwan, is hiding in her home country overseas, calumniating the Tai-

wanese and Chinese monks and nuns who had helped her previously.

In a global meeting with key volunte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ne of the members revealed: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confided in me that she was able to influence Sangha, steering them to dislike one another, claiming that she can instill these thoughts to others so that people whom she is displeased with will be alienated by all.” These comments and similar ones were confirmed with many dharma volunteers at the meeting.

The Sangha and the disciples have always look upon this said female of Hyperthyroidism as a “weak lady” and a “patient with illness”. The Sangha and the disciples have always treated her with care, sincerity, inclusiveness, concession, patience, kindness, and respected her privacy by not revealing her sickness.

Yet, one had manipulated her “victim” role to obtain others’ sympathy and kindness; also played a benefactor role by providing aid to some in order to gain a favorable impression and support. She smartly used her analytical skills to obtain affirmation; exploiting the communication bias of people thus creating doubts and distrust among people causing conflicts and separation within the group. When her inauspicious character was revealed, she again played a role of an innocent victim,



a patient and a penitent, so to obtain sympathy and forgiveness from others. This is not a simple deed indeed.

Although one may have a kind and bright side, yet when confronted with others who displeased her, she would use the above tactics to attack and defame others. Not a simple deed at all. For a layman, one can change ones' name and place of living easily after these incidents. After some time, no one will remember these incidents or what the lay person did in the past.

Calumniate against the Sangha is at zero cost to the slanderer. Yet the harmful effects to the Sangha are for life.

The Sangha is always trusting to Dharma practitioners without any doubts. Despite strict demands towards Dharma disciples in practicing; the Sangha was always tolerant, willing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all to learn Buddha Dharma. The Maha Thero had always exemplified ones good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shortcomings. Yet the strict rules and discipline in Sangha-hood may have caused resentment to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adapt. The forthrightness of the Sangha has made them vulnerable. Their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to people's mistakes prolonged unfavorable situation. In this way, despite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Dharma practitioners received respect and benefited on the outside, they may be discontented with their training and teaching

by seniors in the monastery. The sincerity and kindness of the Sangha have made them vulnerable to torment and misery. Perhaps, learning from this incident, the Sangha would need to review their current practices.

Herewith, we are sincerely expressing our deep regret to the Buddhist Community. These slanderous remarks are made towards Sangha thus had cause a negative impact to the image of Buddhist Community.

We have collected and compiled those words and text messages disseminated by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She is clearly aware that her words and statements were fictitious with no evidences. Therefore she disseminated the false statements and words anonymously, in order to avoid herself from legal responsibility.**

Sangha duty is to help and benefit rather than to harm people. From the start until now,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received care and kindness, yet in return, the Sangha was deeply tormented for their kind-hearted compassion.

None of us has any intention to hurt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However, her slanderous remarks has hurt the Sangha and harmed many innocent, kind hearted devotees. Ultimately, no matter what we do, Buddhism suffered the most from this blasphemy.



Many people ask: why did the Sangha allow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to live in monastery for many years? The only answer is that it is the Sangha's duty devoting their life to serve and help people. Sangha are always sympathetic to those having difficulties. Therefore, this will always be the difficult challenges for the Sangha !

The Sangha is blasphemed! What can we do? What can we decide to do?

If the purpose of this slandering was to insult and destroy the Sangha, it eventually has hurt Buddhism as a whole. If this is the case, the Sangha can only take on the brunt of the damage for a lifetime so to avoid it bring further impacts to Buddhism. This is a price to pay so that Buddhism can thrive. Someone has to sacrifice!

In the light of the Triple Gems, no matter how much we are hurt currently, we sincerely wish that the said female with illness to be relieved from her life's difficulties.

Herewith, we are thankful to those rational people who have come forward to verify those falsify statements and words disseminated by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Sangha who were vilified have reported the case to Taiwan police and related authorities. This is the only thing a victim can do.

Respecting legal logistics and protecting

the privacy of all parties, we only disclos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police and related authorities.

P.S. 1: The Sangha members do not disclose private information of any devotee in accordance to the noble silence that Sangha members abide by. Howeve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putation of the Sangha,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disclose certain details of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during her stay in the monastery in a non-explicit way. We are apologetic for that disclosure.

P.S. 2 : Hyperthyroidism is a treatable ailment. We do not reject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We care about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with knowledge of their difficulties, respecting their individual character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behavior. All statements made here related to the said female with Hyperthyroidism in this article have no intention to despise or smear patients with such disorders. If the explicit illustration in this article has caused any discomfort to patients with such disorder, we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apology.

Note: The woman with hyperthyroidism who humiliated the monks had already had a boyfriend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home, and she was married in 2019.



為僧為法說真話

馬來西亞 生諦尊者
12-20-2017

今年初有位靜住在道場調養身心、學佛及服務的女信眾，在自行離開道場以後，因為她的「自我期許」無法獲得滿足，所以精心計劃針對教會的信眾、佛教界各別組織，散播、製造、串連不切實際的謠言及毀謗。

這位學眾污衊了曾經教導、照顧、包容她，乃至信任她的師長及僧團。這令許多曾經用心關懷照顧過她，引導、幫助過她的人，極度的受傷與失望！如此的以怨報德，真令人感到莫名的哀傷及無奈。

我是生諦比丘，自 2012 年 6 月初，在吉隆坡道場依止僧團出家至今，已有五年半的時間。在同樣的時間，這位學眾也同時來到道場靜住、調養兼學佛。

生諦出家半年後，我成為長老的侍者，所以非常了解長老的生活作息。長老確實是用生命奉獻給社會、佛教，除了弘法、禪修、接眾，剩下的時間是片刻不停的寫書，忙著考證、還原 佛陀真實的教法。

長老教導弟子極認真、嚴謹，叮嚀、教導弟子們要嚴守戒律、精勤學法、行於正道，莫荒廢

父母給予的生命，讓此生發光、發熱，不要空過一生。在我的認知與經驗裡，長老雖是一位嚴師，但是更有仁慈的一面，極善於諒解弟子們的困難及心境，沒有見長老勉強過人。長老也曾說過，自己一生未勉強過任何人。在我的經驗與判斷，師長絕不會強迫弟子、學眾們做一些違反戒律，社會道德及社會法律的事宜。

該女子是由家屬介紹到教會學法，家屬希望她能夠透過佛法的熏陶，息除困擾已久的苦惱與身心的問題。僧團是慈悲用心的引導、幫助與關心，道場內行者及護法都了解她的身心狀況，給予她很大的包容。

道場的空間不大，在家男眾住的房間有兩間，大間大約可住 20 人，小間大約可住 8 人。在家女眾的住房也是兩間，大間要住 6~8 人，小間要住 2~3 人，靜住道場的女性行者有五戒、九戒各數人，她一向與女眾不合，又無法單人住房，但大家也是盡量遷就她。

大家在處理法務或群體互動上，即使有意見不合或文化差異等問題，僧俗二眾都是盡可能的幫助及體諒她。特別是尼僧姊妹們，也是積極的



照顧該女子。

在 2017 年的 7 月底，生諦在緬甸安居時，吉隆坡法友向生諦求證，述說其家屬某位親人告知法友，她的晚輩（該女子）向家人指控僧團。當時長老認為未親耳聽她說這事，不可盡信傳言！也知道她經常有情緒失控的不實言論，所以沒有多加理會。

安居結束後，生諦回到了吉隆坡。由於個人健康的緣故，暫時居住在吉隆坡道場，沒有回到台北內覺禪林。在 2017 年 12 月 12 日，吉隆坡法工接到她的造謠訊息，之後陸陸續續幾天，開始接到來自各地法友向僧團求證的電話，求證有關此女眾對僧團及教會法友的指控內容。經過一番查證後，證實她的一切指責全部毫無根據，純屬惡意的毀謗。因此生諦決定站出來，為此澄清。

由於生諦與她相處過，對她有一定的認識及了解。在臺灣，我們曾經一起到語言中心學習中文，也一起處理教會的法務。這段時間，生諦曾親眼目睹她與人互動時的情緒失控，也幫助安撫、勸導過這位女子。

為何這位女子會做出毀謗僧團的舉動呢？生諦的理解是，因為個人的「自我期許」得不到滿足，才會引起不滿、憤怒，最後用偽造、串連出脫節現實的話語及故事，來傷害過去曾經陪同她

成長的師長、僧團及法友。

在生諦的印象裡，這位女子受高等教育，也是一位聰慧、做事認真的人，認定方向就會全力以赴的人。出家是此人的願望，希望依止僧團出家修行。

可是，由於這位女子患有甲狀腺亢進症，以及其他健康問題的緣故，現階段不適合出家。師長們很用心的勸她，叮嚀她要先關心健康，先把身體調好，不要急著出家，再加上年紀還未老，多了解修行的生活是否合適自己以後，再做決定也不遲。

過去幾年來，這位女子也很認真治療甲亢症，但是在服藥的過程中，她沒有按時服藥，克制自己不吃不宜的食物，又自行停藥，所以身體的健康是時好時壞，沒有明顯的進步。

這位女子受甲亢症失控的影響，又因為「自我期許」得不到滿足而憤怒、抱怨、懊惱，這些心緒及行為是情有可原。但是她偽造沒有的事情，污衊、毀謗僧團，散播不實的謠言，嚴重傷害有恩於她的師長、僧團、法友，造成許多不明事情的人對僧團產生不必要的對立，障礙求法者的信心，也影響僧團及佛教的良好形象。

生諦謹表達我的立場：對於仰敬的師長及僧團，我是絕對的相信和維護！



遠離反社會人格者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長老在《解脫路上你和我》的課堂中，談到「反社會人格」的課題。

長老舉例說到：有些人明知防疫期間出國有很大的染疫風險，卻還是跑出去玩，染疫回來了，全民卻要負擔他所有的醫療費用；或者在居家隔離期間，竟然到處亂跑，根本不顧社會大眾的安全。讓人不禁一問：這些人怎麼會這樣呢？其實社會中真的有些人，他們是完全不在意帶給別人麻煩，不會有歉疚感，不會不安，也不會不好意思。這類的人很可能是具有反社會人格的

人，約佔總人口數的 4%。

長老提到形成反社會人格者有先天、後天兩種因素：先天因素主要是胎兒的腦部發育不良，特別是前額葉、顳葉與杏仁核的發育不良，多半跟母親懷胎時營養不良、酗酒、吸毒、化學品干擾等有關。後天因素主要就是童年時期，特別是 7 歲以前，原生家庭出現不正常狀況有關，如家暴、親人的敵視、父母有反社會人格、受到嚴重忽視，或父母有精神疾病、離婚、單親家庭等，導致小孩長期處於不信任與對抗環境的精神狀



態，壓力賀爾蒙過高而影響大腦的發育，也形成不正常的人格。

反社會人格者大腦前額葉及顳葉發育受損，進而障礙深度情感的形成，只對開心與憤怒等情緒較有反應，加上血清素低、杏仁核活性低，難以克制慾望及情緒，急於追求情欲的滿足及自我成就，極易衝動，形成無法尊重他人與社群規範的反社會人格。

長老指出反社會人格者的行為特徵，主要有：

- 1.過度的以自己為中心；
- 2.不遵守社會規範及倫理；
- 3.無法克制慾望及不滿的衝動；
- 4.做事魯莽少規劃；
- 5.沒有責任感；
- 6.好說謊及偽裝；
- 7.沒有罪惡感、歉疚感、羞恥感及同理心；
- 8.偏向攻擊型的人際應對方法，一定要贏，不可以輸，從心裏認為自己總是對。

他們的腦部發育不良，心態及行為不正常，擅長說謊及偽裝，掌控欲及佔有慾強，並且懂得找尋善良且願為他人犧牲付出的人，加以利用及操控，導致身邊的人受到傷害及痛苦。除此以外，反社會人格障礙者，沒有同理心，缺乏共情能力，沒有人際情感依附的義務感，為了自己的需要習於壓抑與控制周遭的人，對生命沒有深層情感，遊走犯罪邊緣等等。然而，反社會人格者對別人的傷心、難過、災難，是沒有什麼感覺，冷漠不在乎。

最後長老告訴大家，反社會人格者與教育學歷、財經地位、智能無關，他們經由教育也懂得適當的偽裝像一般正常人。

長老說：弘法 31 年間，因為接眾待人是過度的慈悲與方便，往往吸引這類人士的注意及興趣。過去曾接引許多具有人格障礙的信眾，雖然僧團令他們獲得人生的利益，但終究無法滿足，導致幾乎每隔五年，僧團就會發生受到這類信眾傷害的事件，使得僧團與教會的宣教工作及形象受到很大的障礙。

譬如：2006~2014 年間，中道僧團收了幾個具有負面人格的人出家。這段期間，僧團為了興隆佛教，確實收了幾位相識未久的僧人，包括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的都有，導致中道僧團的發展，從內部受到極大的障礙與不良影響。

2017 年，中道僧團下定決心，把若干具有人格障礙的僧人及信眾，徹底去除於中道僧團及原始佛教會之外。中道僧團不再把慈悲用在收受不適當的對象上，畢竟出家是需要健康、正面與光明的人格，如此才能如法如律的建立和合及團結的僧團，利益社會與佛教。

中道僧團現有 13 位人格正向且端良的僧人，除了隨佛長老以外，比丘僧團有度明、生諦、正啟、正律、覺應、菩德等六位，比丘尼僧團有道一、諦嚴、明證、覺儼、菩智、菩覺等六位。在學法和依律的建立僧團上，遠遠超過之前的十二年，中道僧團及原始佛教會終於可以健全與平穩的發展了。

人要懂得觀察周遭的人，要知道哪些人是反社會人格者，他們是釋迦佛陀所說的下等田、劣馬，難以調教，盡量與之保持距離，避免他們走進生活圈，以致受到不良的干擾，把正常生活變得不正常。



僧人、僧團的必要條件？

佛教問答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1. 出家的排除條件

依照僧律規定，六根不健全、具精神性疾病、雙性人、跨性別（同性或雙性戀者）、具嚴重傳染病，或負債未償清、犯罪未服刑畢，或曾經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壞僧團和合、出佛身血、破壞佛教、破根本四重戒、破僧人梵行，或是賊心入道（為貪求利養出家）、非人，凡是有以上的情况，皆是不可出家，排除在僧團之外。（參考《摩訶僧祇律》卷二十三；《十誦律》卷二十一；《毗尼母經》卷一）

2. 在家五戒弟子

信仰佛教、學習佛法的在家信士，是要皈依釋迦佛陀、四聖諦、聲聞解脫僧團、離欲解脫戒

等四法，先要「皈依四法」，再終生守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大妄語、不飲酒等五戒。當具足四法皈依，終生奉守五戒，這才算是正統的佛教在家弟子。

3. 九戒行者：準備出家者

佛教的在家弟子，可以在出家之前，先學習接近出家人的基本律規，也就是「守持九戒」。九戒是指：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大妄語、不飲酒，加上不塗香、化裝、戴花蔓，不歌舞、觀伎、戲樂，不坐臥高廣大座，不非時食。其中，九戒的不淫欲戒，不同於五戒的不邪淫戒。

守持以上九條戒，依然是在家弟子，不是真正出家人。何以故？



許多在家弟子誤以為「不行男女淫欲、守梵行，即等同出家」，這是極偏差的看法。試想：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是未結婚、無男女淫欲，其中有信異道，或無神論，這類人士有很多也是深具善根、善行。難道這些人都等同出家？絕對不是！

或有誤以為「不非時食（過午不食），即等同出家」，也是偏差的見解。試想：世上有多少人為了健康、經濟的原因，也是過午不食，或是日中一食。其中有信異道，或無神論，這類人士有很多也是深具善根、善行。難道這些人都等同出家？絕對不是！

自十三紀初，南傳佛教遭受元朝軍隊滅教以來，南傳佛教一直無有比丘尼的傳承存在。因此，自十九世紀起，南傳僧團為了回應女性出家的需求，由緬甸僧團率先採取「守九戒，剃髮、棄俗服」的變通方法，這是讓女性離俗家、居淨處、修行佛法。這是讓女性似同出家，但不接受女性出家為僧的特殊作法。

現今南傳佛教的「九戒女」，泰國稱「美姑（mae-ji）」，緬甸稱「綈拉信（thilā-shin）」，俗稱為八戒女。雖然她們是「剃髮」，但不是真正的「僧人」，所以不允許「持鉢、乞食」。目前，在南傳佛教的緬甸、泰國，「八戒女」可以持淨盆的乞取「金錢的贊助」，但不許如僧人一般的「托僧鉢、乞食」。

原始佛教中道僧團是承認比丘尼傳承，中道僧團包含了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女。因此，中道僧團教化下的「九戒行者」，是屬於「準備出家的近學者」，不僅男女皆有，既不侷限於「女性」，也不剃髮，淨住於道場學法，準備出家。

如是，大眾當知，「九戒行者」是在家人，

不是出家僧人！

4. 出家僧人：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

許多人誤以為只要「遠離夫妻關係、素食、剃髮、穿迦裟、受出家戒」，即算是出家人。若是有能力上臺講演、說開示，那就算是高僧了！這真是糊塗的看法！

如前所說，「剃髮、守持九戒」不是出家人。為何？出家的最低標準，是持十戒的沙彌、沙彌尼。這是在「守持九戒」以外，再多守持「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戒」。

《五分律》卷十七：「盡壽不殺生是沙彌戒，盡壽不盜是沙彌戒，盡壽不姪是沙彌戒，盡壽不妄語是沙彌戒，盡壽不飲酒是沙彌戒，盡壽不歌舞、作倡、伎樂、不往觀聽是沙彌戒，盡壽不著華、香塗身是沙彌戒，盡壽不坐臥高大床上是沙彌戒，盡壽不受畜金銀及錢是沙彌戒，盡壽不過時食是沙彌戒，是為沙彌十戒。」

簡要的說，在家、出家的根本差別，主要是針對「金錢」的態度及作法。不論是守持五戒、八戒、九戒，也不論是剃髮或不剃髮，只要是受取、積蓄、使用金錢，即是在家人；若是守持「九戒」以外，另再奉守「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戒」，即是出家人最初基礎的沙彌、沙彌尼了。

除了「十戒」以外，依據《銅鑊律》的規定，完全合格的僧人，比丘是要具足守持 227 條戒，比丘尼則要具足守持 311 條尼戒。各部派律本的規定如下：

- (1) 毘舍離僧團傳《摩訶僧祇律》的比丘戒有 218 戒，比丘尼戒有 277 戒。
- (2) 摩偷羅僧團傳《十誦律》的比丘戒有 257



戒，比丘尼戒有 355 戒。

(3) 化地部傳《五分律》的比丘戒有 251 戒，比丘尼戒有 380 戒。

(4) 法藏部《四分律》的比丘戒有 250 戒，比丘尼戒有 348 戒。

(5) 銅鑠部傳《巴利戒本》的比丘戒有 227 戒，比丘尼戒有 311 戒。

(6) 銅鑠部傳《善見律毗婆沙》的比丘戒有 225 戒，比丘尼戒有 311 戒。

(7) 說一切有部傳《西藏戒本》的比丘戒有 257 戒，比丘尼戒有 371 戒。

雖然，各部派僧律的內容是不盡相同，但實際的僧律內容是差異不大。

5. 依經、依律，奉行「僧眾一體，甘苦與共」的僧團原則

在經法、僧律的內涵中，「緣起」是佛教的認識論，依照「緣起」確立「度苦、解脫」的修證次第——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並建立起解脫的有效方法——八正道。

此外，佛教也是依據「緣起」的生活智慧，遠離「自我、自主」的偏差心態，開展出「僧眾一體，甘苦與共」的僧團原則。

出家人的最基礎條件，除了具足「十戒」以外，最重要的要素是「同甘共苦」的僧團意識了。例如：釋迦佛陀制定的僧律，規定僧人必須「不受持金錢」與「不別眾食」。

當做僧人之初始，僧人即必須遵守「自己不可受持金錢，也不可令人為自己收持金錢，或勸念受持金錢」。

《五分律》卷五：「（捨墮法三十）若比丘自捉金銀及錢，若使人捉，若發心受，尼薩耆波

逸提。」

此外，僧人在「無有金錢」的情況下，一切生活日用的取得，不僅要藉由「在家信士護持」的途徑以外，更要遵守「僧團共享，不可獨受」的準則，「不別眾食」即是代表性的律戒之一。

《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六念法……五者，當念不別眾食。……若比丘別眾食，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病時、衣時、行時、船上時、大眾會時、外道施食時。（波夜提之四十）」

《十誦律》卷十三：「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病時、作衣時、道行時、船行時、大眾集時、沙門請時。沙門者，名阿耆維尼揅子老弟子，略說除佛五眾，餘出家人皆名沙門。（波逸提之三十六）」

《五分律》卷二十二：「若於界內別請四人已上，名別眾食，若次請不犯。……若請僧應二眾食，比丘及沙彌。若請二部僧應五眾食，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

《五分戒本（亦名彌沙塞戒本）》：「若比丘別眾食，波夜提，除因緣。（波夜提之三十六）。」

《四分律》卷十四：「若比丘別眾食，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病時、作衣時、施衣時、道行時、乘船時、大眾集時、沙門施食時，此是時。（比丘戒波逸提之三十三）」

《四分律》卷二十四：「若比丘尼別眾食，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病時、作衣時、若施衣時、行道時、船上時、大會時、沙門施食時，此是時。（比丘尼戒波逸提之二十二）」

《銅鑠律》〈經分別〉卷五：「（波逸提三十二）若比丘別眾食，除因緣外，波逸提。因緣



者，〔指〕病時、施衣時、作衣時、行路時、乘船時、大眾會時、沙門施食時，即此所謂因緣也。」

僧律的目的，是要僧人養成「僧眾一體，甘苦與共」的群體意識，目的是要「確立團結、和合的僧人集團」。因此，佛教一直強調「破僧團和合」，是重大逆罪之一。

《摩訶僧祇律》卷七：「汝莫破和合僧，破和合僧者，是大惡事，是重罪，墮惡道入泥犁中，經劫受罪。」

《善見律毘婆沙》卷十二：「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此五重罪，此是五逆罪。」

自古以來，佛教一直有僧人抱持不當的觀念，誤認出家為僧是自己的事，修行也是自己個人的事，僧人修行的效果是由自己負責。

在這類的錯誤心態下，有不少的僧人，一直抱持著自己獨修的想法，或是在僧團學習一段時間以後，自行別立道場與僧團。這是悖離「和合僧」的僧團精神，不合「無我」的心境，反而是呼應「自我、自主」的個人主義，回歸在家人的俗心俗情。

6. 多起紛爭，分裂僧團的僧人

千百年來，佛教僧團是不停的分裂，除了「教法分歧，見解不同」的原因以外，其實最大、最普遍的因素，是僧人將「學習佛法」當作專業訓練，把「出家為僧」當做「發展自我利益」的途徑與手段。可悲！

簡要的說，每一位出家的僧人，無論出家的資歷與身份，都要有「僧眾一體，甘苦與共」的群體意識，必須要遠離「個體習慣與利益」的自由心態。這是釋迦佛陀對僧團弟子的重要教誡，

也是「確立僧團」的根本要素，更是僧律的核心精神。

釋迦佛陀在世時，一直強調「佛在僧數」，即是告誡僧俗弟子，縱使是釋迦佛陀本身，也是僧團的成員，依然必須奉行「僧眾一體，甘苦與共」的僧團原則。

《五分律》卷二十：「告諸離車：『世有五寶甚為難遇，一者諸佛世尊，二者善說佛所說法，三者聞法善解，四者如聞能行，五者不忘小恩。』……我修此園本欲為福，今奉世尊，願垂納受。佛言：『可以施僧，得大果報。……但以施僧，我在僧數。』」

然而，出自公元前半世紀的新教派——大乘，卻改造釋迦佛陀的教誨，編造出「佛不在僧數」的異說，這是否定「僧眾一體」的偏差見解。不值得信！

《大乘》《優婆塞戒經》卷五：「若有說言佛入僧數，是義不然。」

冷靜的深思：

僧人受取、積蓄、使用金錢，還像是出俗修行的僧人嗎？

僧人受取、積蓄、使用金錢，不正是促使僧人各擁錢財、爭奪利益、各自獨立、各行其是的重要原因嗎？

僧人各擁利益，各自獨立、各行其是的作為，不正是破壞「僧眾一體，甘苦與共」的和合僧團嗎？僧團不會因此而分裂嗎？這不是如同在家人般的追逐「自我、自主」的利益嗎？

因此，自中道僧團建立以來，即嚴格的實踐「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的僧律，更不許中道僧團的僧人有「別眾營私」的行為，堅持「僧眾一體，甘苦與共」的僧團原則。



我願意了解你

隨師筆記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我們不要忘記佛弟子角色！這句話是表示，當我們面對生命時，先不談我能否度他，我們的第一個角色是：我願意了解他。做為佛弟子，我們必須要有這種警覺。面對生命的時候，首要的角色是了解他，而且是站在對方的立場、情況，並在對方的因緣底下，去了解他。絕對不是站在道德與宗教的制高點，評價他、審判他。

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宗教的制高點上，對生命進行評價、審判，這應當不是佛弟子的主要角色。佛弟子該作的第一個角色，是聆聽、了解眾生的困難與苦。

了解眾生的困難與苦，是佛弟子的第一個角

色，這也是生命與生命之間，最首要與真誠的關係。生命與生命之間，首要要與真誠的關係，是「我願意了解你」。

很多護法帶著孩子來見師父，希望師父跟他們的孩子談談，讓孩子以後懂得孝順。然而，師父會提醒他們，重點不該放在「孝順」二字。師父告訴那些孩子：「你要不要孝順，能不能孝順，還不知道，那是你的將來，有時候，你是想孝順，但不一定有能力做到，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們做人家孩子的人必須要做到，就是一了解你的父母！」

了解另一個生命，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真誠



與善意的表現！我們問自己，我了解自己的父母？我對父母的了解，是否只如同應徵的履歷資料，年紀、住址、家庭成員；學歷、重要的經歷、專長，以及財產項目清單？是否，我們不曾真正的接觸到父母的內心深處，不了解父母為何會成為眼前這個人，我們對父母缺乏沒有真誠與善意呢？

我們並沒有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基本上那是過去傳統愚孝的觀念。你們喜不喜歡自己的父母，我們沒有意見，那是你的權利、你的抉擇。然而，不管你喜不喜歡、接不接受、認不認同你的父母的一切，此刻只問你一句話：「你了解他們嗎？」

我們學習佛法，或者說為了提升自己生命的品質，不強調你要讀多少經典，而是你要真的調整自己：我對我面對的人，不管我喜不喜歡他、認不認同他、是不是反對他、有沒有支持他，這些都不是問題，但必須自問：「我真的很中肯的了解他嗎？」

多數人是禁不起問的！譬如你問他：「他這樣做，你同意嗎？」「我不同意！」「那你對他了解嗎？」其實他是答不出來！這種情形類似於看新聞只看大標題，新聞底下的內容其實沒細看！就算看了，也沒有交叉去了解其他的各種訊息，注意訊息之間是否兜得攔？僅掃一眼大標題，就急著發表評論：「我怎麼樣……」從這模式所反映出的內容，無非是把自己的立場、想法、喜好及觀點，當作一種道德或信仰的制高點，對別人行使批判與評價。說穿了，這只不過是突顯出自己的無知與傲慢，視自己為宇宙的中心罷了！其實，只是人文素養很不足！

我們學習佛法千萬不要犯了這個毛病！當我們聽別人說的話，不管我們是接受、討厭或拒絕

他，那是我們的選擇，是自己的事，沒有人可以強迫我們改變什麼。但是一定要問自己：「我有沒有中肯的去了解對方？他為什麼會這樣？」

唯有我們真的站在對方的因緣，充份、完整的了解對方：為何這樣想、這樣做？我們才能平心的說：我不認同、我反對，或我支持。如此，我們選擇的對應態度，是有根據對方的真實情況作為基礎。因為，我們曾中肯的了解，而這才是一個具有人文素質的表現。

在社會上待人接物，如果我們有人文素質不好的毛病，年輕時不改，年紀愈大只會愈重。最後，自己都不知道別人為什麼與我們保持距離！





信任的基礎

隨師筆記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人與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尊重」與「同甘共苦」兩個基礎之上。

「尊重」是指認許及接納別人的不同，對於別人和自己的不同與差異，能夠不排斥、不打壓、不否定，容許差異的存在，以及差異的表現。如果不懂得尊重，人跟人之間將只有異同勝負一跟我相同的，可以為伍；跟我不同的，否定到底。這就是勝負，就是我存你亡、你存我亡。

如果對人缺乏尊重，基本上沒有人會願意跟你接觸，為甚麼呢？因為他和你在一起，他感覺到的是危險以及威脅感。尊重才能帶給人安全感，你懂得尊重別人，懂得接納別人的不同，別人跟我們在一起，他們不用擔心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不同就會遭到拒絕、排斥或貶低。所以尊重是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是同甘共苦，不僅齊心協力，並且同甘共苦。齊心協力以後，如果好處都由你一個人獨拿，請問這樣誰還會跟你一起工作？所以同甘共苦的意思是指，能夠共苦並且同甘，不僅同甘而且共苦，同甘共苦才是分享的精神，是建立在公正的勞務分配上。

尊重與同甘共苦才是雙方信任的基礎，而不是彼此的秘密交換。很多人是彼此都很知道彼此的秘密，但是卻缺少尊重與同甘共苦的基礎，於是逐漸成為彼此心目中最大的威脅，所謂防盜防賊，防火防閨蜜，就是這個意思。很多政治上長期合作的伙伴，到最後卻變成互相剿殺的對象，就是這個原因，你知道太多了，你的存在變成是他的威脅，他非得剿殺你不可！

因此，我們與人相處，找到懂得尊重我們的人很重要，那個人必須是懂得尊重我們，跟我們同甘共苦，有把我們當「人」對待，而不是把我們當「工具」，更不是與我們爭輸贏、對錯、高低、好壞。如果跟某人在一起就得排位階、排位子，處在那樣氛圍下，彼此之間就會有很多的謊言、偽裝、隱覆，為甚麼呢？因為沒有安全。

我們也要好好想想，我們帶給身邊的人的氛圍是甚麼？如果不知不覺的，我們帶給周圍的人的氣氛是，大家都得彼此靠著互相欺騙對方，自己對自己偽裝，得多一些謊言跟欺瞞，才可以相處，那一定有問題！這個問題可能來自我，來自他或來自我們彼此。





生活五事： 面對、觀察、了解、處理、度越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凡是緣生法一定不是單一面向，是多面的影響。無論你做哪一件事，一定有很多糾結，絕非單一。

人每天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面對、觀察、了解、處理、度越問題這五事。生活就是這五件事，所謂的生活智慧，就是如何在這五事上落實緣生的智慧。

我們常說要面對真相，但真相，每個人說的都不同，於是吵來吵去，堅持自己的真相——然而，人生沒有唯一的真相。面對真相沒有統一的答案，但彷彿求學期間考試考多了，大家習慣非要有個標準答案不可，非得判定誰對誰錯不可。

等好不容易就「面對的真相」取得共識之後，接著是如何了解這個真相，每個人的側重性都不同，這時大家又有得吵了。

再來是理解，有些人理解之後，就認為自己是對，他自己的對，別人的不能對；別人不能跟他不同，跟他不同就不對。

處理又是什麼情形呢？喝同樣一碗湯，丈夫要鹹一點，太太要淡一點，光是這點，也可以吵。處理問題，說穿了是處理每個人的問題，只是每個人以為問題只有一個——他自己的問題。他自己的問題需解決，別人的問題不能解決。解決他自己的問題，卻造成別人很多問題，有些太過自卑、自大、驕縱的人，為了解決他自己的問題，帶給旁人一大堆問題。

學習因緣法的人，應該是越學人生越廣闊。探討因緣，了解人生，是基本的生活，你有生活的智慧，一生都好過。你跟他人相處，可以更從容、更廣闊，別人跟你相處，覺得得到你的了解，受到肯定，很自在，很願意與你同在。

善學因緣法的人，如同水，水能盈器，倒進任何容器皆行，正如同面對不同的因緣，能有不同的回應方式。



除了以上五事的生活智慧之外，還有「三不要」大家要記得：

1. 有些人不重要，不需一直放在心上；
2. 有些事不用管，不必什麼事都要管到；
3. 有些問題不用解決，這樣你的生活不會太迫，對別人也不會太逼。

※本文由書記組整理自 2017 年 2 月 24 日，隨佛長老於北投對共讀會成員的開示內容。



女眾修行之不易

道一比丘尼

1998 年，我已隨師近學三年，向師父提出出家的請求，師父告訴我：「師父依律不剃女眾。」這件事雖然當時早已知道，並且自己也去請求印度籍及孟加拉籍兩位在臺的長老為自己剃度及受戒，但聽聞大師父如是說，內心仍然有種難以言喻的心緒！

出家的當天，即面臨了晚上住哪兒的現實問題！一對母女收留我借宿一夜，以及在講堂地板又過了一夜，兩天後，即開始原訂規劃到泰國及緬甸的參學之行。孟加拉籍的師父帶來的一套緬甸 Thilashin（持戒女）的衣服（他只帶了一套來臺），一套三件，我穿了幾個月。回到臺灣，向一位學院同學的道場提出掛單一夜，被以「妳到南傳出家是棄大向小」而拒絕了。冬天到了，有一天去聽師父講課，下課後，師父忽然對我說：「妳的衣服是不是該重做了？」接著沒多久，師父讓我回禪林住，而師父自己出去住在一位男居士提供的空屋。

在那幾個月的生活中，雖然食、衣、住等物資極為匱乏，但每天都在法的學習及身心的觀察中，內在平靜安穩且富足，更多的是身心浸潤在一種感恩的滿足中。可以學習遠離內心憂苦的 佛陀教法，生活中的這些不便實在沒有任何罣礙，但是對於原始佛法在臺灣的推展，以及身為女眾在這個大環境中要好好的修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此內心更加的感謝師父的教導、接納和支持。

2001 年，諦嚴法師出家後，有一天師父告訴我們，準備開始跟隨師父過著不定居一處的遊化生活。我們的內心無比的興奮，因為這不是一般比丘會帶領女眾去經歷的修行體驗，無論是遊化、頭陀行、塚間修的生活，我內心的想法是：無論多辛苦，這樣的機會不一定會常有，而且無論如何不可以讓師父覺得女眾是不行的。雖然這些修行的過程很辛苦，我內心卻是無比的快樂及踏實。這樣的生活只持續到 2005 年底，因為僧



團的教導階段調整而告一段落。

2007 年，大師父應邀開始到美東、美西各地弘法，接著馬來西亞、新加坡、大陸、澳洲，一處接著一處馬不停蹄，依然是不定居一處的遊化生活，然而體驗卻完全不相同了。相較於在台灣遊化生活，勞累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了解到雖同為華人，卻有各地不同的人文思想、文化、生活習慣，思考方式也大相逕庭。

在世界各地遊化弘法的接觸中，僧團也在受影響及改變著，原來僧團沒有接受在家人淨住於道場，為了讓有心想修行者可以更好的學習，從 2012 年起，禪林開始接受九戒淨住道場，並且是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僧、俗，真所謂的聯合國了。原本到各地禪修弘法後，回到禪林，是僧眾可靜修的時間，但當九戒淨住後，禪林就成了學院，師父回到禪林除了寫書外，還要教導淨住在道場的僧、俗二眾，倍加辛勞！

人多事情也多，尤其這三年來，僧團中的人事變化，讓人有「看破世事驚破膽，識透人情寒透心」的感慨。在家居士到道場表達想修行，將自己的期待寄放在僧團，基於人性的自我保護本能，一旦欲求得不到滿足，不滿的心緒即肆意橫

行，不僅挑撥離間，破壞僧眾的和諧，更對師長加諸不實的惡意毀謗；更有僧眾借此不實毀謗的竿子加上一腳，表面上看像是仗義直言，實是宣洩對師長嚴格教誡的不滿。這些事情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因為影響的不是只有僧團，同時也影響了更多在學習及準備接觸者的學法機緣。

在這些事件當中，一個很深刻的感觸是：要將一個地方建設起來很不容易，但要讓它毀掉，卻是輕而易舉；如同一個人要精勤修行，維持努力很不容易，但要放逸懈怠，卻是很輕鬆平常可以做到。再者，一個人如果沒有對所受用的地方（或道場）付出辛勞，就很難懂得用心去守護，對這個道場中的環境、乃至花草樹木，就會輕忽與隨便。所以，以前師父常說：「居士到道場的因緣都是來來去去，即使是出家人也可能是如此。」

女眾在學法的客觀條件上就理性不足，再加上欲求的心緒難以滿足，就是修行上更大的障礙，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這當中只能分享，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道路，必須想清楚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更不要浪費師長的生命，也不要耗費無謂的公共資源，請善守護自己的善緣，其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尋找滅苦的道路

度明師父訪談

法尚採訪、整理

度明師父的臉上經常帶著笑容，彷彿他內心的幸福滿溢了出來；當你向他合掌問訊，他的笑容更是加深，嘴角上揚露出整齊的牙齒，眼睛眯成月牙彎。他總是忙碌著，灑掃、修葺、搬運……，補丁處處的褪色作務僧服，背部、腋下常常汗濕成片，但又不見他有匆忙樣，還是笑笑的繼續忙著手邊上的事。

我們很榮幸有機會採訪了度明師父，得知他是在 2010 年的農曆春節出家，那一年他五十歲。為什麼選擇出家，說起來是一段很長的故事。師父的父親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目不識丁的母親既要照顧丈夫、照料六個孩子，還得賺錢養家，非常的辛苦。家庭因素讓小時候的他很自卑，怨嘆為何自己的父母跟別人不一樣，也因此造就他叛逆的性格，十五歲那年就決定不上學獨自到外地工作。那時候的他認為「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活著就該及時行樂才算不枉此生，

因此下工之後，總是和朋友到處吃喝玩樂，甚至還染上酒癮，這樣荒唐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二十八歲那年。

「無論如何作樂，我總是無法排遣痛苦」師父這樣說。「我不斷問自己，人生為什麼這麼苦？我不偷不搶、沒做傷害別人的事，為什麼我這麼痛苦？」師父說出了他當時的困境。盡情玩樂的生活並沒有帶來幸福，然而生命會自己找出路，二十八歲那年，師父到泰國短期出家四個月，為的就是找到一條走出痛苦的人生之路。

度明師父接著說：「尋找滅苦之道」是我當時的動機，短期出家結束之後，我了解到自己必須改變。當時首先要面對的挑戰是戒酒。酒癮戒治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需要克服種種的酒精戒斷症狀，然而，無論身體如何不適，即使吃什麼吐什麼、即使長期無法入眠、即使



被當作憂鬱症患者，我就是硬撐，咬緊牙關撐下去，經過大約兩年的時間，有一天我聞到酒味覺得酒好臭時，我就知道自己戒酒成功了。從二十八歲到五十歲的這段期間，都是在家自修，我明白要脫離痛苦就必須真正改變自己。當時接觸的是南傳佛法，因此默默的持守五戒，努力改變不良的習慣，從佛寺請書來看或者聽開示 CD，也常持守八戒，規律打坐，慢慢的也覺得自己持戒越來越清淨了。」

我們不禁好奇，這麼多年在家自修的師父，是如何接觸到原始佛教中道僧團的呢？度明師父這樣回答：「五十歲那一年，我到寺院持守八關齋戒，那次一持就持了半年。持守到第二個月的時候，遇到原始佛教會的法工告知隨佛長老將在馬來西亞弘法的訊息。法工除了邀請我參加之外，同時給了我一套《十二因緣的原說略講》CD。我聽了那套 CD 之後，禁不住淚流滿面，心裡清楚的知道：這正是自己必須努力的方向！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隨佛師父第二次到馬來西亞弘法，我一路跟著僧團到馬來西亞的四個道場，在最後一站的時候，我向隨佛長老提出近學的要求，長老很慈悲的應允我。並且在一個月之後，也就是 2010 年的農曆春節，長老為我剃度授沙彌戒，正式成為僧團的一員。」

聽到這裡，我們想起隨佛長老的開示：「弟子準備好了，師父就會出現。」說的不正是度明師父的寫照嗎？度明師父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準備好自己，而後遇到隨佛長老。

度明師父坦承：「剛出家時身心不健全，跟隨長老學法後，身心越來越平衡；剛出家時很想要見法，現在會更注重日常生活中的身心發現和改變，這比見法更重要，這才是真正的佛法。」

我們終於了解度明師父為何臉上總是帶著笑容了，因為他已經走在息苦無憂的生命道路上了。





生命中的光明

生諦比丘

自 2010 年至今，原始佛教會已發展 9 年，無論是僧團或教會都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的襲擊，終究在長老、僧團及諸多護法的團結一致下，使得困難與挑戰一一的度過。

從台灣、美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澳洲，隨佛長老及僧團所經歷過的事件，實在難以用文字來表達內心的感受及體會，只能說這九年來的心路歷程是「酸、甜、苦、辣」一應俱全。

在馬來西亞開教期間，由於大馬學佛的氛圍一向是籠罩在傳統的漢傳、藏傳、南傳中，同時又分為華文、英文兩大主流，因此大馬的佛弟子大都是圍繞著重於誦經、念佛及行善佈施等宗教儀式。僧團在大馬弘法時，他們誤認為大師父否定傳統佛教的教法，尤其大師父弘法的方式與一般法師不同，大師父依照經與律，堅定不移、毫

不修飾、喜怒分明的有話直說，這對一向習於委曲求全的大馬華人而言，勢必引發衝擊及碰撞。因此一些法師及居士無法接受原始佛教的教義，甚至用排擠、毀謗、攻擊等手段來傷害僧團，只有極為少數的居士對於 佛陀真實法義有心探究及理解。所以，僧團在大馬傳法實質上並不是很順利。雖然如此，大師父依然願意面對困難，而憐憫善良及純樸的馬來西亞法友，讓法友有學法的因緣，至今已有十年了，仍然困難重重，大師父也依然不離不棄，除了感謝及感恩以外，大馬的諸位學人應該更加的團結，不要辜負了大師父的一番用心。

大師父曾說過：「佛陀的教法是無比的崇高與珍貴，傳揚 佛陀教法的僧團，不僅需要如實的傳承、開顯佛陀的原說，更必須兢兢業業的守律



清淨，遠離名利的追逐，才不會障礙了佛法的光輝。僧人應當捨命的為法、為眾，盡力的為佛教增光，不要只是在佛教內沾光。」這番話說來容易，但是要真正做到不讓人們懷疑僧團的清淨、不障礙正法的流佈，卻是困難重重。所以在中道僧團才要如此嚴格的督促、要求自己的修行。如眾所周知，近學隨佛長老出家修行的中道僧團僧眾，必須嚴持南傳僧律，更為持守「不受取金錢戒」，甚至不用南傳習慣上代為處理僧人供養的「淨人」，做為代收金錢的經手人；此外，還得立意終生過著不定居一處、遊化十方的生活。

2012 年的六月初，在隨佛長老的度化及鼓勵下，我做了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選擇，嘗試在人生的後半段，犧牲自己，捨棄一切，離開自己所愛的家人，到中道僧團出家。我深信長老所說的：跟隨 佛陀的足跡，是為了佛法、眾生，絕不是為了虛名及供養！我想要過著有意義及尋求止息身心苦惱並獲得平安的生活。

目前生諦在中道僧團出家已六年多，「不受取金錢戒」與「終生過著不定居一處、遊化十方的生活」這兩項都是很不容易與辛勞的修行方式，但是隨佛長老以身作則，讓近學弟子們得以信賴而追隨。

大師父經常提醒僧眾們：「出家修行，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當時聽到這句話的時候，生諦難以體會大師父所說的含義，但是經歷過眾多的事件後，生諦開始有所領會。大師父在教導弟子的時候確實是很盡責、認真、嚴厲，是位嚴師，但是對待弟子們並不刻薄，很有耐心，願意給機會。大師父經常告訴僧眾們，他並不完美，也有優點和缺點，不要對師長有不切實際的期待與要求，不然會障礙自己與師長的互動及修學。

僧團有人出家，也會有因不適應而離開或還

俗之人，這是正常的事。離開僧眾並沒有違犯僧戒，也無和任何一位僧眾鬧不愉快而離開，出家人也都是凡夫起修，有自己無法度越的障礙及困難。師長很盡責的教導及照顧，僧團也按照僧律，如果一位僧眾，已依止師滿五年，此僧侶是可以向依止師請求離開自學。僧團也是一個組織，以世俗話來說，在中道僧團的僧眾，都是無產階級的群眾，彼此之間都沒有利益的衝突，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為法為教而在一起，但是眼前自己所必須度越的功課，還得自己去跨越及成長，沒有所謂的你需要我或我需要你，而是彼此互相需要比較實際及務實，因為僧眾永遠都是少數的一群人，所要面對的困難及挑戰也不會比在家居士少。

特別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教會的法務不斷的快速開展。舊的學眾離開，新的學眾進來，因緣不斷在轉現，真的無法讓你停下休息。事情一環接著一環，建立男眾比丘僧團及戒律的傳承，建立女眾比丘尼僧團及戒律的傳承，迎請佛陀真身舍利到華人世界……。即使在 2017 年，某位近學八戒女眾因自己的期許在僧團得不到滿足，而對隨佛長老、僧團僧眾及教會法工，做出不當毀謗、傷害及對教會的迫害。但是在同樣的時間，僧團及教會也仍然有新出家以及來近學的生力軍投入，正如大師父所說：佛門來來去去。

在中道僧團出家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更何況中道僧團目前是在華人世界，唯一以華文為主的僧團，我們還很草根，所要做的事務很多。在這兩年之間，隨佛長老及僧團和八戒行者，還有原始佛教的學眾與法友們，有合適及不合適的人來參與，這不就是人間嗎？隨佛長老及中道僧團沒有違背 佛陀的教導、偏離 佛陀的教法，我很慶幸及感恩能夠在人間的僧團出家修行。



近學中道僧團七年之感慨

中道僧團學習僧 正啟比丘

個人接觸佛教已有十六年。2011 年初到紐約時，即接觸隨佛禪師及原始佛法，直到現在成為佛教的僧侶，也已經跨入第七個年頭。

七年來，跟隨隨佛禪師、中道僧團學習原始佛法，聽聞到的法義都能活用於現實人生，能用來調整身心模式，端正人生態度與生活習慣，進而在日常生活當中逐漸遠離身心煩惱的束縛，非常的實際！這與我原本對佛教「超凡入聖」的想像，實是大相逕庭、大異其趣。

特別是，學法的這七年間，從與他人的相處

經驗裡，個人逐漸深入的體會到人生的複雜、煩惱的逼迫，還有佛法、僧寶的可貴與難得。

釋迦佛陀在眾生的內心，已然是聖人了。但是，聖人的標準何在？這個問題深刻的影響著：我們想從聖賢處學些什麼！

在個人的心中，最初對 佛陀的印象，是《金剛經》裏的一句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句話提出「放下、不執著」的聖賢影像；另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句，是《六祖壇經》：「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



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無動搖；何其自性，能生萬法。」這段文字勾勒出「明心見性」的聖賢形象。

最初，在自己的心中，佛陀是神聖，完美，具有全知、全能的力量，也是情感脆弱時的心靈寄託，更是努力修行趨向完美生命的保證。幸好！七年來，在隨佛禪師的教導下，透過佛教史獻、原始經典的深入研究，一位和我們同樣要面對眾多苦惱逼迫的釋迦佛陀，就此由歷史走入了個人生命。

史實的佛陀，感受到「老、病、死」是無可逃避的人生逼迫；史實的佛陀，是面對問題，從探究生命的逼迫當中，明見了「苦生、苦滅」的因緣法；史實的佛陀，縱然正覺、解脫，仍然要面對親族、國家被屠滅的事實；史實的佛陀，是面對雙賢聖弟子先於自己入滅，也面對堂弟兼弟子的提婆達多要暗殺自己、分裂僧團。史實的佛陀，如同你與我，必須走入人群，經歷生活的千般洗煉。

史實的佛陀，並不完美，也無法受我們依賴，但這是真實的佛陀。從佛陀的經歷中，我們看到：歷經現實人生各種名利的誘惑，種種難以承受的苦難，佛陀依舊是精勤不懈的解決問題、分享生命於世間。

從「完美神祇」的想像，轉變成為「走入充滿苦難的人間，並與你我一樣有血、有肉、有順逆、有聚散離合的人」，這樣的佛陀讓我深受啟迪及感動，不僅未讓我失去信心、退卻，反而讓我更踏實與勇敢的面對現實人生！

七年來，近學於隨佛禪師及中道僧團，看到禪師及僧團，亦如佛陀弘化時的歷程一樣，不斷的遭受誣蔑、排斥、誹謗與攻訐。這些誣蔑、排斥、誹謗與攻訐，有來自不解、敵對的不同立

場，也有來自受師長多年恩情的學友。

在個人的親身經驗中，有位曾經對個人非常關愛的法友，基於自身的台獨立場，而疏遠、詆毀「無涉於政治，卻甘冒危險、困難，傳法於中國大陸」的中道僧團。在中道僧團傳法於中國大陸之前，是盡力的把中道僧團捧上了天；中道僧團傳法於中國大陸之後，是盡力的把中道僧團詆毀得體無完膚。究其原因，僅僅只為了發洩對中國的不滿！

但是，中道僧團有甚麼錯？當年，釋迦佛陀不是曾交代過出家弟子：要向不認識的人說法！

我也看到曾引導過自己的法師，雖承受隨佛禪師及教會照顧多年的恩澤，當面對外界對師長進行不實攻訐時，卻為了發洩自身不滿於師長嚴格教導的情緒，藉機的支持攻訐。我更見到師長及個人幫助過的學人，只是為了個人的欲求、期待無法獲得中道僧團的認可，隨即轉為憤怒、怨恨的誣蔑與攻訐。

除了種種的誣蔑與攻訐，更令人寒心的是冷漠！

我看到有些平時殷勤求法的信眾，開口、閉口的兄弟姐妹，卻在僧團受到誣蔑與攻訐時，採取不關心、不詢問、不查明，宣稱「依法不依人，保持中立」的消失不見，保持距離的維護自己。我還看到有些學眾，跟隨某些曾近學中道僧團的法師、居士，努力的自立門戶，當問其原因時，卻答稱是因為受到這些法師、居士的幫助而不敢忘恩負義。令人感嘆的是，知恩圖報是好事，這些法師、居士卻不想自己受學原始佛法的恩義是來自何處？我也經驗到，當我出家以後，來自這些法師、法友的嫉妒與排斥。



上組圖：正啟法師出家留記

當然，這七年間，更多的經驗是面對善意與信任。

在美國，或在中國大陸，有些法友為了聽法兩個小時，不惜驅車十幾個小時；在遠方不能參加禪修的法友，認真下載網上的資料，整理、聽寫隨佛禪師的說法影音，文字稿多到幾十萬字；亦有很多少言勤行、默默付出的學人，在僧團受到誹謗時勇健的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還有善意、誠摯待你的眾多學佛人……

這是真實的人間，充滿恩情與悖逆的人間，是智慧與煩惱交錯的人間，是光明與黑暗並存的人間。在現實的人間，真心感謝有 佛陀的啟發，有師長的教導，有一群情義不失的法友來陪伴。

就個人來講，這幾年的佛教經驗，讓我更看清、懂得人的困難，明白修行的不易；也讓我了解到，即使是信佛了，有些人依然是功利自我，只想獲得而不想付出，盤算著收益極大化、付出極小化；有些人是在佛門內追求自己的榮耀與尊崇，不惜排斥、攻訐他人；有些人是藉佛法來建立自己，傷害許多充滿善意的修行人。

對於那些曾經有過一段善緣的人，我依然願意誠心的給予祝福；對於師長、僧團與同甘共苦的學友，我真心的敬仰與信賴，相信我們必會獲得智慧、平安與吉祥。

感謝 佛陀！感謝有情有義的師長與僧團！
感謝護法的學友！

世間總有真情在，只問善緣莫問誰！



出家一年記

中道僧團學習僧 正律比丘

緣於一次偶然的搜索“識緣名色，名色緣識”，我接觸到原始佛法，自此一發而不可收，如發現寶藏般的學習網路所及的原始佛法的說法、視頻和書籍，內心歷程也同很多法友一樣，從最初的驚喜（解決了過往很多的疑惑）、中間的糾結（學習多年大乘的情感抗拒）、到後來的坦然（理性接受佛法流變真相），並重新回歸對佛法的堅信（情感再次傾注於原始佛法）。

無法想像，這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可以撥開兩千多年的迷霧，重新還原 佛陀的教法，猶如在歷史的遺跡上復原本來的建築一樣，不可思議。他不僅要對經法有深入的探索研究，也要對禪法有深刻的修行體驗，還要對佛法流變史有清晰的認知脈絡，最重要的是要敢於冒佛教界之大不韙，不顧個人毀譽榮辱，撥亂反正，清源正

本，並無私的將真正的佛法弘傳開來。

幾個月後，經善知識的接引，我第一次來到神往已久的內覺禪林，見到了這個人——現在的師父隨佛禪師。記得當時師父問我：「你為什麼大老遠從北京來到這兒呢？」我回答說：「這裡非常像 佛陀住世時的樣子。」師父肯定道：「你說的沒錯。」沒有謙虛客套，直下承當，這是第一次和師父面對面接觸，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人生真的很奇妙，這是我學佛以來第一次去寺院問法，也正是這次突破，讓我遇到畢生追隨的明師，這是何等的幸運啊！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很快地，我決心向前更進一步，跟隨 佛陀的腳步，用生命去實踐佛法，出家則成為了唯一的選擇。儘管以前也一直有出家的想法，但總下不定決心，過些時間



又淡化了：然而這次卻沒有絲毫猶豫，而且時間過得愈久信念愈堅。至誠感恩師父慈湑收留，諸善因緣具足，在而立之後，我終於回到 釋迦佛陀的僧團，這個傳承兩千多年綿延不斷，卻日趨衰落的家族。在我出家的前一天，師父囑咐道：「在中道僧團出家，就要承擔起復興 佛陀正法律的責任。」弟子將終生銘記於心。

出家一年多來，跟隨僧團近學，得以和師長朝夕相處，學習如春風化雨一般，成長於潛移默化之中，經歷了很多可貴的事，也結識了很多良善的人，出家的生活原來如此豐富多彩。禪林裡除了定課，日常修行就是每天的生活，在起心動念、言談舉止、待人接物間表現；在細微處觀察和學習師長們的行儀，每每會發現生命的感動，令人動容。記得一次陪同師父到外地弘法，早晨去禮請師父，見師父房間燈還亮著，敲門後，屋裡傳出疲憊的聲音：「我還在寫書，讓我先休息一會兒。」原來師父一宿沒休息，而當天上午還要說法。一小時後，師父從房間出來，看到我袈

裟穿得不整，就把自己穿好的袈裟解開，佯裝整理，如是再三，我站在一旁默默看著，無言而又溫馨的教導，讓我記憶深刻。後來，慢慢才發現，無論是在汽車上還是飛機上，師父都在爭分奪秒的寫書，而當有人勸師父休息時，師父總會說：「未來很多眾生沒辦法親近師父，現在多寫些書，讓他們有機會學到正法。」多麼的慈悲和精進！師父正是在以身示範「常精進，勿放逸」，即使年齡漸長，也一直以堅強的意志力支撐著。

出家後，遇到的都是人的問題，而人的問題是隨時隨地的。大師父常講「學佛法，對人要有溫度，要有興趣」，這是在家時所體會不來的。記得我還在家時，一次陪師父出行，接載我們的是一位開計程車的中年婦女，師父看她有些年紀了，車又很老舊，上車後就主動關心她的家庭情況和生活問題，而我和同車的其他幾人則一路上在討論當地土質酸鹼性問題，沒去在意旁邊人的身心感受。後來聽說師父嚴厲的教誡了其他幾



人，儘管我不在現場，但此事還是給我很大衝擊，甚至背脊發涼。蓋佛法是利益世人的，為什麼會對周邊的人漠不關心呢？可能是過去工作生活的侷限，在相對穩定而單調的環境中，我的人際交往能力逐漸弱化，已不習慣接觸陌生人。出家一年來，接觸的人或許比過去五年都還要多。當然，一開始是很不適應的，但出家就不能再做自己，必須建立新經驗，開始去嘗試和不同的人互動，傾聽他們的故事，感受他們的生活。成長總是緩慢的，但在師父身邊近學，可以時時被薰陶感染，如入芝蘭之室，相信久而久之，身上亦能沾滿些許馨香。現在獨自去外地處理法務，自覺已有些進步了。

出家一年多來，師父帶領大家去了很多地方，所到之處都是行程滿滿，法務結束就迅疾離開。師父說他去世界各地弘法，從不去看當地風景，只去看那裡的人，因為人會記住你，而風景不會。師父也常教導僧眾不要有地域觀念，出家人在什麼地方就是那個地方的人，就要現前關懷

當地的眾生。每到一處說法，師父都會學用一些當地的常用語和口音，如是能拉近與聽法者心理的距離，也能讓說法更加活潑生動。記得出家後第一次上台說法前，師父特地教導我們如何用台語向臺灣法友問候，師父說：「雖然只是簡單的幾句『大家好』、『晚安』、『謝謝大家』……等，發音也不一定標準，但聽者可以從你的問候聲中聽出你是否在乎他們，想去瞭解他們。」

在師父身邊，看師父做事，和常人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人往往是評估有很大的把握才會去做，但師父則認定應該做的就會去做。師父常講：「人生是個過程，而沒有結果。但常人總想達到預期的目的，老是在思前想後，最後只能做些小事。」今年四月，原始佛教會迎佛舍利，師父曾說：「你問我有沒有信心做好這件事？實則沒有經驗過的事情，誰都不會有信心。但是應該做的事，就要下定決心去做，決心比信心更重要！」這是原始佛教會舉辦的最大型活動，動員了所有的力量，很多法工為之付出數月的艱辛。



然而最辛勞的當屬師父，處理來自各方繁雜的法務之餘，還要平撫一些法友的抱怨和焦慮情緒，這需要怎樣智慧和心力呢？

跟師父學法，不僅是學習到寶貴的佛法，還可以感受到師父對佛教、社會和國家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師父常憂心佛教的發展，不僅是對華人佛教，對錫蘭、緬甸、泰國等南傳佛教也非常關心。師父常講：「現今的佛教再不改變，百年之後就要消亡了，原始佛教是為佛教開闢了一條出路。」放眼華人佛教現狀，學佛的大都以中老年人為主，受現代科學教育的年輕人，已很難接受傳統的佛教思想，等老一代離世，佛教恐怕就後繼乏人了。原始佛法的顯現，正與科學實證精神相符合；而人間佛教的開展，則與當代社會發展相契合。二者結合將成為扭轉佛教頹勢的正途！師父經常在午齋後開示，每每談及國際局勢，分析國內外政治和經濟現況，教導我們出家人不涉入政治，但不可不關心人民生活 and 國家的未來。佛法是積極利世的，只有真正的佛法，才能教育出智慧的人民，進而構建出和諧的社會和富強的國家，這是出家人的工作和責任。

出家，離開原來的家庭，走進 佛陀的僧團，修行人不以親情相連，而以道情相伴。一年多來，承蒙師長們、同修、九戒行者，還有廣大法友們的照顧和關心，內心充滿了深深的感恩，修行路上有你們真好！

除大師父外，道一師父也對我影響至深，從她身上我見識到一位學法、事師、奉教者的典範，“弟子事師，敬同于父，習其道也，學其言語”。記得第一次見到道一師父，是我第一次去禪林，到時已近深夜，道一師父還在長桌前處理法務，見到我便問是否吃過晚飯，說著就要為我煮麵。相見即熟，親切和藹是道一師父給我的第一印象，與她互動非常輕鬆，很快我就適應了禪

林的環境。在禪林裡，道一師父總是法務繁重，早晚忙碌不停，卻還是會主動關心身邊每個人的需要。道一師父的觀察力非常敏銳，好像凡事都逃不出她的眼睛，每每在生活中看似不經意的小事上，引導學人去發現自身的大問題，頗具禪師風範。道一師父跟隨大師父最久，修行也最為精進，記得師父曾說“從早上睜開眼睛，出門見到每個人問早，到晚上跟大家說晚安，進門躺下休息，時刻都在努力的能保持正念”，她樸實無華的外表，顯得很平凡，但卻極為真實。大師父曾說“對師長最高的讚賞就是模仿”，而道一師父從思維反應到言談舉止，都在努力學習大師父，這實在是給後來學人最好的身教。每次向大師父彙報工作，道一師父都是跪在大師父旁邊，目光裡充滿崇敬，儘管跟隨大師父已二十多年了，那份謙卑心依然絲毫未減。道一師父平時主要教導女眾，但對我也教導很多，每次都讓我受益良深。第一次說法就是在師父的鼓勵下完成的，若沒有師父的再三勸導，恐怕至今我也跨不過那道坎兒。這次難忘的經歷讓我學會了，面對沒經驗沒把握的事，即使情感上再抗拒，也要咬著牙做了再說。此後，師父交待做事，我都不會推諉，沒做好不可怕，就怕自己都沒有去試，連失敗的經驗都沒有。

當然，從每位師父的身上都學到很多，如諦嚴師父的認真細緻、默默奉獻，明證師父的力疾從事、為教忘身，度明師父的做事細膩、任勞任怨，生諦師父的熱忱待人、無私忘我，正啟師父的聰慧機敏、精勤付出，都是個人修行路上的榜樣；還有覺應法師、覺勤法師等，以及來自各地的九戒行者們，有了這些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在身邊，修行就有了良好的環境保證。師長常說我們來的時間很好，非常幸運，僧團和諧無諍，我也很慶幸可以和這麼多優秀的修行者一同修行成長，無論未來如何，此生值此殊勝因緣，



夫復何求？

出家後的很多時間是在臺灣度過的，這一年多來，承受臺灣法友的熱情照顧，深受臺灣米水的滋養，對於臺灣這片土地和人民，我是深深感恩的！如果說我出家以來最大的變化，那就是笑容變得多了。在臺灣的日子，每天都過得很踏實，也很開心，以前僵化的身心漸漸的融解了，融化在師長的悉心教導裡，也融化在法友們的溫暖鼓勵裡。在此，向那些走進我生命裡的法友們，表達我誠摯的謝意，感謝你們給予養分和水分，讓我的生命之樹重新成長。未來的日子裡，讓我們一起攜手，彼此幫扶增上，相互分享生命經驗，共同砥礪前行！

最後，反思自己的這一年，身心在逐漸融化，行為模式也在調整，成長和改變了很多，然而發現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以前在家，學佛更多是興趣愛好，滿足求知欲，只是研究佛學，而不

是用佛法改變自己，自利利人，甚至不覺得生命中有什麼嚴重的煩惱和痛苦，現在看來那時完全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經過一年多的學習，開始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發現原來頭腦裡有那麼多的妄念和無益思維，過去都是以道德壓制沒表現出來而已，現在則會試著發現煩惱生起的因緣，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和壓制。儘管是屢屢失敗，但至少已經走在修行的路上，慢慢變得“知道自己不知道”。修行的路是漫長的，修行也不必然是一生成就，但既然踏上這條釋迦佛陀留下的古道，那就會堅定走下去，或許終點不是在遠方，而是在此時此處此因緣，精進正行的腳下！

回首出家以來的生活，我很幸福，也很知足！感恩佛法僧三寶的恩澤，感恩大師父的教導，感恩中道僧團師長們的提攜，感恩各地法友們的護持。祝福大家吉祥平安！





成長與學習

中道僧團學習僧 覺應比丘

2018 年，這一年有機會參與了許多重大的事情，戒場的建立，傳戒，受戒，迎請 佛陀舍利，緬甸雨季的賑災，雨安居等活動。

在 2018 年的大年初一，在師長的鼓勵幫助下，我決定出家修行，開啟生命的另一道風景。春節前夕，大家聚在一起，共同佈置道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除夕的晚上，大家一起在禪林度過了一次難忘的除夕。春節一大早，法群開車載我們到山下，正節幫我們記錄這次可貴的經驗，我和伯仲一起從山腳下開始朝山。選擇朝山的方式來準備出家，原因有兩個：第一、提醒自己佛法可貴，可以學習佛法是不容易的，不是自己的福報，是自己碰到一群願意為佛法付出的人。第二、自己從沒朝過山，很嚮往這樣的經驗。

在朝山時，自己也發現，當你清楚的確立自己的方向後，在朝山的過程中，雖有各種心緒、

各種想法，甚至有放棄的念頭，生理上好辛苦，但就是靠這樣一步步的拜、一步步的走，最終仍朝山到了內覺禪林，這給自己的身心一個很好的經驗與啟發一方向確立，雖路途艱難，但只要奮勵不懈，是有機會可以做得到的；也明白任何事情肯定都要付出代價，靠想是不能解決問題，需要一步步做，過程中遇到困難也不是問題，唯有當下認真於每一步，從一步步開始，才能達成可貴的事情。

7 月時，大師父帶領大家去緬甸跟當地寺院交流。在去的那幾天恰逢緬甸洪災，大師父聽到附近村民的災情，在寺院住持的幫助下，帶領大家去實地救災，提供村民必要的幫助。在這個過程中，內心的感觸是：緬甸人民看起來很淳樸善良，但面對困難的處境時，卻顯得消極、被動、無奈。我深刻的體悟到：若不懂得開展人生，會



讓人生陷入困局。

11月，應泰國乃榮寺長老的邀請，大師父帶領我們參加了卡提那節慶典，並和泰國的長老談合作的事情。在和一位出家40年的泰國長老互動時，那位長老帶我們去了幾個不同的地方，最後去到他的寺院參觀，很簡陋的地方，泰國長老談很多寺廟的規劃，很多很美好的想法。在回去的車上，大師父問我們有何感受？我談到那位長老很令人感動，為佛教付出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大師父開示一段關於這位長老的困局：「長老是一位感情豐富、願意為佛教付出的人，在他幫助人的過程中，內心是歡喜的，也願意去做這樣的事；可是在面對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時，因為無法幫助到所有人，所以內心不免挫敗。你若希望幫助所有人，會開始寄望一個美好的構想來解決問題，可那份美好在現實中無法實現，你又希

望能實現，於是你只好不停的寄望更美好的構想。這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雖然懷抱著很多美好的想法，但人生是有限的，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最終只能抱憾而難以有所作為。因此，我們只要盡力做現在可以做的事情，做現在能做到的事情。只要盡了力，就不會有遺憾。」

在接受別人的幫助時，要懂得感恩，不能習慣性接受，不能沒有回饋，要懂得怎樣開創良好的因緣。不懂得回應，你會經驗到一種經驗：就是過往彼此的美好，變成在現實中美好的期待。這樣雙方內心都是受傷的。一開始的不懂回應變成雙方的挫敗。

在僧團裡學習、成長，感恩師長及戒長的教導，以及同修護法居士們的幫助。感謝我們的生命彼此在一起。





跟隨僧團近學的體會跟觸動

九戒行者 開曦

在個人立定走修行之路的階段，得遇正法，有生之年竟還能跟隨中道僧團近學，實在是可遇不可求。想起大師父常對我們說：「不是你們福報大，是你們遇到好人了。」近學以後，無論是跟隨僧團不定居一處、四處遊化的弘法足跡，還是內在的心路歷程，都遠遠比之前的生活更豐富！

在僧團近學，是進一步認識生命是什麼的過程。關於理想，關於生命，關於人我關係，我已聽過太多的教導，但 佛陀教導的正命而行，我卻是第一次從師長們身上看到。

近一年，參與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大典、緬甸賑災關懷、結夏安居學法，有機會在僧團指引下，跟教會法友一起承擔法務。法工人員不足，所承擔的自然更多，因此他們的真誠無私、堅定

護法，有太多太多讓我感動的經驗。跟他們的互動中，聽到不同形態的生命苦惱，也聽到如何走出生命困境的故事，對正法的期盼跟渴求讓我們相聚一起，可每隔一段時間再見，又能看到他們生命的改變。看到正法走入人心，讓人自助利他，與有榮焉。

師父曾對來身邊近學的人提出三大保證：保證窮，保證忙，保證幫你打開通往另外一個世界的大門。對我來說，不怕窮，怕不忙，可另外還會有什麼世界呢？這是尚未體驗的經驗。

第一次親近清淨的正法僧團，跟法友們一起聽聞 佛陀原說教法，這在其他地方學不到。師長們為了法務的推展，不時需要去各地弘法，我們隨行增廣見聞，才真切體會到師父們為正法的顯揚跟傳播付出了什麼！夙夜匪懈，勤懇務實，



注重恩情道義這些跟個人性情和生命學養相關的的身教，觸發我對生命意義和價值有不同面向跟程度的反思，一次次新的記憶融刻入我自己的生命。我看到師長們無論是接引法友還是教導近學者，都很認真的傾聽對方生命的問題，慈心關懷大家的苦惱，並開示佛法讓眼前人感受到正法的光明。跟師長們常常教導我們的一樣，對人有興趣，對生命有溫度。

近學者之間的相處，互動跟默契的培養，推展法務的合作，個性習慣的適應和尊重，都不是簡單容易的事，也讓我從中學到很多很多。我們經歷了從陌生不瞭解，經歷誤解和摩擦，經歷了發現各自的特質，困難，經歷互尊互助的感動，各自的真誠付出和成長的不易……在同甘共苦，一起學習的平常事中，直面個人身心的功課，也收穫可貴的道情。師長們非常的包容，也給了非常多的引導，不斷幫我們從是非對錯、個人得失看世間的情欲恩怨，轉變為從因緣的角度去看到事實的真相，另外一個精彩世界的大門已在眼前，我們展現

什麼樣的影響？端看我們如何作為！

我們確實在修行生活中遇到怨憎會、求不得跟愛別離的內在苦惱，也有很多的挫敗讓我們對過往人生所形塑的人格模式和心理特質有了更多的醒悟。自我面對跟改進，落實成長為一個端良正常、適應團體生活、能夠自利利他的修行者，凡此種種，費盡師長多少心血？同行者默默承擔了什麼？在這其中，我們做了什麼？對於我們認定的生命道路，究竟以什麼心態和面貌對待？

整整一年，身心不斷重塑跟改變，慢慢沉澱下來，還有很多需要改進，但確信這條道路的可貴。我想向尊敬的僧團表達感謝，感謝僧團的庇佑，感謝大師父教導的正法改變了我原來的生活方式，開啟我生命歷程的新篇章；感謝道一師父一路的陪伴、關懷跟教導；感謝僧團法師們激勵我如何更妥善的隨佛法而行；也感謝護法大德們的付出與協助。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有幸走上這條真正的滅苦之路，齊心護持可敬的僧團宣說的佛陀原說教法，讓自己的人生增上，也為社會人間的光明隨力盡力。





近學於中道僧團一年半的心得

九戒行者 傳延

2017年6月29號，提著一隻登機箱背著一個雙肩包，告別生活將近十年的北京，飛抵吉隆坡，開始近學於中道僧團的生活。知道我辭職的人屈指可數，當時想到哪吒剝骨還父、割肉還母的故事，選擇少有人走的路，從安穩的環境裡掙脫出來，用我認為的生命綻放的方式，回報給我生活過、承受過那麼多關懷和照顧的世界。當時是信心和期待滿滿：我會是一個不錯的修行人，會給這個世界帶來一些光明和溫暖。

當時的身心狀態，如同大部分忙碌的現代人，追求效率，自認為明白世間無完美，習慣於

選擇喜歡的人、環境、事情，避開討厭的人、環境、事情，需要證明自己，堅持目標和成果。根本沒有辦法去理解：佛陀教給我們的不是如何趨向完美，而是誠實的面對自己，認真踏實過生活，去看到生命是怎麼一回事，生命中的苦惱如何發生如何呈現，我們可以如何去度越。

這一年多的生活，滿滿的挫敗經驗、自我懷疑和重新認識。好像一直都近視而終於戴上眼鏡，一點一點看到生命的荒野是如何的沒有盡頭，這段經歷對我的幫助會有多大，有機會近學是何其幸運！



每天經歷很多事情，每件事情中很多需要回味、發現和調整的地方，每天來不及消化；每天睡大約六個小時，每天時間不夠用。體驗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搭乘亞航，第一次到馬來西亞，第一次在寺廟生活三個月，第一次到錫蘭、到泰國、到緬甸；很多從前沒想到會去做、不期而至現場承擔起來的事情：當大廚，當服務員，當清掃人員，當翻譯，當司機，當地陪，當司儀，當出納，當書記，當郵遞員，當記者，當攝影師，開手工作坊，當解說員，當秩序維護人員等等；很多從頭開始學習的事情：怎麼穿衣，怎麼走路，怎麼吃飯，怎麼表達尊重和感謝，怎麼寫報告，怎麼講話，怎麼溝通，怎麼陪伴，怎麼傾聽，怎麼表達關心，怎麼關懷生命，怎麼打掃，怎麼做飯，怎麼讀書，怎麼分享，怎麼過團體生活。

我體驗到的修行生活：

1) 做事拼命：最近一次去北京之前，師父說感覺我們幾個像是去出差。當時我想到：比出差忙多啦！累多啦！到北京的第一個晚上，身體感覺要累倒了，頭疼、想吐。看師父們的狀態，好像早就習慣了不分晝夜的處理事務，沒有時間概念，專心於做眼前最該做的事情；神奇的是始終保持思路清晰、耐心細緻，好像不知疲倦。那天大師父輾轉抵達北京時，已經凌晨，仍然不忘讚嘆鼓勵和感謝熱心幫忙的法友，並且體諒從台灣來到大陸的法友，調整住宿安排；回想這一年來的經驗，第一次見識到大師父連續三天不吃飯，專注於寫作，心中很是詫異，卻看到大家都不慌不忙，早已司空見慣；這樣的情形原來就是常態！大師父是如此，僧團的每位師父都是如此，傾生命之力在當前！慢慢的也發現身體會適應，哪怕只是小睡半小時，就可以恢復一些電量，但是頭腦的清晰度、反應力還需要多多磨

練，可能類似於一直吃葷的人開始吃素，其實是很不錯的調整，味道沒有差、營養和能量也足夠，只是心理和生理都需要適應的過程。這麼拼命是為什麼？用師父的話說：因為活著。

從前的我，總想找重要的、有價值的、有意義的事情來做，找啊找，一定是能找到一些；當找到看起來重要的事情了，接著會想：「適不適合我呢？我適不適合呢？」其中的過程是：所謂的價值和意義是文化給我們的，而不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我們真正想要的是：證明自己是被需要被接納。於是會權衡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好？有沒有可能別人比我做得好？會不會我去做別的事情可能比做這件事情好？」但實際的表現是做什麼都不踏實。盡力去做當前該做的事情，而不是規劃理想的將來，生命體驗則會大大不同。

2) 什麼都會：大師父說出家人除了生孩子，什麼都要會。我經驗到的就是如此。抹布怎麼洗，地怎麼拖，房子怎麼改造，牆怎麼砌，電路怎麼接，波羅蜜怎麼剖開，香蕉的品種有什麼不同，味道怎麼調，營養怎麼搭配，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國際局勢走向如何，衣服怎麼設計，怎麼把車開穩當，怎麼挑禮物，怎麼照顧老人和小孩，事無大小，皆是可以學習處。師父們捨棄所有的穩定和便利，時時處處面對、迎接、擁抱不確定和未知，淬煉身心，不會逃避和推脫給別人來承擔；不是僅僅會說，也會做；和所有眾生沒有距離沒有障礙，有著豐富的生命體驗，能懂得眾生，並給與具體、實在的關懷、照顧，而不是等著別人來照顧；踏踏實實做事情、認認真真過生活的態度，展現出生命的活力；做什麼都用心，和什麼人都可以對話，我想像不出來還有什麼比這更精采的人生。

3) 勇健熱忱、務實實際：原本以為修行



人是與世無爭、不輕易參與和表達反對意見。有一次入境台灣時，遇到海關人員的不友好盤問，師父的態度是當即據理力爭；遇到工作人員做事不到位的時候，師父會選擇投訴，選擇提醒對方問題所在，明確告訴對方繼續下去就不再來了；聽說高鐵上有人霸座，師父的教導是絕不輕饒；對於廢除死刑，堅決反對。師父教我們看「為什麼會這樣？這樣的行為會產生什麼影響？」只為了不讓他人感覺難過，就不當的寬恕「不應寬

恕」的人、不當的原諒「不該原諒」的事、不當的包容「不應包容」之處、不當的忍耐「不該忍耐」的行為，不僅影響法律的公信度，導致社會的不安定，除了受害者白白失去生命外，普羅大眾願意守法與尊重道德的決心與毅力，更是蒙受到重大的傷害，社會價值的依歸與準則同時也被犧牲了。不僅如此，有權有勢的鄉愿，因為缺乏對未來的宏觀之智，甚至可以為取悅特定族群而罔顧道義，與之同流合污。這種人對國家社會完

苦——必緣於期待

九戒行者 正節

記得有法友跟我說：「你們很厲害，可以跟不熟悉的人一起生活。」我當時聽了不以為然，我沒有預想跟大家相處會有多困難，反而覺得依著共同的人生目標，大夥兒相處應該會同心協力、和諧和睦。

一般而言，與人相處是依喜好進行選擇，從瞭解到相識，從共鳴到默契，這樣的過程大多是憑感覺隨心情。但修行生活中與同行者相處，所面對的情形則不同：成員大多彼此不認識、不瞭解、不熟悉，因此根本談不上喜歡，加上生活空間緊密，緩衝空間有限，所有細枝末節都暴露出來；再者每個人認知以及情感模式的不同，生活習慣等偏個性的細節差異，往往就會形成彼此間摩擦的因緣。如何面對這些差異，如何回應這些差異，是與同行者相處的一門艱深的功課。

有一次大師父開示：「大家在一起彼此不喜歡，是正常。無論過怎樣的人生，跟誰在一

起，都同樣會經歷各種情形。」彼時，我才發現與同行者相處一年多，我的身心都發生了些什麼，為什麼？

如前所說，我認為「依共同的人生目標，應該會同心協力、和諧和睦」，因為抱持著這樣的期待，每當與同行者相處呈現出不同心協力、或不和諧、不和睦時，我內心就會焦慮、擔憂、憤怒，努力於達成期待，但這些努力是依我的標準、想法、喜好來進行，還堅持自己是個很“負責任”的人，也依這樣的評判，努力於達成期待不放鬆懈怠。每當團體表現出些許“進步”，好像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更希望永遠保有這樣的狀態，同甚至希望更好，於是再焦慮、擔憂、憤怒、努力……，如是周而復始不斷輪迴。

「共同人生方向」並非是同心協力的因緣，也不是和諧和睦的因緣，我不明，因此依這樣的認知去面對現實、回應現實時，就會否



全沒有益處。

4) 關懷生命：近學之初，就發現到一件事：對於師父而言，每個人都特別，每個人都特別。當我們不自覺用世俗的標準對遇到的人做出相應的對待的時候，師父是看在當下的因緣，怎麼做對對方是比較妥善，也許是親切的問候，也許是嚴厲的教誡，也許是諄諄的提醒，也許是明確的拒絕，也許是不厭其煩耐心細緻的引導，對每一個都善盡當前的因緣。當我們習慣於想著

我現在好不好，師父的念頭卻是「此刻，我能做什麼」。師父們一直在承擔法務，一直在分享生命的體驗，但從來不說多餘的話，不做不必要的事，時時處處在教育，沒有一刻是屬於個人的。

修行的方向，不是要成為道德高尚的人，是清醒而踏實，憑著良知和智慧過生活。這是目前的我還需要努力去度越的部分，相信這也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獎勵。

定現實，不接受現實。人與人相處，從陌生到同心協力是需要過程的，每個人人生經驗不同、情感模式不同，相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種種落差，因落差也會帶來各種身心反應，而這些才是現實實況。我因為認知錯亂、情感錯位，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在努力於滿足期待中迷失，這也許就是苦及苦的繫縛。

聽了大師父開示，我才發現自己認知上的偏差，進而觀察到期待模式以及帶來的身心問題，瞭解到苦是如何發生。之後，經過認知調整，看清現實，再去實際經驗和面對時，感覺輕鬆許多，能更腳踏實地面對眼前該做的事，在與同行者相處的過程中，也比以前更有耐心、更多關心。

總之，從最初無視、不自知，到不願意接受、面對，再到能夠些許接受、些許

面對，但仍經常跑回舊有模式中，這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坎坎坷坷。通過這一段時間實際走過，對因緣法、四聖諦的理解也更進一步，獲益良多。因此更加堅定自己所選擇的人生方向，不動搖！

最後，真心感謝大師父、道一師父及僧團各位師父們既包容又耐心且直言的教導指引。

提前預祝大師父、道一師父及僧團各位師父們新年快樂，法體安康！也預祝法友們道業增上，自利利他！





於修行者團體中的成長

九戒行者 開源

一次共修課後的分享時間，大家圍坐在一起，彼此分享學法心得和在生活中的運用。其中一位法友感觸的提到今年安居期間供養僧團袈裟的經歷，當時一位行者針對她的發心，很有條理的為她羅列了幾種情況，讓她瞭解，並徵求她的意見。此舉讓她的發心得到落實，能如法如律的供養了僧團。這件事讓她對行者們很讚歎，覺得行者們跟隨僧團近學，學得很好。我深深覺得與有榮焉、心有戚焉。

聽到法友說「行者們」時，我感觸很深。蓋任何一個行者所做的事情，給大家的觀感，展現出來的影響，就是大家對「行者們」這個團體的認識和看法。團體生活，我們這群跟隨中道僧團近學的行者一起承擔法務、一起做法工、一起生

活、一起學習，大家彼此陪伴，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因為來自不同家庭，大家的成長背景不同、生活閱歷也不同，大家也互相填補著彼此經歷的空白。

開源成長在父母、姐姐們都很照顧周到、疼愛有加的生活環境，在家裏排行最小，家裏人都是順著、讓著，這讓開源養成了橫行霸道的個性。以往的生活大都偏向於以個人感情為主，選擇自己喜歡的，不喜歡的可以不理，甚至可以不相往來。但是，近學於中道僧團，大家都是以法為核心，從五湖四海而來的行者聚在一起過著團體生活。此時，個人過往的生活習慣和模式，已全然不適應團體生活。全新的生活，開源得重新來過。



個性必須建立在成熟的人格之上。當發現自己越來越瞭解自己時，對身邊人的做法也會越來越清楚。沒有任何人有責任和義務滿足我們的需要，在團體中，我們需要的是增強彼此互相依存的意識。因為自己經歷過、感受過，所以在對方遇到類似情境時，會換位思考，瞭解對方的需求，做出妥善的回應。

靜修階段，大家會輪流排班做飯，偶爾也會徵求大家意見隨機輪流。冬天漸冷，開源已連續做了幾天的早餐和午餐，一次共餐時，一位同修開口道：「開源，我在忙一個法務，接下來的一周都要麻煩你做飯了。」開源沉默，停頓了一下（觀賞著大腦中的評判秀：忙法務就可以不用做飯嗎？這麼冷的天我也不想做飯呀！），嘴巴說道：「聽起來，接下來你很忙。」之後慢慢得知，她在處理一項很不熟悉、讓她很困惑的法務，她需要時間，希望可以不被打擾的專心做這個法務。交流後，開源覺得自己能在做飯上幫上忙，也很開心。

慢下來，傾聽對方，適當的給予對方理解、包容，對方也會更願意傾聽我們。面對對方，不添加任何個人感情色彩，不把自己私領域的情感帶入公領域，是對大家的尊重，也是自己內在成長和修為的體現。

團體生活，我

們彼此需要，要怎樣跟大家和諧相處，調整自己跟大家的搭配？只能在生活經驗中，下次遇到類似情形時，提醒自己注意調整。給自己時間沉澱，讓自己由知識概括內化為生活體驗，再由行為積累來鞏固素質表現。任何時候尊重對方也是在尊重自己。

團體生活，大家各個不同，因為各有優點和不足，很好的展現了內隱學習（無意識、自動化地獲得知識的過程）和緘默知識（感官和直覺的獲得）。在大家的時時回饋中，不斷自我學習、成長。既豐富了自己的情感層次，也擴充了生命的深度。

生活是一次次的選擇和選擇後的堅持。感謝僧團給予我們良好的環境，感謝師父們的教導，感謝近學法友們的鼓勵、關心和照顧，生命的路上有大家真的很好！至誠感謝這一切的美好！





開啟生命的另一扇大門

九戒行者 傳竺

2017 年參加師父在廣西舉辦的禪修到現在，這一年半的經歷，與我過往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確實如同大師父所講的：開啟了生命的另一扇大門。

從小跟隨父母接觸佛教道場，讓我對佛法有一些認識，也會參加禪修和義工活動。接觸和學習原始佛法也是父母的推薦，在大學時期就常聽父母和我提起隨佛禪師，當我看了大師父開示的視頻，就下決心一定要認識這位師父。一直到大學即將畢業，我才有機會報名禪修。記得在禪修課程那幾天，每天都會讓我有認知上的顛覆和刷新，覺得大師父就是一位現實中活著的智者，後來有機會親近僧團近學，所見到的是僧團各位法師的認真持戒，盡己所能弘法奉獻，讓大眾能夠聞法得利。世間還能

有多少這樣的人。內心很感謝我的父母，因為他們，我才能接觸到中道僧團。

師父們平日對我們的教導不會很教條，更多的是把他們的生命經驗告訴我們，引導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發現。每當道一師父和我們分享她生命中的經驗時，我都會被感動並且深受啟發，師父在處理每一件事情時都會很認真和用心。有一次師父發現吸塵器很髒而且有味道，就默默拿去清理裡面的垃圾，我看到後過去幫忙，師父一點一點認真的清洗著，並教導我對於大眾護持的物品，如何使用與維護，才能使它發揮更多的效能，同時也是對於布施者發心的尊重。平日裡師父都是在處理法務中教導弟子，生活中的例子不勝枚舉，常會覺得有這樣樸實可貴的師長真是很幸福。



對待有問題的人，師父也是慈悲和用心的對待！記得有一次大師父和幾位國外長老外出途中，一個精神異常的人走到師父面前，問師父們是從哪裡來的，嘴裡叨叨唸著一些不連貫的話。隨行的我們立即上前要請她離開，但是大師父卻對一位長老說：「她很虔誠，長老您可以為他祝福一下嗎？」大師父讓這位居士合掌跪著，長老為她誦經祝福，這位居士就虔誠的合掌。師父慈悲看到眾生的痛苦，並且用不同的方式教化眾生，彼時我真是感動萬分。

剛來近學的那段時間，發生有人毀謗僧團，有些人在這時選擇離開。但我所認識的僧團師父們一直默默奉獻，為正法的傳續孜孜不倦的努力。因為不如自己期待，就毀謗僧團的人，真讓人感到痛心。我們在教會都有獲得很多利益和受用，每個人都有很多被感動的經驗，但是為什麼有些人難以體會師長的用心，反而慢慢的忘失了最初的感動？大師父曾教導我們靜靜的想想，當一個人從覺得他很好，漸漸的轉變成覺得他對我不夠好，這樣的心態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我們應當反思的。很多人因聽了不實的傳言而錯過寶貴的因緣，更有人有機緣親近僧團，卻將一手好牌打成一手爛牌，真是令人遺憾呀！

上大學時我就常常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以後我想要做什麼？那時我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上，要找到自己的使命感並且為之奮鬥一生。在尋找中，我漸漸的確立自己所認同的方向，並且在那時候認識師父，接觸到僧團，師父們一直在為正法永續人間而竭盡心力，我願意追隨佛陀的腳步，覺得自己是特別幸運的，也很感謝師父們對我的教導和照顧。

這一年中有機會跟隨僧團去了很多地方，也拓展了視野。到緬甸賑災及一些

寺院見到很多長老，從師父們待人接物中，就能明白什麼是八正道的正命，並且師父們確實是自利利他的實踐者。這一年中，也發現自己的生活態度變得更積極了，以往自認為是不斷充實自己，但其實並沒有很有效的利用時間。師父曾說過：「如何讓一年過得更長？一樣 365 天，一樣一天 24 小時，努力認真過好現在，讓你的生活過得豐富，同樣是一天，你就有很多不同的經驗；有些人的一天 24 小時，因為不善加利用，就過得十分蒼白。認真於現在的過程，你的時間會增加。」我一直謹記師父的話。

小的時候很想環遊世界，但現在我明白了：經歷的富足不只是環遊世界所致，在於你從各樣的經歷中學到了什麼，這有助於現在和與你相處的人。大家一起做美好的事，讓彼此更好。人生的富足不在於活多久，而在於傾力當前。這一年和大家相處上彼此有了更多的瞭解，當中也發現自己模式上的問題，也在學習和調整。如是瞭解自己、瞭解別人，有助於解決問題，彼此合作開展，同甘共苦。

最可貴的是：有師長走在我們的前面，給我們做榜樣，指引我們走正確的路，這是特別特別幸運的事呀！





從不實際的人生回到了現實的人間

九戒行者 傳顯

近僧團已有一年，這一年來，自我的成長和改變很多。首先是對生命的方向和生活的態度，簡直是 180 度的大轉彎。記得之前在傳統佛教，整個人的狀態是什麼都不想做，生活頹廢消極，心裡只想著要去西方極樂世界，不願意接受現實生活，也不想和人打交道，認為起心動念都是在造業，有業就會輪迴。沒學之前沒煩惱，學了之後反而煩惱越多；甚至為了遠離人群環境，曾經有幾次住山洞，更可笑的是還買了車票準備去喜馬拉雅山靜居幾年，與世隔絕。彼時認為這樣就可以什麼都不需要面對，可以整天打坐，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裏。雖然有這樣的決心，可是命運卻是不能自主，計畫總

是一次又一次的破滅。

2018 年 7 月在傳戒的道場，機緣巧合遇到了一位貴人——正啟師父，他影響了我，讓我的生命又一次的蛻變，解開了我心中修行多年的謎團，讓我重新認識了佛法。與正啟師父接觸的短短一個月，發現他很年輕、學識很高，待人謙和親切，在戒場眾多的出家人中，散發出的氣場與眾不同。當然讓我更好奇的是，他的師父是何方神聖？能讓這麼優秀的人剃度出家。與他一起短短的時光，他分享了多年學法寶貴的經驗，如：要瞭解佛教發展的歷史過程，現在佛教與佛陀教



法的區別，學習佛法要解決什麼問題，學法中錯誤的知見等等。還推薦了我要學習「印順導師」的著作《印度佛教思想史》、《平凡的一生》、《中國禪宗史》及隨佛長老的開示《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平凡的托鉢僧》等。就這樣，我的學法之門重新打開了。

回到佛學院後，除了每天學校安排的學習內容外，我就抽空看印順導師的書籍和聽隨佛長老的開示，有疑惑的地方就去打擾正啟師父。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發現我之前學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與真正佛法無關的知識，這印證了宏印法師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在研習佛法的過程中，沒有正確的正知正見，一門深入也會變成一門陷入」。佛教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傳承，佛經被篡改了，融入外道的思想，佛法傳到不同的國家，又增添了不同時空的文化背景，已經變成一種宗教信仰。當然不容否認現在佛教對社會的價值與教化，但與佛法的核心——見法、解脫的教法，那是千差萬別、大相逕庭。對於我這種在生活中吃盡苦頭的人來說，更迫切需要佛法的幫助。趁十月國慶學校放假的期間，透過正啟師父的安排下，在北京見到了期待已久的大師父隨佛長老和道一師父。第一次見大師父，不知道為什麼內心特別緊張，想要表述的全忘了，要不就是語無倫次。更神奇的是初次見大師父，他就知道我內心的想法和現階段的困惑，他很透徹地分析了我的性格及特徵，在大師父面前，自己變成像透明人了。印象最深的是大師父說我生命就像一盞燭火散發著微弱的光，幾乎接近於熄滅的狀態，生命灰白已沒有什麼光彩。就這樣，第一次的會面交流後，我已下定決心親近僧團學習佛法。

在這一年近學的日子裡，曾到台灣參加了迎奉佛陀真身舍利活動，近距離瞻仰佛陀真身舍利。在台的近半個月時間，幾乎每天都忙忙碌碌，遇到新經驗、新環境、新面孔，經常焦慮得不知如何是

好。看到中道僧團的各位師父們個個都精幹高效，不怕苦、不怕累，相互幫助，和諧共處，八戒女們隨著師父們有時忙到凌晨 1-2 點，也不曾聽她們說一聲苦，並且是一個頂幾個用，讓我見識了傳說中的女漢子。與各位師父和八戒們的相處中，體會到大家在一起的團結與合作，彼此包容和理解、關心和幫助，努力經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女眾師父們也費盡心血，細心的教導及協助八戒女們。記得在北京的時候，我是第一次見到道一師父，她是一位很樸素、隨和、低調的師父。師父時刻要求自己很嚴謹，不說廢話，有事就說問題重點，辦事利索效率高，針對提出問題的人，回答的大道至簡，易懂實用。師父把每天的時間用到了極致，為教會的大事小事操心。尤其在禪林有機會嚐到師父的妙手廚藝，那味道讓人終身難忘。

後來又有機會跟隨僧團去緬甸，剛好遇到雨季水災，賑助當地災民，幫助他們暫時度過基本生活問題，讓我親身體驗了「人間關懷」活動。想起了《佛陀與我們同行此生》的歌詞：「佛法在人間，在人與人之間；佛陀在人間，在你與我之間；菩提在人間，在生與活之間；……」。第一次聽這首歌是在迎奉佛陀真身舍利活動上，聽著聽著眼淚止不住往下流。

一年時間不長也不短，跟隨著僧團，目睹多次的感動畫面、自我認識與改變，從過去不實際的人生回到了現實的人間，每天過得充實、踏實、快樂、平安，收穫如此的豐碩。我相信我會堅持不懈的走好這條光明大道，努力做好一名優秀的佛弟子，給社會和身邊的人帶來更好的影響，利益社會，利益更多的人。非常感謝這一生能遇到大師父、道一師父、正啟師父及各位師父們，還有一起手牽著手同甘苦、共患難的八戒行者。這一生有您們為伴，真是感恩不盡。



親近中道僧團的因緣

開寂

說來很巧，第一次參加禪修的時候，我就發心做法工；第二次禪修就是大陸第一期法工營，之後，我就一直是法工了。我沒有只做學員被法工服務的經驗，當然，我也從來不曾從頭到尾聽完大師父上課的經驗，做大寮法工、行堂法工，每每大師父講到重要法義的時候都在忙。我也很不理解有些法友偶爾被叫去幫忙還很不開心，我心裡想：別人一直服務你，難道你會很安心嗎？

後來向僧團提出發心兩年做法工的申請，有幸獲得僧團、教會的同意，可以做全職法工。覺得自己是來做一份自己很喜歡的工作，而且可以離佛陀很近。

在教會，真的很忙，難以言說的忙，沒有週六日，也沒有分上下班，幸好不用擠公共交通。

大師父是這裡最厲害的工作狂，來這裡以後，才特別明白大師父開示的「傾力當前」是何意義。其他每位師父，每位八戒也都很忙，大家都沒空。還好我們學的是正定解脫，而不是禪定解脫，要不然整天禪坐，這麼多度化眾生的事該誰做呢？

最可怕的不是事情多，而是常常計劃趕不上變化，措手不及。不過，我慢慢的習慣這樣的變化，無「常」啊！這真的是很好的體會。有一次教會活動，臨時變化很多，結束的時候，主持人累的得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我很關心的跟他說：「師兄，你辛苦了！」一般正常得回應應該是「你也辛苦了！」可是那位師兄居然自顧自的說了一句：「唉，沒有一件事按照計劃來。」當



時我愣了一下，但心裡隨即想：「你不知道我們的師父是教因緣法的嗎？」

教會裡不是只有法務，更像是一個學校，還有位超級嚴格的師父做校長。

在教會裡，你要以很快的速度學習成長，因為大家都在分享、學習可貴的人生經驗，大概別人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的經驗，你要壓縮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每個人都有很多功課，多到做不完。成長怎麼會是一件開心的事呢？除了辛苦還有痛苦！修行解脫，大概是「苦盡甘來」這樣的事情，但中間是一段「路漫漫其修遠兮」的過程。可是還是有很多人想要在這裡，想要親近師父們。道一師父曾分享說：「有人想要離苦得樂，可是師父只想要離苦。」大師父說得更直接：「只要苦夠了，生命都會自己尋找出路。」誠然！

這裡，師父們最常說的祝福語，就是簡單的兩個字：平安。

我很清楚的知道這三年近學於中道僧團，我學到了很多，我從來不覺得在這裡的日子有遺憾，或者後悔。我常常被師父們教誡，不過，即使這樣，我也學會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如果沒有這樣的機緣，大概我一輩子也不會發現和改變自己的問題。在這兒，也常常可以聽到世界各地的法友分享不一樣的生命經驗，聽他們如何運用智慧將佛法活用到生活中。有法友會覺得我們比較親近僧團，學的會很多，其實師父講的佛法都在生命的經驗中，他們作為長輩的，人生的歷練非常豐富，對我們的啟發也很多。

我從小受家庭影響信仰佛教，有幸能夠遇到中道僧團，師父們引導我把信仰的力量放到現實中，用實際的、端正的作為來抒發內心對佛教、對佛陀的情感，我想，對一個宗教信仰型的人說，這是最好的獲致平安的方式了。





走上內心踏實、喜悅的道路

傳穎

記得初識中道僧團是 2017 年 4 月 27 日，因為跟母親猜拳輸了的原因，從來沒有接觸過宗教的我，參加了生命中的第一次禪修，儘管最初參與禪修活動的心情有一些無奈和抵觸，但當時也不曾想到因為這樣的「烏龍」卻跟師父們結下深厚的善緣。十天的禪修活動，讓我對僧團的看法發生了驟變，他們跟我觀念裏所認識的出家人截然不同，因此在臨近活動結束前，我毅然成為隨佛法師門下的皈依弟子，並有幸可以在師父們身邊近學一段時間。

回顧在師父們身邊學習的日子，感觸良多，因為現在的自己跟接觸僧團前相比較，實在改變太多了。以前的自己並不勇敢，有些怯懦，最喜歡的事就是守著自己的安全區寸步不離，但是在師父們的言傳身教下，我學習到了師父們盡力當

前的智慧和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也開始嘗試讓自己離開內心的安全區。改變的過程是舉步維艱的沉重和緩慢，像走在一條沒有終點的道路上，但每前行一步，內心都是踏實、喜悅的。

近學期間，讓我最為觸動的是師父們和人相處的態度。對待弟子，師父們一直是耐心、用心的教導。大師父在教誡弟子時，常常會把這件事發展的可能性都分析一遍，然後教導我們怎麼做才能引導到正向的方向發展，即便態度嚴厲，但也是仔細周全的替弟子考慮，指出不足。能遇到一個願意教你、指正你的師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對待信眾，我時常會看到師父們與信眾做開示，一聊就是一個下午，師父們對待眼前的每個人都非常盡心盡力，你想到和沒想到的師父都會考慮到。在二十多年的生命歲月裏，我第一次



近距離深刻的感受到：原來世界上真的有這樣善良、正向又有智慧的人，在用自己的生命發光發熱，利益眾生。

記得去年有一段時間裏，僧團遭受了被人惡意中傷和抹黑。很多不知情的人因為對方的一面之詞對僧團有所誤會。但是瞭解一個人如何，一定不是從別人的嘴裡聽說，而是自己通過相處，透過對方的生活態度和行動去感受。我所看到的僧團是幾乎每天凌晨一二點還在為法務忙碌；是珍惜每次跟人交談的機會，幫助信眾度越煩惱；是為了能利益眾生，樂此不疲弘教傳法的僧團。僧團專心於佛教事業，待人熱心溫暖，遭受這樣莫須有的抹黑，真替師父們感到憤怒和不平。我常常在師父們的照顧下感到心中有愧，因為師父們給予的太多，而我可以回報的真的太少了。我們都應該好好珍惜生命中出現的貴人。

一年的近學後，雖然現在已經離開僧團回歸社會生活，一個人的時候偶爾還是會出現一些小毛病，但是每次一想到師父們的教誡，馬上又回

過神來。很感謝大師父、道一師父、諦嚴師父、明證師父還有其他師父們曾經對我的教導和幫助，師父們的言傳身教對我的生活影響很大，很感謝可以遇見僧團，由衷的希望僧團在未來弘法開教的路上可以一直平安順利！





記述真實的初心

臺北 法三

從學習大乘佛法回歸學習原始佛法，對我影響最大的，便是更正了我對因緣法的理解。因緣法講求契合現實的觀察探究，而非哲學性或純邏輯的思維推導，故而我對佛法的學習回到了現實人間，更在實踐中感受到：立基於因緣觀的佛法是無比的貼近現實生活，能影響生活中的每一時、每一刻、每一事、每一物。

以個人的主要法務工作——拍攝活動紀實為例。由於過去曾學過一些紀實攝影論述，受其思維框架的影響，總是將記錄真實視為首要追求。



但是如何拍攝才能留下真實，我卻有所困惑；嘗試翻閱不同紀實攝影家的著作，卻總是看到不同的詮釋。這樣的困惑有一段時間變成我在練習攝影上的瓶頸，常使我在按快門時產生猶豫。直到我學習了因緣法，重新從因緣的角度去思考攝影，才讓我恍然明白記錄真實的真意。

人們為何要拍照？原因總離不開想要拍下眼前所見、回憶心中所感。但僅僅是舉起相機按下快門，就能拍下眼前所見嗎？其實不然！因為相機看見的因緣與人眼有所不同。例如：人用雙眼視物，能產生立體感，而相機不能；人眼能容忍更高範圍的光影對比，相機不能；人眼看見的色彩層次，比相機更細膩豐富；人眼所見的是活生生持續改變的人事物，而相機只能凝固靜態圖像……等等，由於種種因緣的不同，相機並不能精準地複製人眼所見；細節的損失，使人們常常無法在自己拍的照片中，找回心中所感。

其次，人們對眼前事物的真實感受，並非僅由視覺決定。拍攝現場的聲音、氣味、氛圍，拍攝者當時的心理狀態，皆影響其當下的真實感受。換句話說，從佛法角度來看，在拍攝當下，眼耳鼻舌身意所觸，皆影響攝影者所認識到的真實；這其中有種種人眼見不到的因緣，是相機無法記錄的。因此，單憑舉起相機按下快門，是無法如人們所想的那樣記錄真實。透過觀察解析一些紀實攝影家的作品，我發現他們其實是將攝影視為一個利用眼前景物進行再創作的過程，透過有意的組織安排畫面中的內容，將真實記述於相片之中。也就是說，以相機記錄真實，過程其實



有點像是寫作，而不僅僅是單純的記錄。

上面所提及，抉擇、組織、排佈相片中的元素，在攝影學上稱之為構圖。我們要如何構圖，才能讓相片述說對眼前事物的真實感受呢？我發現佛法裡因緣觀的學習，對此頗有助益。例如，透過把自己融入活動拍攝現場去認真觀察，隨時注意人事景物等因緣的互動，可以幫助我更好的抉擇拍攝對象；藉由觀察拍攝對象擺放在相機取景窗中的位置、大小、角度、景深、透視效果、排列順序等因緣的改變是如何影響觀看的感觉，有助於我組織出更能表達內心真實感受的構圖。當找不到合適的構圖時，因緣法的多面性告訴我，改變觀看的角度會帶來不同的可能，所以我會嘗試改變自己的位置來找出更適合的拍攝角度。相比死板的墨守攝影書中的構圖規則，從因緣的角度來看待構圖，讓我在尋找構圖時更能跳脫書中規則的侷限。

以數位相機拍下合適構圖的相片之後，一般還需將其輸入電腦，用軟體進行色彩編修，這稱為影像後製——類比傳統底片的暗房沖印。一些攝影師主張後製的目的是為還原現場色彩，認為如此便是還原真實；更有極端者，主張不應進行任何後製，才是最真實的相片！原本我自己後製也是堅持還原色彩，但從因緣的角度思考，讓我明白相機與人眼因緣不同，相機本就無法完整地複製人眼所見，因此上述兩種主張都是與現實不符的偏執。那麼作為活動紀實攝影師，我們該如何看待影像後製呢？回到以相片記述真實的初心，後製的目的應當是為了強化相片中那些有助於表達真實感的因緣，並且弱化那些無關或造成干擾的元素。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多數紀實攝影家總喜歡在後製時將相片轉為黑白作品，因為他們認為褪去色彩的干擾，更能聚焦自己想表達的人事物；對他們而言，黑白相片反而比彩色影



像更能傳達真實。對學習佛法的攝影師而言，完全拒絕後製是一種極端，用後製軟體無中生有是另一種極端，故應當不取兩端、行於中道，基於記述真實的初心，為自己的相片找出合適妥善的後製方式。

總結地說，從因緣角度來看，我們無法用相機複製真實，但可以相機為紙筆、構圖為文法，視拍攝對象為單詞，藉後製技術為潤飾，從而書寫下述說真實的影像詩文。有了這樣的認識，攝影藝術的學習與創作之路也就變得更加自由與寬廣。這便是學習佛法對我的攝影生活帶來的助益。



北投 內覺禪林 大覺大悟禪九—特別報導



大覺大悟禪九 紀實

臺灣書紀組 法朗記錄整理

佛正覺後 2448(西元 2016)年 12 月 31 日至
佛正覺後 2449(西元 2017)年 1 月 8 日，臺北內
覺禪林舉辦《大覺大悟禪九》禪修，由隨佛禪師
主法，來自台灣各地及海外的法友齊聚一堂共研
法義，以精進及寧靜送舊歲、迎新年。

※法堂實錄 - 原始佛法的生活態度

禪師先從佛教發展史，闡述佛陀入滅後至阿
育王統治印度時期約 200 年間的佛教發展史，此
間的關鍵發展歷程，大幅度的改變佛教的面貌，
並形成今日佛教各宗派傳承的基礎；並說明晚近
英、日、華學術界關於原始佛教的定義、範疇與
各階段的研究成果與看法。

阿育王為了他的政治目的，在他登位的第九

至十年間，組織了國家僧團，編寫《舍利弗阿毘
曇論》一書，竄改了佛教。《舍利弗阿毘曇論》
揉雜《奧義書》與七要素論的思想，帶有強烈的
宿命思維，並置入棄世厭離的消極思緒，帶給佛
教徒苦悶、脫節現實、失能的封閉身心，這是與
佛陀所教導的「緣起論」截然不同。緣起的觀點
重在參與過程、努力改變發展的方向，這種對現
實人生的認知，大大的影響佛教徒面對當前處境
的態度。原始佛法所教導的人生觀是：人生過程
中沒有單獨的個體，歷程是生命之間在影響中的
表現，在生命的交錯中與人相處，應當往好的方
向努力，而生命的歷史在今天就會改變！

在禪修營的起頭，禪師即先以「盡在當前的
正道生活」，照亮行者學法修禪的前行路。



※法堂實錄 - 禪法發展與演變

關於禪觀的內容，現今不同宗派所執各異，但多數強調高深的禪定功夫，以諸念不起為務。這是受到《奧義書》的影響所致。

婆羅門教是一神教信仰，信徒只需向造物主祈求。《奧義書》反對婆羅門教以祭祀所建立的人神關係，人生的一切皆由神決定，否定個人道德表現的努力。《奧義書》的思想裏，強調道德的重要性，必須透過苦行來消除業報，透過禪定斷除分別念想，達致梵我一如而得解脫。

佛陀的正法重點不在於不起心動念，而是「起心朝正道，則朝向光明與解脫；動念朝惡道，則朝向苦惱與輪迴」。學到正法能成就二事：認真做事，並知煩惱的生起與消除。

※法堂實錄 - 安那般那念

禪師指出：源自《奧義書》傳統的耆那教也修禪法，依禪定得解脫、滅苦的理論，來達致無分別心的高深禪定、梵我合一，而梵的表現在於出入息，即安那般那念。然而佛陀教導的是正定解脫——活在當下、覺知當前、了知當前緣起，進而捨離「常」、「斷」的妄見，行於正道、通達正定。

安那般那念雖非三十七道品，但有助於行者攝念專注，可做為禪修的基礎功夫，目的在禪觀，不在於禪定。如何修習到初禪的內止言語？禪師詳細的指導行者如何調息來對治散亂的思緒，並解釋語言的生理運作機制及散亂的成因，讓學員能抓住箇中要領。

※法堂實錄 - 中道禪法

禪師以《相應阿含》296 經說明：佛陀正覺的法鑰是見「因緣法」，這是修行的主軸，而正

覺的核心是「十二因緣」。人們活著總是在追求吉慶、遠離兇災，然而因緣是過去影響下的表現，不是過去決定現在；而現在也不是結局，現在的處境只是種可能而非吉凶。是故佛陀說順不生貪、逆不生憂，明白諸法緣生，所以能努力不懈的常精進。努力就有往良善發展的趨勢，這樣內心就會很平安坦然，不管現下如何，總是以解決問題、開展人生、度越煩惱的行於正道，朝向解脫。因此聖弟子無論住於何種處境，生命都是散發著光熱與火焰。

禪修的次第是觀因緣、現觀真實，再而正見緣生、確立正見，繼而捨斷我見、常見、斷見等妄見。

世俗人視逸樂為導向安樂的方法；部份哲學則視苦行為導向安樂的方法。「中道正覺」則是正見：若於緣生法起常見、我見的貪愛則有苦；若於緣生法遠離常見、我見的貪愛則斷苦。如實正觀世間生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者，則不生世間有見，故離二邊見。

十二因緣觀即為觀五陰的生滅法；六根、六境與六識是其入手處，於六處觸觀生滅法；於四念處善繫其心，住七覺分。正觀十二因緣必澈見：何為「苦」？為何「有苦」？如何「滅苦」？什麼是真實的「滅苦正道」？

觀十二因緣的生法與滅法，是中道禪法的基礎，而完整的七覺分修行，即為中道禪法。

※法堂實錄 - 四念處

禪師點出，現今佛教界所說的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是出自《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對幾百年來教說轉變的總結。

佛陀教導正統的四念處為：「食集則身集、



觸集則受集、名色集則識集、作意集則法集。」
禪師詳細的解釋經說的四食、與四念處的作用與關係，並說明《相應阿含》39 經中一般人難以讀懂的五種子喻與四取陰。

※法堂實錄 - 關於苦

《舍利弗阿毘曇論》對於「苦」的觀點，是將人生導向疲憊與無奈。而《奧義書》則將現在的表現，無論好壞都推向過去業所決定，這使得人們在遭遇困難時，逃避該有的努力與積極的作為，此種宿命論是嚴重的邪見。

禪師提醒學員：由緣生的正見來面對現況，則我們的人生觀點與態度會非常不同。「緣生」則「無常」，重點在「緣生」，這告訴我們什麼都會造成改變，透露出我們現在可以努力作為的積極訊息。既然「諸法緣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則不能也無法自棄，放棄是沒有意義的事。懂佛法的人，是懂得提起與放下，不是放棄。禪師還淺顯易懂的給了註腳：時間會給你騰出空間，

如果現下無法往好的方向移動腳步，至少先不要往壞的方向移動位置。

禪修的重點是為了改變現況。由因緣的角度切入，看自己與世界，會明白自己與世界的實況是緣生，這樣的認識會改變對我、你、他、常的準繩，這是走上與從前不同生活面向的改變，讓人們遠離脫離現實的煩惱。從「無」的「心情」，轉而走向「有」的「人間」！此間的差異，端在於正確的理解「苦」。

※法堂實錄 - 信賴

禪師開示：人們面對他人的期待，無法回應時，會產生焦慮與歉疚感，這時候，會轉而否定、譴責、排斥對方的行為反應，這樣的反應是一種情緒障礙。

懷有期待的一方，無法獲得適當的回應時，會感到失落；被期待的一方，無法回應對方的需求時，會感到焦慮。然而，對你懷有期待的人，就是信賴你的人，期待是種感情上的需求，最重要的不在於期待

是否獲得滿足，回應期待的真正重點在於彼此間的信賴感。無需為做不到的期待而焦慮，因為被期待的內容保證做不完，惟有能做多少就盡力去做，珍惜這份信任。願意相信，內心有平安，雖然期待無法滿足時，一定會有失





落感，然而「信賴」才是當中的主角！

所有期待我們的人，都是信賴我們的人，也是對我們有善意的人。不要輕易傷害別人對你的信賴，重點不在於做的對與否，而是適當的處理好你與「願意相信你的人」的關係。

※法堂實錄 - 何為修行人

禪師訓示：很多佛弟子，在佛門中習慣於不妥當的崇拜，這是身心障礙；但這並非指可以不敬師長聖賢。佛弟子應當以恭敬心受領師長的身教，並學習其身心品質。真正修行有成者，也是表現在生活中，不講身分、不擺架子、不慕虛榮。應當了解到學習佛法的重點在於解決問題、開展美好的人生經驗。

修行人，因著生命有苦，所以來到佛陀的座前，讓苦難得以朝向平安，讓迷惑得見光明與智慧，修行人不要忘了回首看看背後更多的苦眾，別忘了後面還在受苦的人。

※法堂實錄 - 弘法機緣

歷經二千兩百多年，原始佛法能橫空出世，這是極大的歷史事件。然而，正法的弘揚需要機緣，在普世基礎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貿然傳法，正法會受到無謂的攻訐，也會被有心的不肖份子不當的拿來獲取名利，所以正法得一步步慢慢的傳授。每個階段的傳法，禪師皆會等待不同資質及先後學法者的學習狀況，俟大家的程度差不多了，才會再往更深的部份傳授。早來學習的法友及根器利的行者，也是在這等待的過程中學習調伏內心，得以逐步的改變與成長。

傳法要道器，弘法是在傳法，也是在找傳人。今日正法的弘開，必是立基在資質聰慧、性情勤奮、民智教育普及、人口眾多的虔誠信佛的華人社會裏。

正法的傳出是萬分的可貴，禪師訓勉行者：今日正法的現世，可說是繼佛陀傳法之後的第二次傳教，正法需要約 100 年、三代人的努力，法脈才會穩定，正法的興隆，需要年輕世代的參與。

禪師說：正法顯現還有很龐大的事待做。真正的人間佛教，目前已有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僧團，但還沒有真正的佛教團體。學習原始佛法的每個人都是主角，都有自己的上場要務與角色，在家人應發揮功用、不要缺席，讓人間看到正常的佛教。

※宣法實錄 - 積極應世

現代人面對人生與環境的變遷，如何做出實際可行且妥善的抉擇？禪修營的最終日，隨佛禪師以「積極應世」來總結佛法的內在精神特質。

禪師闡明原始佛法暨非小乘、也非部派佛教、亦非大乘，佛法是不消極頹廢的應世智慧與態度。佛教徒過往經常著重於以「無常/非我」的觀點來生活，看似遠離偏誤，實則落入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生活，此為生命中最大的偏誤。

佛出人間的目的在：知苦、出苦、度苦，緣起四諦以因緣法為核心，因緣法帶給我們什麼積極的訊息？即面對問題、了解問題、開展人生。在次第上為：發現解決問題的正道，再而精勤實踐滅苦之正道，繼而成就八正道，完成已生苦滅、未生苦不生。

禪師提醒學員：聰明人做成功的事；對生命有內涵的人做感動人的事！人生的重點在於提起，提起了，手上握著的自然就放下。人生當提起符合現前的因緣，盡力作為！以緣生正見及正行為準則，即可遠離偏誤、開展人生。



廣西南山寺 十日禪修營—特別報導



如何度越煩惱之河？

書記組 記錄整理

2017年4月26日，中道僧團導師隨佛禪師帥領僧團法師們前來主持南山寺舉辦的中道十日禪。此次報名參加的學員非常多，但由於寺方的接待能力有限，因此只有約半數的法友有幸參加，大家倍感珍惜。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新學員，並且有許多是年輕人，為原始佛教增添了生機與活力。

此次禪修營是由廣西南山寺主辦，從報名到住宿、禪堂到食堂，都是南山寺的義工盡心盡力為這次活動付出。還有多位原始佛教的八戒行者與法工、法友，提前到南山寺幫忙禪修的前期工作，保障了禪修活動在4月28日順利開始。

這次活動是繼去年的三期中道禪之後，隨佛禪師時隔半年在大陸的第一次中道禪。大家如饑似渴的期盼著的這一天終於來了。前四天，除了禪師早晚為大家開示以外，道一尊尼會在下午為大家傳授止禪的修習。尊尼為大家講解止禪的時候，條理清晰、內容豐富，過程中亦會不時的為大家分享她的禪修體悟及跟隨禪師的學佛過程，使得大家都能在愉悅的狀態下修學止禪。每講到重點，尊尼都會放慢速度，讓大家能夠學習清楚明白，打下止禪基礎，進入觀禪。

隨佛禪師除了平時不斷的寫書之外，便是為學員開示法義、並且提供小參時間，讓大家提出



不明白的問題，即時解惑。使得大家在修學的過程，穩紮穩打的進行。讓大家感受到佛陀的正法竟然離我們這麼近，門檻沒有那麼高，入場券也沒有那麼貴。

禪師耐心的講述佛教史演變過程中重要的故事，這些故事揭露了人性的貪欲，它蒙蔽了良知的一面，以及對佛教的演變所造成的影響。這讓大家更能理解到佛教為何會如此演變，使這些演變的過程，更加真實的呈現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進而讓學員認清之前所學的紕漏。

為了讓學員能夠聽懂，隨佛禪師為大家頻頻舉出一些生活上的例子，深入淺出亦不失幽默風趣。令法友們非常享受這場豐盛的正法大餐。禪師時而生動風趣、時而嚴厲呵責、時而語重心長。目的只有一個：讓在場的法友能夠盡量的吸收所學的內容，禪師的身教即在為我們展示因緣法的善用。

當學員知見上的迷惑逐漸清晰後，禪師又為大家開示了寶貴的因緣觀內容。並且在現場讓大家做牽手、放腿、看手指、摳後背的一些實際體驗，讓大家去經驗、體驗佛法的內容。學員也因此能夠更深入、更生動的理解禪師所講解的內容。

隨佛禪師將漫長的十天學法過程比喻成剝竹筍，若大家想要吃到竹筍，就需要一起動手剝。這十天，禪師就如同一位慈祥的長者，大手牽著我們的小手，細心的教導大家如何度越煩惱之河。

隨佛禪師於廣西貴港市南山寺禪修營的部分開示內容分享如下：

有四種極端偏差的認知你警覺到了嗎？

現實上有些實況，明明是不能要的，而你就是想要。然而，不符合因緣的，再怎麼做也沒





用，你還是要不到，就如煮沙不能成飯。講究現實，不是勢利眼的意思，是提醒你要務實實際，遠離不合實際的祈求和妄想。

以下我們來談**四種極端偏差的認知**：

第一種，認為誦經拜懺是解決問題之道。

誦經拜懺雖然是好事，但是不問因緣，把誦經拜懺當成「想要的要得到，不要的可以不要」的方法，就是極端的。可以要的要靠正確因緣；將精神信仰當做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法，就有問題。佛菩薩其實也靈，但靈也靈不過因緣，不信因緣就不是信佛。

第二種，把行善造福當成解決問題的方法。行善是好事，但將行善當做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也是極端。比方說種莊稼，得看季節、施對肥料，才能種出東西來；你捐錢給孤兒院，想讓莊稼長成，有可能嗎？行善相當於上市場買菜，你想吃紅燒豆腐，得先買食材回家，之後還得下廚烹煮，不是敲敲桌子就能變出來。行善如同買菜，沒買菜怎麼煮菜，不行善不行，但光買菜不煮也吃不成，烹調是想辦法解決問題。買菜

與煮菜具足，你才能吃到佳餚，就像人福慧須同時具足，才能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第三種，認為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如夢幻泡影，都是無常的，不值得我們認真面對。事實上「無常」是要警惕、鼓勵我們一眼前的實況是可以改變的。了解諸法因緣生的事實，才能善用緣起，善用無常。當前因緣好是怎麼好的？壞是怎麼壞的？我們須善觀緣起，好的讓其更好，繼續耕耘使其好的因緣；壞的讓其消除，避免使其壞的

因緣。無常是指什麼事都沒有固定，人生可以善用緣起積極改變。

不要認為人終將一死，沒什麼事情值得做，事實上，人會死不是重點，重點是在活的過程。改變死，不可為，不要想；改變過程，可為，你得想，這才是真正可貴的事情。

無常不是壞事，因為這樣，人生可以有希望、有改變。任何生命在這一生都有告別的時候，內心沒有遺憾就不怕死。什麼人最怕死，有遺憾的人最怕死！該空的是妄想、妄求，現實不能空。有些人明明活在現實，卻不想面對現實，想逃又逃不開，只好藉由禱告、打坐逃避。

第四種，一切隨緣。這是奧義書的思想。你怎麼做或你什麼都不做，同樣都會影響因緣，那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做，卻選擇什麼都不做呢？隨緣，隨的是什麼緣？隨的是宿命論的思想，是決定論！因緣論認為，過去影響現在，現在影響未來，只是影響，不是決定。三種因素影響現在：一、過去的影響；二、現在個人的身口意；三、個人以外的人事物。三種



因素對現在有影響，但都沒有決定現在。例如三個大漢抬一張桌子，桌子就是緣起，三個人的影響呈現桌面不同的形態。

我們要善觀因緣，善盡緣起，精勤不懈，避開以上的偏差思想。你們不可以隨緣，你們可以隨佛。學佛是迎向人生，好好開展人生，解決問題，度越煩惱。

懺悔有兩個心理盲區，你誤踩了嗎？

向別人表示懺悔、歉意，最大價值不是在於安慰對方、平撫對方的怨恨，而是能夠減輕我們自己精神上的罪惡感，當然也是有一點邊際效益——能夠安撫到對方的情緒。然而，對方的情緒絕對不會因為你的道歉就能馬上平息，傷害已經造成，不會因為你的一句道歉就消失不見。

譬如夫妻倆吵架，因你的過失帶給對方損害，即使你一再說抱歉，然而實質的損失不會因為一句對不起就消失。但你會認為：我都說對不起了，還要怎麼樣？如果你這樣想，說明你是一個唯心論者，或者說是純精神論者、純動機論者。

此時，你已經落入一個心理盲區。有的人不喜歡說對不起，好像說了對不起就表示自己輸了，矮了人家一截。這實在是腦筋沒能轉過來，試問：你說對不起，對方的損失也不會消除，你輸在哪裡？相反的，說了對不起，你的心情卻能好過一點，並且，周圍看到你道歉的人，還會轉來為你說話，因為你這樣做符合社會的普世價值。

對於懺悔，還有另一個盲區。佛弟子在拜懺的時候，心裡會有這樣一個想法：弟子已經誠心拜了三天，也已經知錯了，希望佛菩薩能夠大慈大悲，將我過往的錯誤一筆勾銷，懺罪清淨！試

問：如果欠別人二十萬，你想不還行不行？法官判案的時候，會一筆勾銷嗎？

正常的拜懺是這樣：錢要還，欠債不可以要求佛菩薩一筆勾銷，因為，不打算還錢的人並沒有真正懺悔。真正懺悔的人會道歉，但他的想法是欠錢還錢、欠命還命，這樣的懺悔才值得原諒！真正的上品懺，是願意身體力行，不惜流汗流血，也要補償人家。

反過來，如果受傷害的是你，而對方認為：我都說對不起了，你還要怎樣？你可以跟他說：我要你趕快補償我！「不要計較」是姑息養奸。若你真的不計較，可以讓他先補償，先讓他學會敢作敢當，等他補償以後，再退一些給他，以表現你寬容的愛心，並且告訴他：我接受了你的歉意，也願意繼續與你保持良好的關係。

動機與行為兼顧 避開純精神論的心理盲區

慈悲不是只講發心，而是要拿出實際的成績。請問：一個落水的人，是需要一個偉大無私但不會游泳的人，還是需要一個收費一萬元，但是有能力救他的人？第一種人只會和落水者一起淹死，臨死前，還要丟給人家一些良心上的包袱。

這並不是在教大家自私，而是指出人們心理的盲區。

如果一個人有好的動機，卻沒有做過任何有實際績效的事，或者他根本沒有智慧分辨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或者是懶—有心動而沒行動，但他的確是有好的動機。你也許認為：他是一個老實人，雖然並沒有幫上忙，但也是好心啊！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你就是一個唯心論者、純動機論者。

另有一種人，他能夠做好事，但很在意名



利，你們認為他是真好人，還是假好人？如果你認為是真好人，那麼，你就是行為主義者。

宗教是純精神論，所以會導致一群信仰宗教的良善者，往往在現實績效上表現不佳，就是因為過度偏重想法的問題。現實中健全的思想必須動機與行為兼顧，就像法官判案，不會單憑行為或動機，而是兩方面都考量。只要是健全、健康的看法，都是典型的緣起論，既不是純精神，也不是純物質。

不要純動機主義，也不要純行為主義。只有心地好卻從未做過好事的「好人」，我們只能說你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而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愚蠢之人。動機好，也要做出有實際績效的好事，只有好的動機或只有好的行為，都是偏於一邊，兩者都不值得鼓勵。

宗教徒往往有好的動機，卻不懂得做出好的

行為，就會逐漸被邊緣化、淘汰，沒有敏感到自己如此處境的人，卻還在自我欣賞並譏諷那些雖求名求利但實際能助人的人，從而變成一個憤世嫉俗者。

有因緣觀的人看事情、處理事情是不一樣的，慈悲不能只看願力，背後還要有正確的行為，才會有實際的績效。佛法是緣起論，不論純動機論還是純行為論都是偏頗。因緣、四聖諦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實事求是，做為佛陀的弟子不做宗教的奴隸，也不做意識形態的奴隸。

因緣法是佛教的「宗」 須奉守不渝！

何謂「宗教情操」？即認為某種觀點與想法是真實的並堅定的去實行。這裏的「宗教」不一定是指信某一個神祇，它也泛指某種觀點或想法。





「宗」字，從字形結構上看，好像屋頂下有個人，意指一個家的明示、訓示不可改，須奉守不渝；「教」是指教導、教示一種觀念、一件事。「宗」是不能換的，一神教講「我就是神」、「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神」就是一神教的宗，從未換過，也不可更換。但是，我們拜的佛菩薩經常換來換去，可見都不是佛教的宗，那麼佛門的宗是什麼呢？

佛教的「宗」，就是「因緣法」！指一切都在三支緣起的影響中——此刻之前的過去、現在個人身口意的作為，以及當前外在環境三方面，在這其中，沒有決定者、沒有造物主。

「緣生法無我」不是理論，而是一個事實。對於這個事實，我們必須認真去明白。舉例來說，我們是爹娘生的，但你要明白一件事：你的爹不會生你，你的娘不會單獨生你，那是你的爹娘在一起就生了你嗎？是這樣的嗎？你沒有看到事實！

事實是：爹沒有生你，但爹可以影響生你這件事；娘沒生你，但娘可以影響生你這件事。沒有絕對性，只有影響性。爹不會生你，娘不會生你，他們兩個不會生你，是某種影響中生了你，而影響與爹娘有關。

一個人對現在的現況不知道，就叫做愚癡，因為愚癡所以有妄見。比方說，你要上廁所，有門但是你不知道，你卻往沒門的地方走，走了冤枉路遭了苦，苦是從脫節現實來的。無明有妄見，妄見產生脫節現實的行為，因為不能實現所以苦。

生活中我們如何按因緣法辦事呢？不論發生什麼問題，先問為什麼會如此？問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避開困難，了解是何因何緣導致。這麼做不僅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也可避開未

來這個問題的再次發生。

當看到一個人發大財了，你可以問他「怎麼辦到的？」再想想自己要怎麼做才能像他這樣；見到別人好，就問問對方為什麼好？見別人夫妻感情融洽，自己的夫妻關係卻處理不好，那麼就去了解怎麼回事？改善情感、遠離煩惱都立足在能夠好好想想「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佛門的「宗」是因緣法，因緣法就是人生的現實，目的不是為了讓你信佛，而是為了改善你的生活，幫助你解決問題、開展人生，度越煩惱。學佛是讓我們信周圍的現實，看不清現實，就有痛苦，活著就生不如死。我們要能解決問題，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要成為別人的貴人、能保護別人的人。

問「為什麼」很重要，一句「為什麼」，幫助你打開因緣法的大門！

尊敬出家人的意義

修行不是為了得到大家的尊重，如果只是為了得到大家的尊重，這樣的人終究會是佛門的問題。因為並非出自真心想奉獻，只是在意自己是否被肯定，只是為了「得」。嘴巴上說「無我」，其實很「自我」。

師父學佛這麼久，在家的時候，從未經慢過任何一位出家人，即使眼前面對的是一個沙彌或沙彌尼，我也會恭敬地頂禮，與對待大和尚的態度是一樣的，師父這一生都沒有違犯過。出家以後，只要遇到戒臘比我高的出家人，師父都會頂禮三拜。

師父恭敬地頂禮出家人，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因為他們那份願意出家努力、願意付出的心，發的比我要早，所以令我尊敬；其二，這是尊重 佛陀的制度與 佛陀的僧團，這個僧團中有



佛陀，有五比丘、有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當你在頂禮眼前這位僧人的時候，不僅僅是尊重眼前的這個僧人，也是尊重這個僧團的全體。

也許這位出家人目前還不是那麼優秀，但基於他願意精進不懈的意志，你的尊重就是給眼前這位僧人一份來自於你的祝福。又或許，這位僧人出家後學得不如人，沒什麼自信修得下去，當看到大家對自己也不尊重，他會想：既然如此，我還努力幹嘛？也許他真的就因此還俗去了。所以，只要他還有一份良知與誠懇，我們就尊重他，表達我們的祝福與鼓勵，成為他的貴人。

出家、在家雖是同為佛陀的弟子，聽聞佛法、讀經也許都一樣，但是在家人與出家人的實踐卻不一樣。佛門以僧團為重，僧團肩負傳續佛教的重責大任，在家人應該護持，唯有讓僧團更好，大家才會更好，否則倒楣的是佛

教，影響到的是 佛陀的光輝，只會讓世人懷疑佛陀的光明。

從五陰緣生談自利利他

佛陀原始教法如何觀五陰呢？我們對色陰與外境的認識，是從六根、六境的因緣觀察，當你發現到根與境為緣在那個因緣中發生變化，你就能明白身心是緣生法。

修行的重點不在於知道五陰的緣生法，而是知道五陰是緣生法之後，你的人生有什麼改變？就像拿起筷子，是為了夾東西吃；知道五陰因緣生，了解現實的人生沒有個別的自己，是為了讓自己的人生有良好的改變。

社會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自私的人，一種是樂於奉獻的人。自私的人，又分愚蠢的自私者與有腦子的自私者兩種。既然自私，也要當有腦子的那種。一個人在現實世界過日子，賺錢供自己





花用，看起來好像很有福報，但是，如果賺錢的好處全都你一個人獨佔，別人肯定饒不了你，你可能賺得到錢卻花不到錢——錢是要大家都有得賺，自私也要有腦子，不要做愚蠢的自私人。想吃雞蛋要先餵雞，偷雞也得蝕把米，你得利也不忘讓大家得利，這才是有腦子的自私。

有奉獻不自私的人，雖不自私，但是沒腦子！一心只想著利益別人，對利益自己有罪惡感，這樣做也做不久，如果開公司只想利益別人，公司很快就要關門大吉了。對於賺錢懷有罪惡感，你就沒能力利益別人，利益別人也要利益自己。

不論是有腦子的慈悲或是有腦子的自私，都要懂得自利利他。

了解五陰因緣生，就在根境為緣生識，根境識因緣導致受、想、行，受陰的生起導致識陰的改變，根境的因緣也跟著改變。你聽清楚了、也懂得在生活中觀察運用，你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了。修行的重點在於你怎麼看待當前的人生？怎麼看待自己及其他的生命？不要活在自己的感覺中或者活在意識形態中，而不管這種感覺或意識形態是否符合實際？

對當前人生做務實的現觀，你的人生就會改變，旁邊的人都會受用，未想自利利他，自然就自利利他，這就是事實！緣生的世界裏沒有任何一法是孤獨的，做不好與做好都是共同分享，所以自利利他不需發願，因為自利利他是正在發生的事實。自利與利他不能切割，只有沒腦子的人才會切割開來，自他不能切割，所以沒有純粹的自利，也沒有純粹的利他。

佛弟子對歷史考證與實修方法的重新思考

近代關於佛法的學習，有兩種態度值得我們

重新思考：

* 對待歷史考證的態度

佛教的宗派分得很多，修行方法也分得很多，因此，務實的歷史考證顯得特別重要。

所謂的歷史考證工作，是在漫長歲月中，前人將史實記錄下來；而後，下一輩的人再去考證前輩的記載是否正確，正確的部分繼承下來，有些則需要修正；接著，第三代學者將前兩代的成果再次加以考證，根據新發現的資料與證據，來決定是否繼承與修正……就這樣一代一代不斷地修訂與求證。

從事歷史考證的學者，治學態度肯定嚴謹，其提出的任何事實，必定是有根有據，否則一旦說錯，必將遭受質疑，導致身敗名裂，學術地位所蒙受的損失，絕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彌補。

歷史固然不全對，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信。不能因自己沒有考證，不知道哪部分是錯的，就全部都不相信。對歷史的懷疑主義者，不是相信找到的證據，而是相信自己那份因沒安全感而「覺得一切都可疑」的感覺。你可以懷疑，也可以下真功夫去修正，但不能用心情去拒絕。

* 對待實踐方法的態度

凡是實踐性的東西，它的方法是如何，都要有根有據。事實上，佛門實踐的方法彼此衝突，但卻有一種調和的說法——八萬四千法門都可以正覺。這有點類似於「條條大路通羅馬」。古代羅馬的道路建設，是以羅馬為中心再向四周輻射，所以，才說「條條大路通羅馬」。然而，這種世俗的譬喻不能用來形容佛法實踐的問題。

有些人沒能力分辨對錯，也不想花時間去研究，在感情上又想信佛，又害怕下地獄，不



敢造口業，所以只好說——八萬四千法門都可以正覺。

其實，歷代祖師與你們一樣也擔心這些，但他們願意下功夫去研究，至於祖師們說的對不對暫且不談，但他們不會講八萬四千法門都可以成佛，而是說自己與其他宗派不一樣。認為八萬四千法門都一樣，這是信徒的說法，也是對佛法沒有研究的人的說法。

我們該做的是好好地研究、學習佛陀的法教，學佛是你和釋迦佛陀之間的事！聽了實踐的方法，就要去做；喜歡問實踐結果，卻不去做，是過度完美主義——認為如果不問清楚，做錯了怎麼辦？只要有出錯的可能你就不想做，試問你要怎麼過生活？人生最昂貴的成本就是你的生命，不要再自我虛耗了。

以因緣的智慧持守戒律

皈依是指皈依四法——佛、法、僧、戒。之所以皈依佛、法、僧、戒，是因為修行是以徹底解脫、成就三藐三菩提為目標。皈依佛，淨信不移，對佛的聖德要瞭解；皈依法，淨信不移，對法要信受；皈依僧，淨信不移，對僧團要護持；皈依戒，淨信不移，對戒奉守不移。佛法講「四法成就」，前三個有助於見法，而奉持五戒、八戒乃至離欲解脫戒，才能達到正定解脫。

皈依一定需要受五戒，五戒是不妄語、不殺生、不飲酒、不邪淫、不偷盜。不妄語，是指不說謊話、不真實的話。不邪淫，邪淫是指非夫妻關係，破壞他人感情、家庭關係。不偷盜，是指未經他人同意，不可移取他人物品。不殺生，是指不傷害其他生命。不飲酒，不飲酒作樂，飲酒會讓人失去自制力，做出損人不利己的事。

首先說不妄語，我們就很難做到，比如說：

你正在路上走，突然看到一幫黑衣人，某個人正被這幫人追打，你看見了，這時候這群人過來問你：「有沒有看到一個人經過？」你這時候不妄語，被追打的人就會有生命危險，你必須說：「沒看到，不知道。」這個時候我們有妄語，但沒有過失。

在生活之中，需要用智慧來解決問題，有時需要說一些有妄語但沒有過錯的話。例如：有一天你老婆問你，有沒有覺得她變漂亮了？你可能沒有覺得，但是你需要這樣說：「是啊！變得比較莊嚴！」如果你實話實說，可能問題沒解決，反而增加問題。當然，你也可以對你的老婆說：「變得美、變得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愛你」、「你在我心中不是美醜可以形容的」，只要你那樣說，相信你老婆一定會覺得很溫暖，因為她感受到你很在乎她。我們要了解：智慧是來解決問題的，美醜都沒關係，重要的是彼此在意對方。

關於不殺生戒，許多人有這樣的疑問：「我真的做不到不殺生！家裏有蟑螂我不得不殺啊，一旦做了就是犯戒啊！」因此不敢皈依，擔心自己守不住。

如何智慧的看待這個問題呢？守五戒，是為了避免做損人不利己的事，然而，有些事卻是不得不做。比如：某個地區有傳染病，為了保持公共衛生，政府須滅除蚊子、蒼蠅、老鼠等，這是不得不做的事，這是殺生，但沒有罪過。因為做了後會死蚊子，但不做可能會死人，總得選一個做。

諸法從緣起，任何一法出現都有其影響，任何生命表現都需要從大環境得到許多資源和養分。比方說，我們蓋房子，要挖土掘地，過程中肯定會傷害到許多其他生命；農民種莊



稼，一樣也會傷害到其他的生命。是不是為了避免殺生，我們就不能做任何會傷害到其他生命的事呢？

當我們有諸法因緣生的智慧，了解一個生命活著不可能不影響其他的生命，一個人活著就需要許多其他生命的配合，也不可能避免影響其他生命。如果沒有因緣的智慧，持戒會持得不清靜。認為不殺生就能遠離一切生命的業，這是奧義書的思想，是一種脫節於現實的觀念，即使是一個解脫者，也無法脫離與其他生命的關聯，除非他能離地三寸。重點是在於，我們應該避免為了滿足不必要的欲望，去傷害到其他的生命。

可以採取積極的作為，防止蚊蟲、蟑螂的孳生與侵入，避免犯殺生戒。例如，家中經常大掃除，保持衛生乾淨；填滿房內、地板的隙縫；室內的排水孔，沒用的時候，排孔要記得封起來，避免蟲子從相通的下水道爬出來；放在冰箱外的食物最好蓋起來。這樣才能避免蚊蟲的孳生與侵入。

不飲酒，常遇到的問題是，某種病必須靠藥酒才能治療，除了藥酒沒有其他的治療途徑，這種因為需要調理身體的叫做藥，不叫酒。調製時注意酒精的濃度不要太高，以免醉酒。

在持戒的問題上，許多人常有一種錯誤的觀念：「我怕持戒持不清靜，知法犯法罪過更大，所以我不持戒，這

樣就不會犯戒。」其實，受戒的意義在於，你懂得某些事不應該做，你讓自己很認真的收攝身心，注意待人接物的行為，無形之中有助於你的修行。

受戒後會不會犯戒？百分百會犯戒。我們皆是凡夫起修，受戒一個月內一定會犯戒，如實而觀，犯戒知道自己犯戒，需要小心與注意，並且督促自己，這樣守戒一定比犯戒的時間多。就好像做生意，你開門做生意，不能保證每一筆都賺錢，有的可能會賠錢，但是你只要有開門，賺錢的機率就是比不開門做生意高。守戒也是如此，有守戒比沒守戒更有助於你自立、自強，督促你的修行。

如果沒有因緣的觀念，做不到持戒不犯戒，以為守戒犯戒罪加一等，這種不當的解釋，只會將一般的信徒推出佛教，在家的居士都不敢學佛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追求的不是不犯錯，而是犯錯就改，這就是修行的真諦。





原始佛教 2017 年法務活動摘要報導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 月 8 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在臺北內覺禪林舉辦「原始佛教中道禪——大覺大悟禪九」禪修營，由隨佛禪師主法。禪師詳細解說原始佛教四聖諦之苦諦的真義，解析南傳佛教由於錯解苦諦的真義，並檢視阿育王時期《舍利弗阿毗曇論》將「因緣法」解釋成「因俱生法」讓人憤慨的惡跡惡行，並詳細說明四念處禪法的原說與演變。鼓勵學眾帶著正法的光明，利益周遭的人，讓人生更好，讓正法永續。

1 月 8 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假新北市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舉行「佛法大智大用」的第一場宣法講座，主題為「積極應世的原始佛

法」。隨佛長老開宗明義指出：「積極應世」能彰顯原始佛法的特質。講題的內容分為四大重點：1. 原始佛法的範圍、核心與重點；2. 佛入滅後至今 2300 多年，流傳的佛教與原始佛法的差異；3. 原始佛法如何幫助人們務實處理人生問題、開展生活、度越煩惱；4. 知道問題、困境後，需要抉擇與行動，做出有利於人生之改變。





1月13日

隨佛長老飛抵紐約進行三日的宣法活動。

長老鼓勵學眾藉由人的生命開展去傳播佛法，不再經由傳統的寺廟，人才是最重要的核心！經由這樣的方式，佛弟子的力量會愈來愈大，不論是對自己、或對佛教，都會有巨大而且正向的影響力，如是每個佛弟子都能在這樣的體系中開展人生、解決問題、度越煩惱！



2月12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假新北市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舉行「佛法大智大用」的第二場宣法講座，主題為「佛法即禪法」。主旨是將已還原之 佛陀正覺禪法推廣到人間，讓現世的佛法歸向正統，重建佛弟子的生活價值與態度，使佛法與現代生活互通無礙，世間、出世間相應的古仙人道便從此向人間開啟。



2月19日

原始佛法傳法開教二十七週年暨台北禪院五週年慶祝大會，於2017年2月19日在台北禪院舉行。隨佛長老、中道僧團以及各地法友齊聚一堂，共同參與這場別具意義的「感念師恩慶典活動」。長老於1990年農曆1月22日正式宣揚因緣法，使正法得以還原，重現於人間。二十七年來，致力讓十方大眾能夠生活更好、煩惱更少，影響遍及世界各地。來自紐約、洛杉磯、馬來西亞、新加坡、大陸與臺灣地區的法友，發心自製祝賀影片，分享學習佛法的成長與喜悅，並向中道僧團與原始佛教會表達真摯的謝意與祝福。





2月25日～27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假新北市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舉辦「都會三日禪」。隨佛禪師向學員詳細解說：正統苦諦的定義、正確十二因緣的提要句頌、依據「五陰有苦」建立的正統四聖諦……，幫助學員建立原始佛法的正確知見。禪師以日常生活應對進退中的人人都會有的生活經驗為例，解說諸法因緣生的甚深道理，讓學員能夠在生活中運用。

3月11日

經過多次的努力，台大中道青年社順利通過學校申請程序，完成社團登記，且於今年參加台大杜鵑花節的社團展。為使社員招募順利，中道青年社邀請中華原始佛教會十多位青年團成員及中道僧團參與這次社團展，協助社團解說並與參訪者進行互動交流。社團的開辦，可以使佛陀正法在台大校園裡生根萌芽。期待數年後、數十年後可以茁壯成林，為代代的眾生，開啟解脫之門。





3月12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假新北市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舉行「佛法大智大用」的第三場宣法講座，主題為「修行在日常」。說法重點在於釐清四聖諦的苦諦與道次第。長老講述：原始經說的四聖諦是依據「五陰有苦」作為苦諦的內容，四聖諦以「滅苦」為所緣。所謂滅苦，是在現實生活中，離「常、樂、我、淨」的貪愛，即可滅苦、解脫於當前。絕對不是依據「五陰是苦」作為苦諦的基礎，也絕不是「滅五陰、離五陰」的滅苦、解脫。



3月21～24日

隨佛禪師與中道僧團僧眾及原始佛教會法工，前往緬甸仰光，拜訪仰光近郊的多間寺院，推展美國原始佛教會「扶助孤童非營利組織——Compassion for Children」的教務。將「美國原始佛教會 Compassion for Children」的部分公益慈善基金捐助仰光附近的佛教寺院，給予孤童妥善的幫助與照顧。





4月1日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吉隆坡法友法泉師姐 82 歲的老母親-曾亞粉老居士，由於肝硬化導致腹部積水而病臥家中。法泉師姐希望她的老母親在有生之年能夠皈依佛陀座下。明至尊者和生諦尊者前往探望老居士，明至尊者為曾亞粉老居士進行皈依儀式，皈依過程洋溢著莊嚴、祥和的氛圍，隨佛長老也事先為老居士取了法名—正適。老居士臉上喜悅油然而生，法友們也深受感染，都上前祝福！並給予法泉師姐溫暖的擁抱。



4月2日

2017 年 4 月 2 日，隨佛長老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中道禪林為法友展開一場生動、務實的開示。長老表示：瞭解一個人有否堅強的意志力，可以從生活中，觀察其面對困難時的反應模式看出端倪。「決定」加上「意志」，即是「決心的強弱」，當中還需要自制力來維持。佛法修行的核心是「念」，所以大家要在生活中自我督促，收攝身心，讓自己的念頭端正、不渙散。不要用感覺去判斷你的人生好與否。有智慧的人，不要想太多，不要受鬱悶情緒的干擾，要有堅定的意志，正確的事就該努力而為、堅持不懈。



4月23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原始佛教之大智大用》系列講座，4 月 23 日在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七樓大會場舉辦。此次進行該系列講座的第四單元《因緣觀的深義》，由中道僧團導師隨佛禪師主法。禪師提醒眾人修因緣觀的目的，是要了解人生的實況，明白苦如何生、如何滅，進而發現消除人生困苦的正道。人生需要平安、發展及離苦。不按照因緣努力，卻選擇逃避，



將無法解決問題。



4月28日

中道僧團導師隨佛禪師暨度明尊者、道一尊尼，明證法師等，在廣西南山寺舉辦的中道十日禪。禪師諄諄的為學眾釐清知見上的迷惑，更開示了寶貴的因緣觀內容。聽聞者莫不法喜充滿。

4月30日

從台北、宜蘭、台中、嘉義等地區趕來的法友共三十餘人，在中道僧團法師的帶領下，一齊前往位在台中市法濤師兄的家，向已於 4 月 26 日辭世的法妙居士靈前致上最誠摯的懷念與祝福，並對法濤師兄及其家屬致上最深的慰問之意。感恩法妙居士以自己的寶貴生命歷程印證了佛法，為法的大家庭成員上了最最寶貴的一課——珍惜現在，傾力當前，自利利他。





5月13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原始佛教之大智大用》系列講座單元伍：《因緣觀的日用與修習》暨「衛塞節慶典」，於臺北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舉行。活動不只有殊勝的因緣法實踐談，還包括了衛塞節浴佛慶典、隨佛禪師著作《隨佛行道二》的簽書會，因此吸引了諸多學法者，現場座無虛席，熱鬧非常。禪師表示：佛教的重點就在當前身心、待人接物，因緣法的功能就在解決問題、開展人生，懂得在正道上自利利他，不離正念，才能達到正定解脫。

6月24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原始佛教之大智大用》系列講座單元六《積極應世之現代修行》，於臺北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大會堂舉行。長老以「契法應世十二智」，揭示現代佛弟子面對紛亂世局的智慧良方，與會大眾莫不讚嘆、受益良多。





7月15日

2017 年下半年度，中道僧團持續每個月在板橋龍山寺文化廣場舉行弘法活動，7月15日是「佛陀真法之全貌與應用」系列課程的第一場，主題為「十二因緣去論歸經」，主法者為隨佛長老。長老詳述原始的十二因緣觀，以及後期受到耆那教思想滲入後的新說。提醒大家：傳統佛教深受禪定思想的影響，追求心念的靜止。但原始佛教認為覺知的產生是正常的事，並不會障礙修行；對於覺知生起貪愛，並且期待持續性的保有，才是繫縛身心的原因。



7月24~29日

由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主辦、中華四聖諦佛教會協辦的「契應佛法六日禪修營」，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十樓佛堂舉行，由隨佛禪師親自傳法。禪師以幽默、輕鬆的口吻，深入淺出的論述佛法的奧妙；並鼓勵學眾：重點就在此時、此地、此因緣，我們有否做過該有的努力，成果不重要，經歷才可貴。只要認定一個方向，秉著佛陀的光明，盡在當前、務實實際，經歷我們的人生，努力而活。





8月12日

2017年8月12日，中華原始佛教會在新北市板橋龍山寺文化廣場舉辦「佛陀真法之全貌與應用」第二場次的大眾宣法，主題是「貫通生活與輪迴之聖慧－緣生法眼」。長老表示：佛法所認為的生命是現前、現實，是生活中身心的表現及經驗。生活是現實；生活中有輪迴，生活與輪迴的交集在於當前身心表現的經驗中，應於生活中解脫，並同時解脫生死輪迴。這是佛法緣生智慧帶來的效益。



9月9日

中華原始佛教會在新北市板橋龍山寺文化廣場舉辦「佛陀真法之全貌與應用」第三場次的大眾宣法，主題是「四聖諦之次第三轉——生活之無上等正覺」，主法者為隨佛長老。禪師強調想要透徹佛陀的一代聖教，唯有從「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切入，才能清楚無誤的認識了解，因為整個佛法的總綱，即在「四聖諦三轉、十二行」。隨佛禪師並為一位高階知識青年授沙彌十戒，現場學眾意外的參與了一場簡單、隆重的原始佛教出家儀典。



10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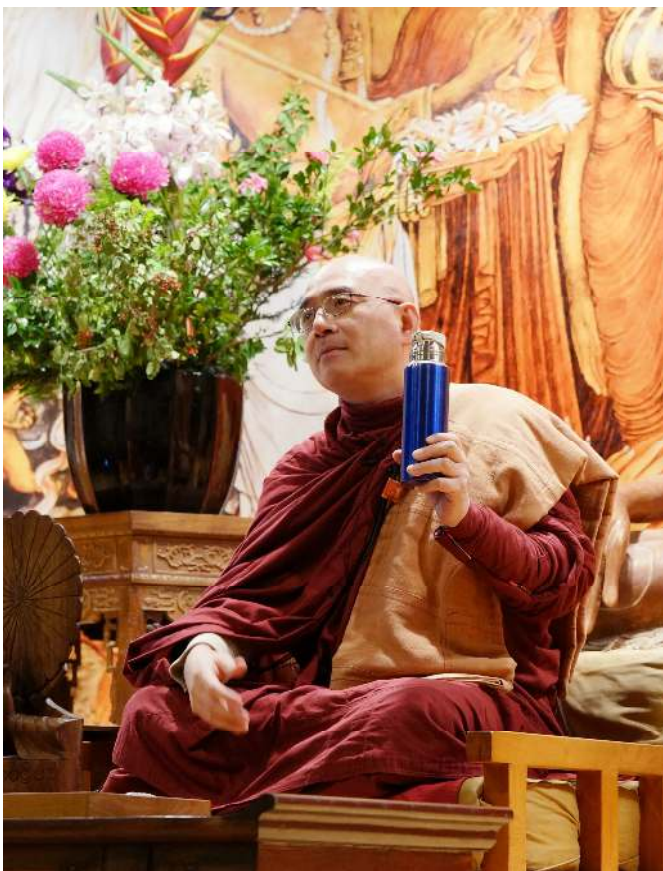
隨佛禪師主講之《佛陀真法之全貌與實用》系列講座第四場〈度越煩惱的關鍵與要訣：味、結〉，於板橋龍山寺文化廣場舉行。什麼是「味」？什麼是「結」？由於佛教界相關的教導極少，對許多法友而言較為陌生，然而在修行上「味」與「結」關係重大，可說是度越煩惱的關鍵與要訣所在。在這一場講座當中，學眾萬分有幸，經隨佛禪師引領進行禪觀，得以一窺堂奧。





10月26日

中道僧團導師隨佛長老受邀於台大新生教學館為青年學子開講「成功、快樂、過此生」公益講座。長老提到佛教之不同於其他宗教，最特別的是看待世間的觀點—緣起論。佛法講的無常即是說明世間沒有穩定性，無我即指沒有自己的決定性。任何的妥善都不是自己決定的，而是各種影響因素的表現，影響才是真相，這就是佛教的基本精神。長老以「今天可以做的、今天做的到的、且我今天有努力去做的事」是人生最美好的事。



11月25日

隨佛禪師主講之《佛陀真法之全貌與實用》系列講座第五場「觀與正定：佛門修證之根本」，於板橋龍山寺文化廣場舉行。長老揭示了佛門修證之根本，詳解「正觀」與「正定」，與會大眾莫不讚嘆受益良多。

12月23日

隨佛禪師主講之《佛陀真法之全貌與實用》系列講座終場「斷苦與慈悲：人間佛道之宗要」，於板橋龍山寺文化廣場舉行。長老明示：斷苦與慈悲的修行，皆以「正念因緣」為始，並次第達成「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的證量解脫於苦。長老復強調：所謂的解脫，並非解脫於生死輪迴，而是「解脫於苦」。生時解脫於苦，並於此生五陰滅後永斷生死輪迴「不再有生，不受後有」。若人未離貪、斷苦，即無達離害、離瞋，亦無真正的慈悲。





中道僧團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正法之光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導師：隨佛尊者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Ven. Bhikkhu Aticca

歡迎助印《正法之光》贈送流通

email : saddhammadipa.tw@gmail.com

臺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Tel : (02)2892-2505

為響應環保，減少紙張資源浪費，

請提供 email 帳號，索取電子檔；

或上網下載：<http://www.arahant.org>

臺灣護持帳戶：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1. 郵局劃撥：帳號 50159965

2. 臺灣銀行 天母分行：帳號 142001006834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

Sambodhi World Berhad

OCBC A/C No. 707-1298220

美國護持帳戶：

1.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版權聲明：

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中華臺灣教區(Taiwan) E-mail:arahant.tws@gmail.com

臺北 內覺禪林

臺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886-(02)2892-1038 傳真：886-(02)2896-2303

臺北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臺北市伊通街 58 號 2 樓 電話：886-(02)2515-2505

臺中 中道禪林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886-(04)2320-2288

高雄 中道禪林

高雄市南鼓山區美術館路 261 號 2 樓 電話：886-(07)586-7198

美國教區(U.S.A.) E-mail:arahant.usa@gmail.com

紐約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30-20 Parsons Blvd, Flushing, NY 11354 Tel:718-321-3380 Tel:718-666-9540

馬來西亞教區(Malaysia) E-mail:arahant.mas@gmail.com

吉隆坡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Kuala Lumpur

28, Jalan 16/5,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 6-03-79318122

檳城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 Penang

77, 2nd & 3rd floor,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 6-04-2288100

威省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 6-04-5400405

怡保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 6-05-2410216

馬六甲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Malacca

30, Jalan Kota Laksamana 3, Taman Kota Laksamana, 75200 Melaka, Malaysia Tel : 6-06-2818391

新山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Johor Bahru

20, Jalan Undan 6, Taman Perling,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 6-07-2325248

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Sungai Petani

21, Lorong Emas 2, Taman Emas Suria,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Malaysia



欲參與「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之各項弘法護持者，您可透過以下之捐款方式擇一進行：

一、郵局劃撥捐款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劃撥帳號：50159965

二、銀行電匯捐款

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北投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銀行電匯帳號：036001003565

三、ACH 定期轉帳捐款

為節省您往返金融機構排隊辦理匯款的時間，一切依您的需求，選擇自己經常往來的金融機構作為扣款行，即可填寫 ACH 定期轉帳授權書辦理定期捐款，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 (ACH) 機制，方便、安全、迅速、可靠。辦理轉帳扣繳之金融機構，可至台灣票據交換所網站 <http://www.twmch.org.tw/> 查詢。

▶▶扣款日期：定期扣款固定於每個月 15 日為扣款基準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一天辦理）。

▶▶注意事項：請在填寫授權書前先詳閱付款條款及填寫需知，填妥授權書後請您以掛號寄出，在寄出授權書前，請檢查授權書是否填寫完整及簽名。

▶▶郵寄地址：11299 北投郵局第 568 號信箱

四、海外護持：

海外法友欲護持中華原始佛教會的弘法、道場禪林建置維修及法寶流通，可以透過護持者所在地之銀行辦理國際匯款，匯入「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在臺灣的「臺灣銀行天母分行」所開立的帳戶中，辦理程序請依下列指示進行匯款即可。

☆臺灣銀行天母分行匯入匯款指示：

1. SWIFT：BKTWTWTP142
2. 銀行名稱：BANK OF TAIWAN
3. 分行名稱：TIENMOU BRANCH
4. 銀行地址：NO.18, SEC.7, JHONG SHAN N.RD., TAIPEI CITY 111, TAIWAN
5. 受款人帳號：142001006834
6. 受款人名稱：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TAIWAN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7. 受款人電話：(02)2892-2505
8. 受款人地址：139-3 Deng-Shan Road, Pei-Tou 11247, Taipei, Taiwan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3 號)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50159965	
通訊欄（限與本存款有關事項）		參與 中華原始佛教會	
☐ 法寶流通（助印經書或助錄影音） ☐ 護持中華原始佛教會弘法 ☐ 其他（請註明：_____）		※由於中道僧團終生不受取、積蓄、使用錢財，也無有代管供養的淨人。凡要供養中道僧團者，請以實物方式供養。請勿用劃撥款項方式供養。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金額：新台幣（小寫）	
姓名：_____		億 仟 萬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地址：_____		儲金存款單	
電話：_____		主管：_____	
通訊處：_____		經辦局收款戳	
地址：_____		收款帳號戶名	
電話：_____		存款金額	
地址：_____		電匯紀錄	
地址：_____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完成上述各項捐款方事後，請將「匯款收執聯」以傳真回傳(FAX：+886-2-2896-2303)，傳真 10 分鐘後請電洽 +886-2-2892-2505，以確認是否收到，亦可使用 e-mail 寄到：o.b.s.taiwan@gmail.com 信箱，並請註明：1.捐款者姓名。2.捐款項目。3.捐款金額。4.收據開立方式。5.收據寄送地址。6.連絡電話等訊息。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支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 六、寄款人如有疑問，請洽詢：
中華原始佛教會 02-28921038
網址：<http://www.arahant.org>

PS：

1. 收據不需寄送者，請註明。
2. 若收據不需寄送，但需掃描後 e-mail 給您者，請您留下 e-mail 地址。
3. 收據約於三周內寄發，年底累開收據則在隔年 2～3 月時寄發。

※由於中道僧團終身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錢財，也無有代為管理金錢供養的淨人。凡要供養中道僧團者，請以「實際物品」方式供僧，勿使用金錢供養中道僧團。

您的涓滴奉獻，
功德輾轉利澤十方，
佛、法、僧、戒的光明
普照於人間！

中華原始佛教會感謝您的護持！

比丘尼於錫蘭進行三個月之夏安居



2017 年 7 月 8 日，來自斯里蘭卡、泰國、印尼、臺灣比丘尼在在寺院正式開始為期 3 個月的雨安居，精進修學。同時還有九戒行者及法工參學習及護持。



中道人生



契合現實人生的緣起中道，
不是折衷態度的中庸之道，
是採取合乎現實、開展智能
及生活能力的務實作為。

中道青年是秉持中道精神，
盡力現實生活，解決問題，
開展人生、提昇身心品質，
為卓越人生打下堅實的基礎。



中道僧團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原始佛教會

<http://www.arahant.org>

正法之光

<https://www.arahant.org/zheng-fa-zhi-guang>

歡迎投稿 email : saddhammadipa.tw@gmail.com

中華原始佛教會



<https://www.facebook.com/Saddhammadipa>